

譚云山著

印度周遊記

蔡元培題



印度周遊記 全一冊 定價壹元

著者 譚云山

出版者 新亞細亞學會

南京四牌樓藥卷一號

電話三一二〇一號

總發行所 新亞細亞學會

南京四牌樓藥卷一號

電話三一二〇一號

印刷者 考試院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版

中印民族與中印文  
化之聯絡者

于右任



聯合中印民族  
先聲

劉大年

題



中印為亞洲兩大文明國當此  
耀於過去之世界  
今後携手努力  
更可發出新文  
明之耀於將  
來

讀西山先生梵印度  
西藏四年出所考同  
慈印度記書數德  
以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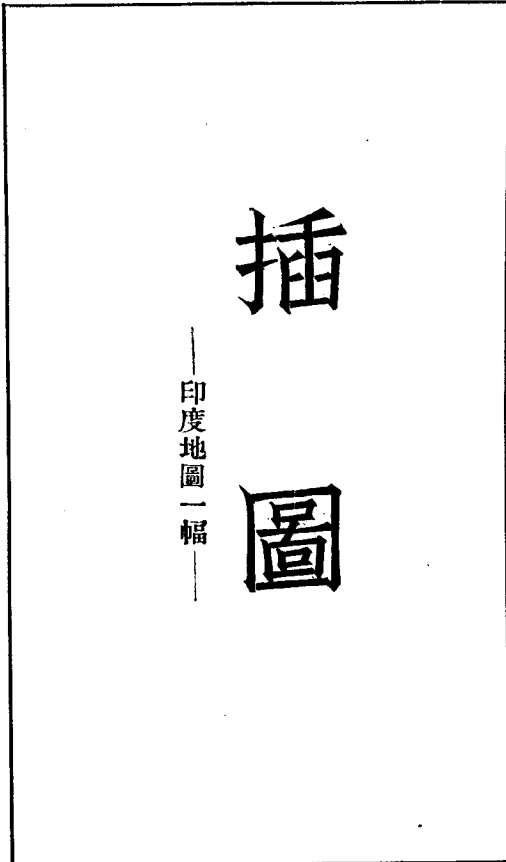
張純甫

## 印度周遊記序

仇 鰲

譚君云山。以余漫遊世界後數年。西行于印度。歸出其遊記。附書請序。余于其國之流風遺教。講焉而弗詳。道里山川。歷焉而未遍。夫何以從譚君之請耶。然觀其書。較前人紀行之錄。蓋有足多者焉。又烏能已于言者。嘗考西行諸記。無慮十數種。派可約爲三。選徒振旅。載幣費金。諭彼荒陬。廓我版宇。此帝國使臣派也。其于靈踪勝蹟。奇技異能。或少詳焉。漢唐西域諸傳是已。啓山剔林。投艱歷辛。含其玄珠。歸耀祖國。此佛家空門派也。其于綏遠懷來之道。同文一軌之則。略無及焉。法顯佛國記。玄奘西域記是已。按圖記里。索怪徵奇。牽引中西。以資博識。此儒生考古派也。而于策應天人。之理。舉廢存亡之義。又復略焉。范成大吳船錄。耶律楚材西遊錄是已。是不能無遺恨于前修。而有待來者之撰述也。譚君云山。其發憤而興者與。計其所至。東起崑嶺。北窮恆河。西過孟買。而南

至于麻打拉斯。味爽行荒莽。鳩舌問郵程。沿三萬里之五印度。躡足一周。其行也無勞兵卒。其還也遠歸友骨。以視漢使不越蔥嶺以西。元使不踰大宛以南。明使僅及哈烈。法顯玄奘但于恆河左右譯經。不更壯烈千古哉。抑余有爲譚君進者。元使地理。不知邊外羈縻之州。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又缺塞外輿地之志。此宜補撰者。徐松龕瀛環志略。魏默深海國圖志。昧于原本。徒泥譯名。偶一構思。矜爲獨得。此宜更正者。至于穆王西母張騫天河神仙弱水之誕說。又宜取諸史刪之。無貽笑域外。斯於學業有關焉。西藏蠢動。何以安之。中印革命。何以聯之。邊地旣失。何以還之。文化久錮。何以宣之。所以繼絕世。興滅國。非徒宏我孔子之訓。而又發揚中山之遺教也。譚君儻願從事于斯二者乎。余當爲之執鞭焉。二十一年十二月朔。書于漢臯軍次。





照 片

—— 共 三 十 四 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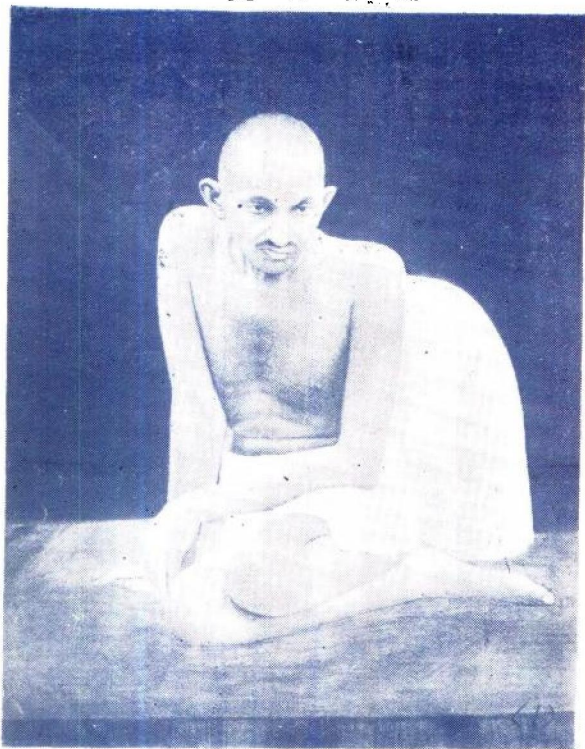
- 1 聖哲甘地
- 2 詩哲太戈而
- 3 布的伽雅之大塔廟
- 4 阿梭迦王石欄
- 5 布的伽雅之佛像
- 6 布的樹與金剛座
- 7 喜馬拉山頭千古雪
- 8 喜馬拉雅山上之大吉嶺市
- 9 喜馬拉雅山上看日出
- 10 喜馬拉雅山中之雲海
- 11 加爾各答植物園中之大榕樹
- 12 糖園漢廟
- 13 華僑遊園糖
- 14 華人古墓
- 15 德里鳥瞰
- 16 英印帝國之新政府
- 17 英印帝國之立法院
- 18 德里之大回教堂
- 19 古他布石塔
- 20 回教徒聚會
- 21 莫伽兒帝國皇城
- 22 莫伽兒帝國皇宮之大殿
- 23 莫伽兒帝國皇宮中之大寶座
- 24 莫伽兒帝國皇宮之內殿
- 25 呼馬容帝墓
- 26 伊爾達米什王墓
- 27 印度都市中之汽車與電車
- 28 印度恆河中之苦行沐浴者
- 29 印度神牛
- 30 印度牛車
- 31 甘地親筆信
- 32 作者在印度(共三幅)



# 1 聖 哲 甘 地

甘地先生之生活

甘地先生之照相，國人已見之多矣，由其照相，即可想見其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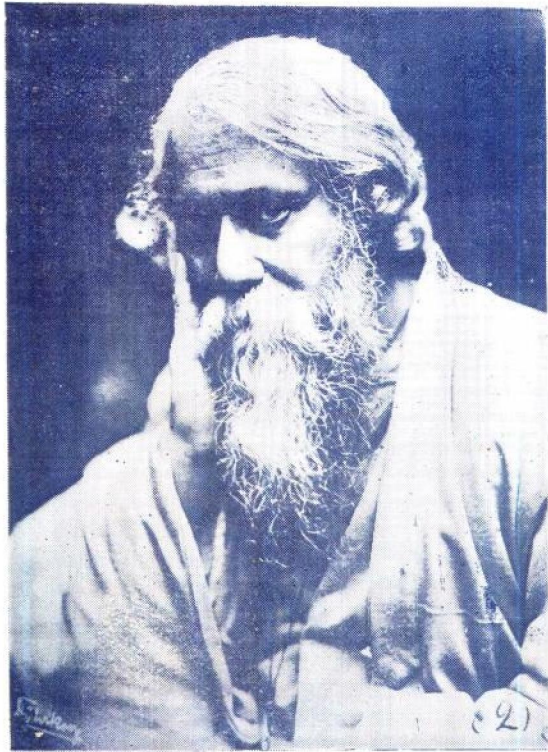
先生原為富貴子，但現在則無所謂財產，無所謂家庭。其夫人兒子，皆隨之奔波無定，席不暇暖，以從事民族革命與改造國家社會事業。衣料皆自紡自織，而少縫裁。暑時，僅下身圍以布；寒時，再上身披以巾，無論行至何處，皆攜紡車與俱。印人晉見者，均易衣「甘地衣布」，從未有穿西裝着洋服者。即歐美人士往見，亦多如之。飲食簡單菲薄。食品以羊乳蔬菜為主。殺牲吃肉，是所絕戒。

平居，每在早上四時起身。沐浴後，即與徒衆朝會，誦詩唱歌，靜默祈禱。日中除辦公見客外，輒紡紗看書寫文章。早晚六時左右，均作村外散步。每禮拜一，緘默，不發一聲，藉作休養。有事，用筆談，作手式。

日名緘默日 (Silence Day) 但紡紗看書，寫文，清理函牘等工作仍如常。總而言之，先生之生活，可以「刻苦」二字作包括。先生生於一八六九年，今年（一九三二）六十有三歲。

太戈而先生之生活

太戈而先生以詩人哲學家名於世，夫人而知之矣。但先生尚不僅爲一詩人哲學家，且爲一音樂家圖畫家。換言之，卽一完全的藝術的詩人哲學家。而先生之生活，亦卽藝術的詩人哲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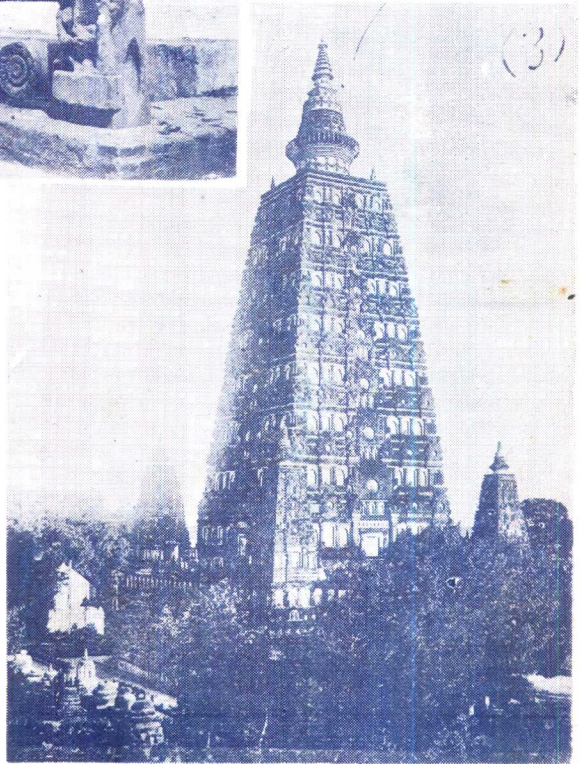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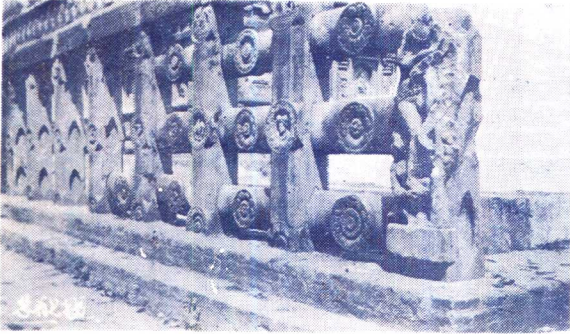
先生之家世，比甘地先生更爲高貴。其祖與父，皆印度一代聖人。先生則更進而光大之。其老家在加爾各答，但多居於聖地尼克坦 (Santiniketan) 國際大學新構私屋。建築優美精巧，形似珊瑚。余曾有詩四句以詠之：「一座珊瑚形，此是詩人屋，但願詩人吟，多詠貧民窟！」

先生衣食，亦其儉樸。雖不如甘地先生之自紡自織，但所衣皆印度產品。西裝洋服，視爲恥辱。食物以牛乳糖果蔬菜爲主，但肉食不戒。四時早起，卽作禱告，爲世界求和平幸福。日出之時，作戶外散步。一年三季（印度天氣分三季），寒暑無間。日中功課，看書寫詩之外，卽作文作畫。晚間

時召男女生徒，歌唱其所爲詩曲。聲音溢於四外，洋洋乎盈耳焉。新理成篇，輒作講演。聲調嘹亮，如黃鐘大呂。平常見客，多在下午四時以後。春冬之時，歐美名流，不遠萬里而來，一瞻丰采者，絡繹不絕。

先生生於一八六一年，今年（一九三二）七十有一歲。統括先生生活，則可以「藝術」二字包括之。

3 布的加雅釋迦佛  
成道處之大塔廟



个

4 布的伽雅之阿梭迦王石欄  
石欄圍繞大塔廟爲古阿梭迦王所建現僅殘存一段

5 布的伽雅大塔廟中之佛像



6 布的伽雅之布的樹與金剛座  
釋迦卽在此樹下金剛座成道

7 喜馬山頭千古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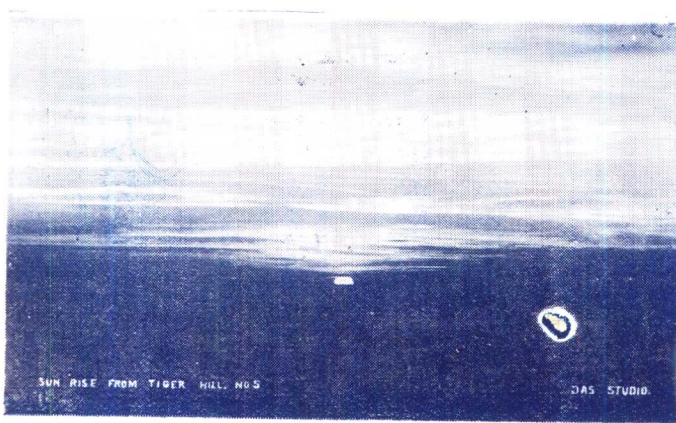
此為喜馬拉雅山遠景・A即世界最高峯愛非勒斯・山頂積雪千古不化・



8 喜馬拉雅山之大吉嶺市



9 喜馬拉雅山上 看日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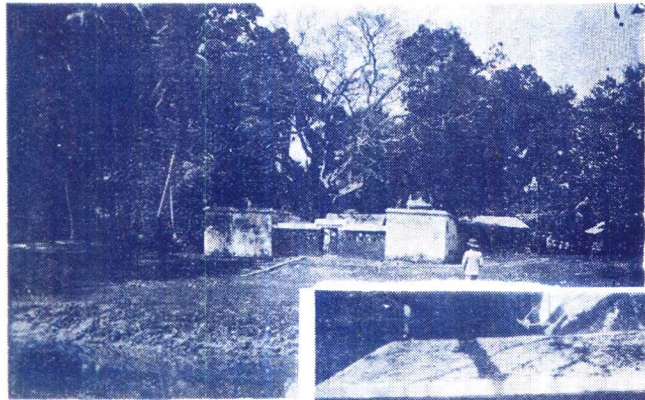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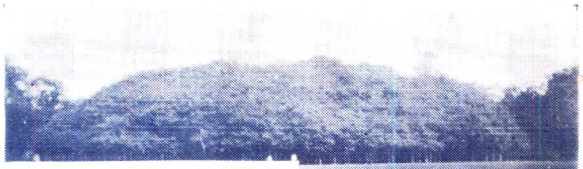


10 喜馬拉雅山中之雲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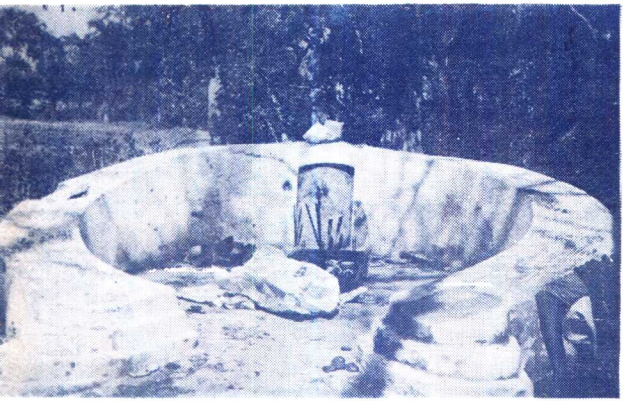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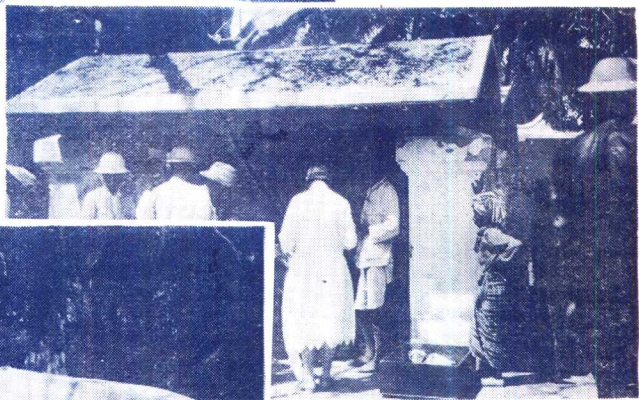
11加爾各答植物園中之大榕樹



12加爾各答之糖園漢廟



13加爾各答華僑遊糖在廟中進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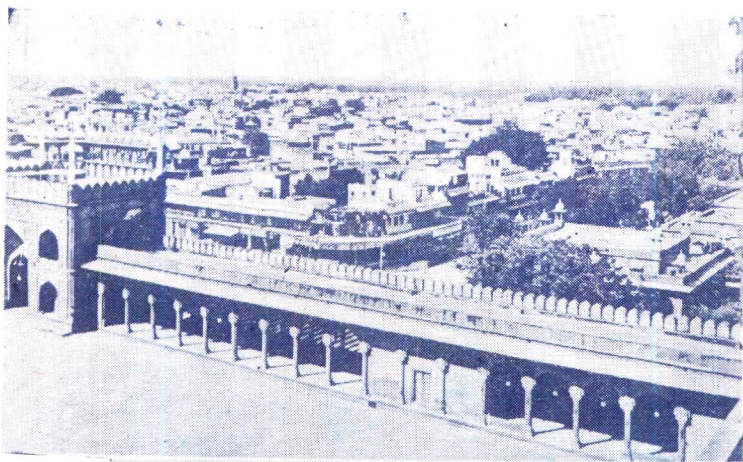


14加爾各答之華人古墓



15 印度德里之鳥瞰

——英印帝國之新都城



16 印度德里英印帝國之新建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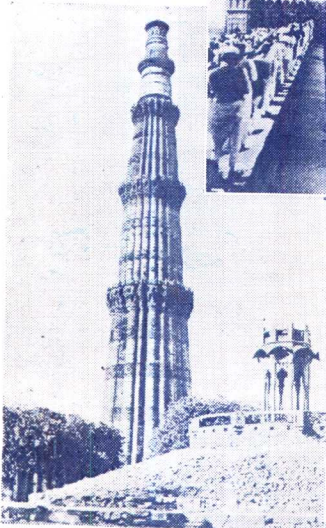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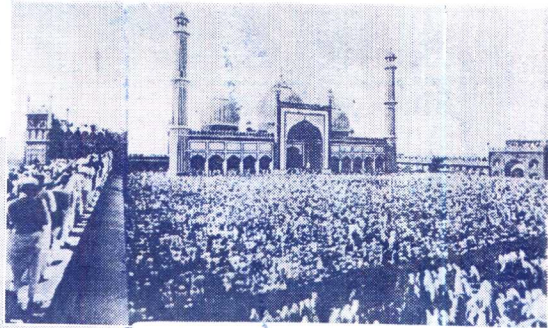
17 印度德里英印帝國之立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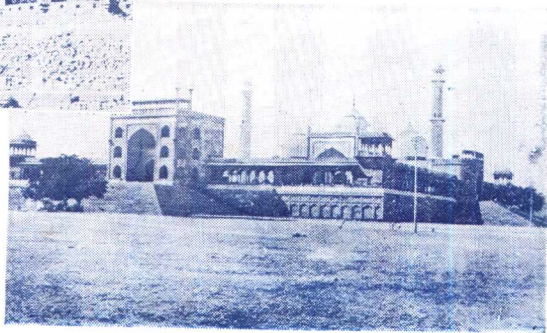
20 德里大回教

堂內集會禱告

時之景况



19 印度德里之古  
他布石塔  
西元十三世  
紀初回教王  
隸王朝首王  
古他布丁與  
其後王伊兒  
高遠二萬三  
達米百三十  
二尺一十英  
八英尺一十  
寸五分大層  
三十七九  
級百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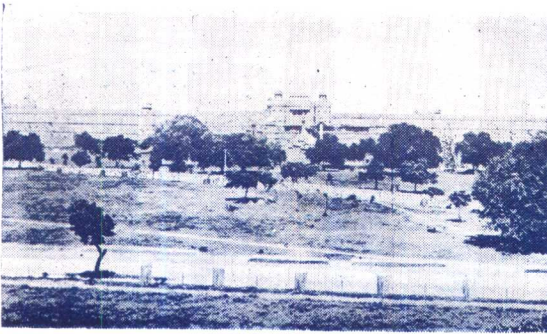
10 印度德里之大  
回教堂

為莫伽兒帝  
沙罕帝所建  
工一六四八  
成每六五八  
之五千日其  
大可知而規  
之五千人其  
大可知而規

21 印度德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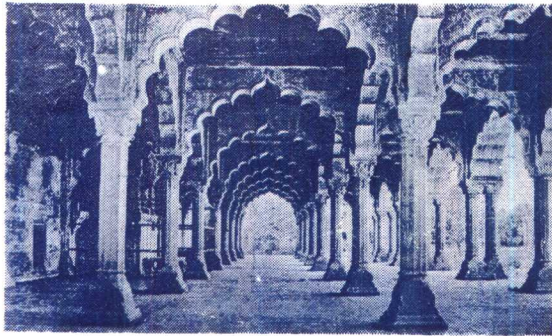
舊莫伽兒帝國皇城

莫伽兒帝國之第五個皇帝沙佳罕建一六三八年  
開工一六四八年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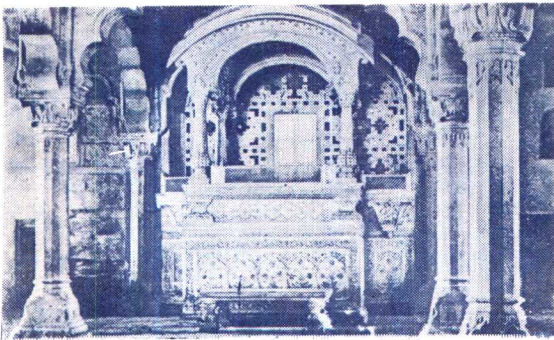
22 印度德里

莫伽兒帝國皇宮之大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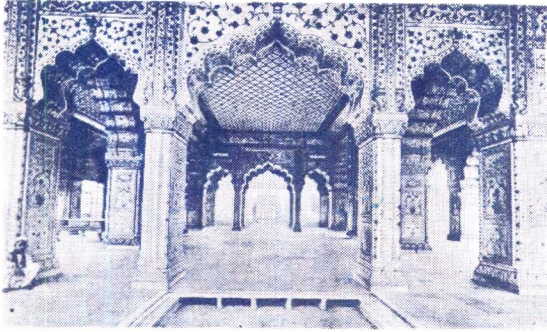
23 印度德里

莫伽兒帝國皇宮大殿中  
之寶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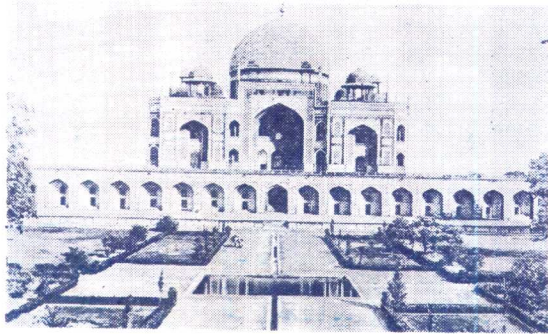
24 印度德里

莫伽兒帝國皇宮之內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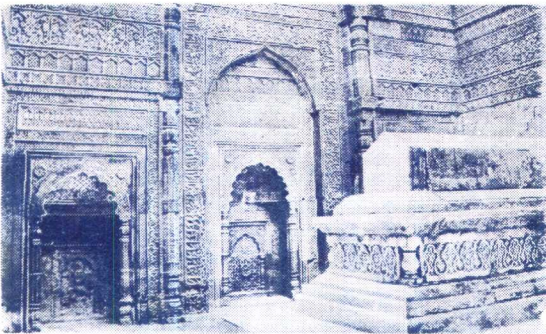
25 印度德里之呼馬容帝墓 →

呼馬容為印度莫伽兒帝國  
第二帝即建立莫伽兒帝國  
之巴拜爾之子一五三〇即  
位一五五六年殂其墓為其  
妻哈姬柏賈估母所建經十  
六年始成



26 印度德里之伊兒達米什王墓

伊兒達米什為回教奴隸王  
朝之第三王一二一一年即  
位一二三六年殂墓為其子  
路克奴丁與女拉勒亞所建



27 印度都市中之汽車  
與電車



28 印度恆河中之苦

行沐浴者

用泥沙擦口擦

面擦身

29 印度神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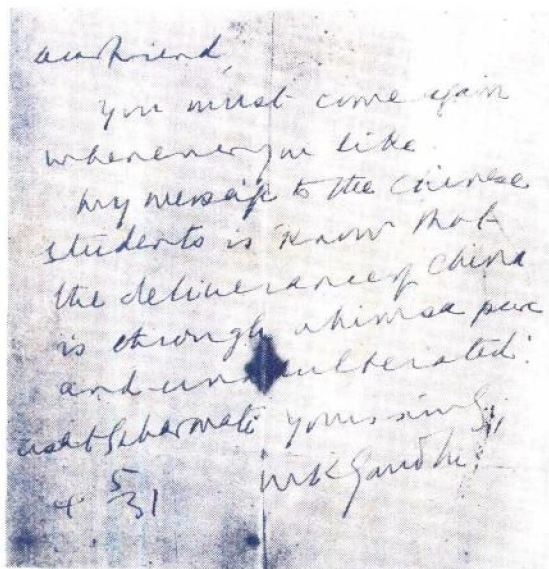
印度神牛，教徒敬  
牛殺牛。常買牛放生。  
聽其自然，多食，爲  
遇者，多以食爲  
神之。



30 印度牛車

印度鄉村，多用  
雙牛車載運，都  
市中亦有之。

31 甘地先生給中國青年學生之第一個福音



A handwritten note on aged paper, written in cursive. The text reads: 'a friend, you must come again whenever you like. My message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is know that the deliverance of China is through ahimsa pure and unadulterated. I subscribe yours sincerely, Mahatma'. At the bottom left, there is a date '4/5/31'.

這是甘地先生親筆寫給我的一個信，其原文照譯如下：

親愛的朋友，

你一定要再來，無論何時，只要你歡喜。

我給中國青年學生的話，是要知道，中國之拯救，是完全憑藉純正無疵的和愛。

你底誠實的甘地。

所謂甘地先生給中國青年學生的第一個福音，就是這信裏面「要知道中國之救拯自是完全憑藉純正無疵的和愛」一句話。當眼前這個「互相殘殺」「血肉飛濺」的國中，我想；我們青年的學生們，實有誠懇地接受甘地先生這個福音之必要吧！

——云山——

度 印 在 者 作

32 作者在印度國際大學(一)



←

34 見甘地時之裝束(III)

↓

III.



33 剛由西藏出來

，在加爾各答  
總領事家，總  
領事盧眷芳攝

(II)

↓

II.





# 印度周遊記

## 目 錄

### 一、插圖

- 1、印度地圖一幅
- 2、照片三十四幅

### 二、本文

- 1 記前
- 2 由崑崙崩到大吉嶺
- 3 加爾各答小憩
- 4 國大話舊
- 5 窮恒河考佛蹟
- 6 上德里看新邨
- 7 真理學院之一宿



8 巴多利見甘地

9 西過孟買

10 南至麻打拉斯

11 復返加爾各答

12 總結

### 三、附 錄

1 印度加爾各答之華僑

2 印度國際大學概述

3 印度佛教之現狀與六大聖蹟

4 遊印指南

丁 記前

- 2 由崩嶺崩到大吉嶺
- 3 加爾各答小憩
- 4 國大話舊
- 5 窮恒河考佛蹟
- 6 上德里看新都
- 7 真理學院之一宿
- 8 巴多利見甘地
- 9 西過孟買
- 10 南至麻打拉斯
- 11 復返加爾各答
- 12 總結

## 一 記前

我來印度，還是在四年前。原來的計劃，是想縱不能如玄奘大師留居那麼久，至少也要以五六年的時光消費在印度；先以五年住學，從書本研究印度之語言、文字、哲學、宗教、文化、等學問；後以一年或半年周遊，作實地考察印度之古蹟、名勝、社會、風土、人情、等狀況。在五年住學之中，又打算以三年在東印度詩哲太戈而先生之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以兩年在西印度聖哲甘地先生之沙巴馬地真理學院。然後再實行中印民族之結合與中印文化之溝通，一面恢復兩國過去的舊情誼，一面創造兩國未來的新關係。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吾人常現代這種社會景况之下，遇事更總難得如願以償。我們底志願，我們底理想，實實在在不知毀棄了多少，埋沒了多少！現代社會之所以苦惱，現代人生之所以煩悶，也可以說是就在這一點。尤其是本人生來之所最痛苦者，莫過於自己意志之未得伸展，理想之未得實現！去年剛剛在國際大學住過三年，正打算到真理學院去，環境與事實，便逼迫我不得不離開印度了。所欲「五年住學」已減去五分之二了。在這五分之三的住學期中，一面研究，一

而又担任了一個中文教授；研究的工夫，又減去幾分之幾了。至於「周遊」，「考察」，還沒有叫過「開步走」！僅僅只由加爾各答跑到聖地尼克坦，由聖地尼克坦跑到加爾各答，來往過幾次。簡直可以說是只到了印度一個門口，甚且可以說是等於沒有到過印度。原來的計劃，自然是一半也未完成。這種個人心中的苦楚，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所以當我離印度時，一位新來初相識的朋友寫了幾句開頑意兒的詩送我：

『多樂坡前景色濛，陽關三疊各西東。此行願贈團圓月，吉路長隨淡蕩風。  
湖海幾年留雪爪，琴書半担伴吟翁。前程無限新詩料，盡在伊人談笑中。』

便更特別引起了我底感慨！當即照原韻，隨手寫了幾句答他：

『一望雲天景色濛，西遊三載復歸東。志行多阻悵前路，破浪何時歌大風？』

滿地江湖行看遍，僅逢梵土一詩翁。揭來無定聊從俗，圭玉至今藏櫝中！  
至今偶爾憶及，當時感慨之情，尚油然在腦中盪漾。

事雖惱人如是，但波折無定的旅程中，却又遇了些意外的機緣。當我去年暑假期間忽然離開印度，本欲直返久別的故國。不料甫至星島（Singapore），便又為幾位朋友勸阻了。因為那時的故國，又在歐火噴天。敵省首邑長沙，更有焚燒慘殺的彌天大禍。朋友們都以為此時回去實在有些不美。我固有

不怕危險困難的勇氣，却敵不過真摯誠愛的友情；歸國途程，遂在星島中止。那時適有緬甸仰光（Rangoon, Burma）興商日報正託星島友人找一個主筆，友人便薦我當了這件差事。於是，我又半苦悶與半欣慰地回轉頭來，跑上了印度洋上的舊路。

『世間無常』（佛說）真是無常！我到仰光只有兩個多月，又遇着一位南京國民政府特派赴西藏的同鄉謝國樑老先生。這位謝老先生，說來也實在可憐得很！他負着重大的使命，帶着他底愛子，萬里以赴西藏；一則欲為國事盡力，二則想成就他父子自己的事業。但不料途中周折太多，他兒子走到緬甸瓦城（Mandalay），却不幸病死了。於是他老人家子然海外，逗留緬甸瓦城眉苗（Minmyer）仰光一帶，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在這進退維谷之中，却找着了一位適在緬甸周遊考察佛教的同鄉道階老法師和兩位在緬甸經商的同鄉黎子清李震中君。他兒子的安埋和他老在緬甸的居留行旅，就由這幾位同鄉照料一切。當時因為他老行動保守秘密，外面一點消息都不知道。後由道階老法師與李震中君之介紹，又才找着了他們。遂共同要我來想個辦法。我不但替他想了個辦法，并且想了幾個辦法。他最後的與最懇切的要求是：『定要你與道階老法師和我一同到西藏去。』我因報事羈身，且初到報館不久，自然不好隨便輕易離開。後經道階老法師三番四復地代為勸說，并李震中君等多方圓通；於是我又為『同情』『友愛』『鄉誼』感動了，不得不勉強脫離報館，偕這位同鄉老先生到

了西藏。一路到西藏的困難、波折、災辛、苦楚，真是一言難盡；另有西藏遊記記其事，此地自不好多爲屏入。

這次由西藏出來，復經印度，達賴喇嘛并託我順便帶了一個使命與甘地先生。我便借此機緣，把印度周遊一遍。幾年來「周遊印度」的宏願，才由困苦艱難、波折無定的旅程中，略略得以補償。

以上所述，是我這次周遊印度之前的一段短短的歷史，不能不在記前約略地說一說，以表明我這次周遊印度的來頭與去處。下面即當記這次周遊印度的情實了。

## 二 由崩嶺崩到大吉嶺

由西藏到印度，崩（Y）嶺崩（Kalimpong）與大吉嶺（Darjeeling）可算是第一道門戶。故我這次的周遊印度記，便從「由崩嶺崩到大吉嶺」寫起。

提到崩嶺崩，大吉嶺這兩處地方，吾人實有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大吉嶺原屬錫金（Sikkim）亦叫哲孟維，於基督紀元一八三五年（清道光十五年），割歸英人。崩嶺崩原屬布丹（Butan），於基督紀元一八六五年（清同治四年），為英人所佔。布丹、錫金，原皆我西藏之屬土；民族、宗教、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皆完全與西藏相同。是則崩嶺崩與大吉嶺，實可謂我大中華屬土之屬土也。兩地皆為喜馬拉雅（Himalaya）山南麓之峯巒，東西并峙；北障印度，南屏西藏；地位形勢，極其重要。現在英人將此兩地連同兩地南部之西里古里（Shiguri）等，均劃為大吉嶺縣（The District of Darjeeling），隸屬於東印度孟加拉（Bengal）省，藉以東控布丹，西掣尼帕爾（Nepal），北侵西藏。吾人身臨其境，目觀其狀；撫今思昔，曷勝感慨！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若專就兩地之開發言之，兩地之歸屬英人，又未嘗



不爲兩地之大幸(?)。苟兩地今日仍爲中國屬土之屬土，則其景况，必仍不知如何蕭森與蒙昧。今爲英人所有，均不到百年，兩地均已成爲燦爛繁榮之樂土矣。試看西藏歸屬中國已數百年，號稱西方極樂之首邑拉薩，比之大吉嵩，崑嶺崩，尚不知相隔幾十世紀，相差幾千百倍。故吾人尋思至此，又只有汗顏俯首，赧然心傷，徒叫愧恨而已！尙有何說？尙有何說！

我這次自二月十五日，由拉薩出來，足足騎了二十天的馬，走了一千多里冰天雪地，越過險峻無比的喜馬拉雅山高峯；一沒有凍死，二沒有遭受意外的危難；一到了崑嶺崩，就好像到了自己底家裏。一種竊竊欣喜慶幸之情，直不可以言喻！我到崑嶺崩，是三月七日。因無適當旅舍，寄寓一演商馬姓家。馬姓爲當地一著名巨富，問一二年，必耗巨金至拉薩「散招」（卽於西藏傳招時，以金錢散施各寺喇嘛僧衆）一次。當我在拉薩時，其老主人亦至，又預備「散招」，曾來拜會。此次之寄寓其家，卽在拉薩預應其老主人之請。

崑嶺崩，爲由印度入西藏必經之要道。由印度入西藏，雖尙有其他岔路可通；但正當大路，則唯此一條。我們讀地理書，只知道由印度進西藏，必經過大吉嶺。但現在大吉嶺只爲印度一名勝遊覽之地，并非入藏要路。蓋由印入藏可由加爾各答經西里古里直至崑嶺崩，再由崑嶺崩過喜馬拉雅山以達西藏。我這次之由崑嶺到大吉嶺亦爲便道。遊歷名勝與考察地理，非路程之必要經過也。現在國內最

近出版之中外輿圖，尙多繪一路綫由大吉嶺直至西藏江孜；甚且謂英人經營之西藏鐵路，已由大吉嶺通至江孜；實是最大而不應有的錯誤。而我國學科知識之幼稚可憐，以及對於邊疆情形之淺略疏忽，又於此可見一斑！按印度此方面鐵道，主幹大路，係由加爾各答直至西里古里；由此東西分叉爲兩小支路，西支路直達大吉嶺，即以大吉嶺爲終點；東支路即欲經崩嶺以入西藏，現只修至距崩嶺尙有十英里之抵斯達 (Thosht) 止。現在英人又另有所企圖，此路計劃，恐終將廢棄。（其詳另見西藏遊記）

崩嶺崩市面，即在崩嶺崩山頂。山形略似馬背，閭閻居肆，卽如馬墊之鋪陳於馬背上。風光明媚，景象千萬。氣候冬季溫暖，夏季清涼。街清清潔，交通方便。有一繩路 (Rope-way) 自山嶺達山麓，以兩條大鐵繩爲之，上吊坐橙，高懸空中，用汽機轉動，爲我所初見。聞此路運物則便，坐人頗帶危險性。我在崩嶺時，僅見此設備，并不見人乘坐，亦未見其轉動，其或以此故。我甚欲一試，畢竟未果。市中房屋，多石牆鐵蓋，或用木板，極少磚瓦。居民數萬，印度布丹人爲多，西藏人次之。（布丹人與西藏人本無分別，此所謂西藏人，布丹人者，不過就地域而言。）尼帕爾人亦甚不少，且日益加增。英人利用此輩，以作爪牙，故大有喧賓奪主之勢。漢人數千家，多雲南籍。此地漢人，藏人，布丹人，相處極爲親密。服食習慣，大都從同。我到崩嶺時，適值中國舊曆新年正月，漢人門口，皆張貼紅紙春聯，一望卽識，不啻一民族標幟。藏

人，漢人，布丹人，春宴來往，歡樂有如兄弟。即此一點，亦可證明藏，漢，布丹，實為一家；若照民族自決主義，此地亦當屬我中華無疑義矣。

當我們去年進西藏經過崩嶺崩時，因行動秘密，我在班禪喇嘛駐印代表康福安君家裏暫住了一天，日間簡直未出門一步。一個地位形勢極重要的崩嶺，原來又是自國底屬土；深夜黑暗中一進一出，連睜眼望一望也不能，當時的晦氣與悶氣，實在幾乎有點耐不住。這次到崩嶺崩，本打算痛快詳細的周覽考察一遍，但仍因種種關係，依然只停留得一天。三月九日清早，便赴大吉嶺了。

崩嶺崩赴大吉嶺，有幾路走法：一，乘小汽車直達。二，先乘汽車至西里古里，由西里古里再乘火車。三，乘馬由捷徑直達。我係由馬姓家代雇一大汽車，經西里古里直赴大吉嶺。車費甚貴，計三十五盧幣（Rupee）。早七時出發，十一時到西里古里，下午三時到大吉嶺。由崩嶺崩至西里古里四十一英里，由西里古里到大吉嶺五十一英里，共九十二英里。後來覺得，還是不如僱馬由捷徑直赴大吉嶺為好。一可以節省幾許車費，二可以多走一條新的道路，多看一些新的景色。

大吉嶺居喜馬拉雅山南麓羣峯之中，巍然獨立，魁梧奇偉，如自天降。「大吉嶺」之名，土語即由天上降下之意。地位形勢，風景氣候，較崩嶺崩更勝一籌。火車路，汽車路，蜿蜒而上，如長蛇亂穿山岬，盤旋屈曲，真巧奪天工。市邑在大吉嶺山頂之南面，晚間電燈輝煌，略似香港。市中街衢馬路，層疊上下，處

處相通，狀若蛛網。路旁多置欄杆，整齊清潔，雅緻異常。大吉嶺縣政府，即設於此。並築有大營盤兩所，一左一右，一高一低；以紮重兵，鎮攝四境。居民十數萬，多爲印度與尼帕爾人，錫金西藏人反不甚多。蓋主客地位，已更換久矣。每年陽歷四、五、六等月，旅印西人多來此避暑，熱鬧倍增。華僑百餘人，多廣東籍，他省只有幾個。聞此百餘華僑中，目下尙多失業者。每日無工可作，只以賭錢爲事。比之崩嶺之漢人，該地習慣稱漢人，地位相差遠甚，情形亦大不同。但此間僑胞却建有一中華會館，是又崩嶺之不及也。華人學校則兩處均無，殊爲缺憾！

我一到大吉嶺，卽至中華會館寄住。會館在大吉嶺中心點之偏僻處，房屋建築尙好，但欠收拾。本日因身體頗覺疲倦，卽在館中休息，晚邊只在近處街上略略看了一下。次日，由一四川朋友引道，繞着大吉嶺山頂走了一遍。因天氣不大明朗，周圍風景，都看不清楚；喜馬拉雅各雪峯，亦都望不見。再次日，仍由那位四川朋友引道到虎峯 (Tiger Hill) 看「雲海」(Sea of Cloud) [HH] (Sun Rise) 等景象，虎峯爲大吉嶺之最高點，高八千五百餘呎，距市區八九英里。我們二時半卽起身，騎馬往，四時許到。馬夫跟着背後，扯着馬尾，拖牽而上。峯頂周圍，面積約十數丈。上建一亭台，下歇人馬，頂登遊客。初到時，滿天霧氣瀰漫，朦朧不清。我生怕看不見「雲海」，日出，心裏很有點着急。隨後天氣漸漸發白，上浮下凝，天地分辨，「雲海」乃出。遠山爲岸，近峯成島。激澗起伏，如風行如潮湧。景象之佳，言語不能道其萬一。

隨後「日出」復現。初時天漸淡黃，「雲海」波浪，漸漸由平靜而消失。紅丹一點，乃徐徐微露；如美女吐舌，漸升漸長；隨復成一大火球，和盤托出。豪光萬道，彩霞千層。這時候，我不知不覺地靈魂翱翔天際，足蹈手舞。不知誰是我，誰是宇宙；誰是「日出」，誰是「雲海」。同伴者，跟着一陣鼓掌喧笑，才把我驚醒。我去國七八年，所走的地方，所看的風景，也頗不少，但未有如此次之佳絕者。隨後天朗氣清，乃再看各雪山，遠近羅列，一一如畫。其中最著者有二：一即世界第一高峯愛非勒斯（Everest），高二萬九千零二英尺。（最近地理學者，謂大洋洲中新畿內亞（New Guinea）島上之黑爾姑斯（Henbury）比愛非勒斯尚高三千呎，為世界第一高峯，愛非勒斯為世界第二高峯。此說，我尚未敢輕信。其理由，此處不能詳言。）一為崑崙崑崙（Kanchenjunga），高二萬八千餘英尺。愛非勒斯遠在尼帕爾境內，崑崙崑崙近在錫金，故望之後者似反比前者高大。其他種種景物，不能悉數。徘徊瞻顧，幾不忍去。九時許，返中華會館。十二時，搭汽車赴西里古里。下午再由西里古里搭火車赴加爾各答。計程三百八十六英里。火車下午四時半開，翌早六時到，即三月十二日也。

### 三 加爾各答小憩

加爾各答(Calcutta)居恆河口之大三角洲中，瀕恆河入海之分流浩格利河(R. Hooghly)左岸；爲印度東方海口之門戶。地位形勢，略如我國之上海。面積六十餘方英里，人口一百三十餘萬；又爲印度之第一大都會，亦即孟加拉(Bengal)省之首邑。英人統治印度，原先以此爲首都，設統治印度之總督府於此；後於一九一一年，遷往德里(Delhi)。我們凡自東洋方面來印度，第一個口岸，卽加爾各答。我初次到印度時，頭一步也就是踏上加爾各答底地土。這次因爲從西藏出來，故反先到崑崙崩與大吉嶺，其次才到加爾各答。

我到加爾各答，這次怕要算第八次。除初次到加爾各答時多住了幾天外，其餘多是由國際大學爲特別事故而來，每次總是停留一兩天或兩三天便去了。去年進西藏，由仰光來經過這里，更只停得一天一晚就走了。這次因爲（一）由西藏出來，途中冰天雪地，爬山越嶺，整整騎馬二十天，身體實在有些勞頓與疲乏。（二）關於西藏和其他方面，還有些零碎事情，必須料理。（三）道階老法師正在這里等

我來同他遊歷考察。（原來他老人家也是去年在緬甸經謝國樑老先生邀請同往西藏的，後因途中不便，止於加爾各答。）因此，這次便不得不在加爾各答多住幾天；一面料理我必須料理的事情，一面同道階老法師四處看看并計商同遊印度名勝與考察佛教等等，一面即藉此作一個小小的休鷄。其實「休鷄」還是一個空名，每天不是料理雜事，就是參觀遊覽，幾無一刻暇豫。比在由西藏出來的途中，實際更要忙碌得多。只不在那樣雪地冰天，崇山峻嶺中跋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罷了。

由西藏出來的途中情形，此地固不能隱述；但有一件最引動情感的事情，又可說是極有趣的事情；便是途中風雪，把我的面貌幾乎完全改換過了。原來冬季在西藏旅行，臉上顏色必為風雪改變，已成爲定律，外面初來的人更甚。所以西藏女子，當冬天風雪的時候，很少出門；要出門也要把臉子遮蓋得好，以保護她們的顏色。我去年進西藏時，途中幾天沒有照過鏡子；及到拉薩把鏡子一照，自己不覺得大驚訝了一番；全盤臉色，就好像周朝時代遺下的一個古銅鐘。及在拉薩居了兩個月，臉色方才略略恢復，鼻子還帶些青紫，却又從西藏出來了。這次出來，途中風雪，更加嚴厲。我臉上既帶了風鏡，頭上又戴了一頂毛帽和一頂毡帽；毛帽把臉完全遮住了，只留一點鼻子和嘴唇在外面；毡帽也把額角面頰重複遮了一大半。但不論你一遮再遮，還是遮不住那個人肌膚的風雪。及到崑崙山，又把鏡子照照看，更是把自己嚇了一大跳。鼻子和嘴唇，完全是烏青的；兩頰則成半青半紫；兩隻眼睛，則恰好給

風鏡圍成兩個淡青的圓圈；額角則比較略為淡白；其形像連自己也不知道要怎樣形容，大概我們國內舊戲台上的張飛底臉子差相彷彿。一抵加爾各答，便僱車至明新書報社，身上還着了一件西藏衣服。我底朋友張國基君見了，簡直莫名其妙。若不是他熟悉我的聲音和預先接了我要到的信，差不多要不知道我是哪裏來的和怎樣的一個怪人。他拉着我底手，真是又驚又喜，彼此相對失笑了好一會。旋即又至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盧春芳君家裏，但盧太太底耳目却真精明，我叫開門走進去，首先便給她看見了她立即帶驚似地連聲說：「哎呀呀！這是譚先生，我以為是誰呀！」旋盧君見面，也是一頓驚喜；他便拿照像機替我照了兩張像片，留作紀念。（算是留了一個變形的紀念。）隨後又到「唐人街」去理髮，因為自去年削了髮進西藏，一直到出來，整整四個月沒有再剪，蓬過頭髮了。走進頭一家理髮店中，我說：「理髮！」許多人底眼睛，便不約而同地集中到我底臉上，表出一種大驚小怪的樣子。其中一個人說：「此時不得空，請等一下來。」我便走出外面，順便買了點零星東西，隨後再進去。但那人又說：「此刻要吃飯了，請再等一下來吧！」聽其言，觀其色，自然是不大高興我去理髮的樣子，或者是以爲我底臉色，是害了什麼惡病，也未可知。於是我便又找到另外一家理髮店裏。但這家理髮店，却大出於意料之外，或許是沒有生意。我走進去說：「理髮有空麼？」那主人趕快說：「有，請坐！」但眼睛也是很驚奇地看着我。我便接着說：「看我這個臉色，有點不認識吧？我是原先在國際大學教書的那位常



來的中國同胞呢！這次因為路上受了風雪，把面色都變了。」主人趕快說：「先生由那里來？」我說：「由西藏來。」他說：「哦！」於是才歡歡喜喜地替我理髮，而且更特別地表示慇懃周到。我坐在理髮椅上，一面埋髮，一面看看兩邊壁上滿嵌着的大鏡子。這里也是一個花臉，那裏也是一個花臉，害得自己也禁不住地笑起來。後來索性把眼睛閉着，任他把髮理完，趕快出門。這段情景，是要在我腦子常留下一幕影子戲，所以不能自己地在這里嘮叨了。但這次由西藏出來，面色雖變得厲害，却是恢復原狀又很快。在加爾各答只住得幾天之後，花臉便去其大半了。這大概是加爾各答天氣熱的原故。

這次在加爾各答，自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足足住了十一天。在這十一天之中，可記者——

(一)遊糖園看「賭錢會」——三月十五日，振華學校校長李弈賢君邀同道階老法師去參加此間僑胞遊糖園的盛會。關於此間僑胞，我在國大會寫過一篇文章（印度加爾各答之華僑），登載去年的東方雜誌上。我自以為那篇文章寫得頗為詳盡，但却遺漏了這回極有趣味的「糖園」，是在加爾各答附近約十數英里的一塊小地方，土名叫「阿起坡」(Achipur)，華僑叫「糖園」。華僑為什麼叫這塊地方為「糖園」呢？說起來却有一段很可紀念的故事。據說：「從前（不知年代）有一福建人，姓楊名大釗，他是中國人到印度經商的頭一個。他用船裝了許多中國茶葉，到此地來賣。但土人不許他起岸，他便把茶葉都送給此地底國王。國王見他如此慷慨，便非常歡喜，問他要什麼東西做報

酬？他說不要什麼東西做報酬，只請討一塊地方居留，以便做做生意。國王復問要多少大地方，他說隨王恩賜。國王便給他一匹走馬，叫他騎着去盡量跑一個圈子。圈子跑了多少大，就給他多少大地方。他果然騎着馬跑了一個大圈，國王便把這圈內的土地給了他。他便居留在那里，一面做生意，一面種甘蔗造糖。生意一天一天發達，糖業也一天一天茂盛。他便招了許多中國人來，替他工作，造成很大的財富。後來不知如何遭了土人之怨毒，忽於一天晚上，把楊大釗和他所有的中國工人，一齊都殺掉了！

「糖園」底來歷傳說，便是如此。這段傳說，雖不能夠盡信盡真，但這件事實，確是有的。可惜僅僅只有這一段口傳，找不着文字的記載。又不知道到底在什麼年代。現在這裏尚有一座「楊大釗公之墓」，但是「民國十六年重修」的。另外又有一座神廟，匾額上中文爲「福德祠」，英文爲「The Chinese Temple」。祠內壁上，有幾塊碑記。有一塊是「道光二十年重修福德祠記」。有一塊是「光緒二十五年重修糖園福德祠碑記」。按道光二十年爲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即基督紀元一八四〇年。到現在（民二十）已九十二年了，還是「重修」，可見這廟底年齡也頗不少，又可惜不知道牠初次建築的年齡。碑文的記載，只是言鬼言神，與上面的傳說，却無多大關係，文字也不甚雅順。道光二十年的碑記是：

「嘗聞航海之商，天涯遠涉；羈旅之客，異域營謀。然欲貨值居奇，咸藉神靈默佑。可冀安居利

涉……」

光緒二十五年的碑記是：

『蓋聞建坊立廟，朝廷有特沛之恩；修路造橋，里黨有倡和之舉；所以仁人有欣欣樂善相踵者也。茲我邦梓里，臨是境者，皆以崇奉福德公婆，最爲踴躍。惟今廟宇荒蕪，殊難寓目。觀環堵之蕭然，風日不蔽；賭走廊之傾圮，霖雨難遮。仰蓬華之彫零，場頽可慮。况其附屋之剝落，駐足無由。欲安於人者，必先安乎神也。我等今欲重修葺補，俾壯觀感，兼之追立楊大昭公之墓，得垂永久。惟是工程浩大……』

我們看這兩段文裏面，實在有些可笑的地方。所謂「福德公婆」，不知到底是什麼人？是什麼神？至於這塊地方的來歷，和地方大小，封界如何，均未道及。據年老的僑胞說：「原先這塊地方很大，後來被土人漸漸佔完了。近旁這些土人底住屋，都是估的糖園底地方。」這也是必有的事實。福德祠近處，確有些土人住屋，仍無明白的界綫。并且，聽說前兩三個禮拜，來遊玩的僑胞會和幾個土人因小事打了一架，現在「楊大釗公之墓」，也被土人毀壞了。我曾和盧領事及總支部王志遠先生、張國基先生等談及，應設法確定保全這點華僑先人底遺蹟，不便再剝蝕喪失才好。我們由這件小小故事與遺蹟裏面，却很可以推想并研究我們華僑向海外移植的情形與當初所遭受的劫難之一斑。他們白人向外移植，每藉國家扶助；我們可憐的華僑，却「精神靈默佑」。他們白人在外，是有祖國底保證，所以到處安全。

我們可憐的華僑，祖國沒有保護，所以到處遭受劫難。試想：假若我們可憐的華僑，歷來也有國家底扶助，也有祖國底保護，其事業景况，又將如何？這是我們大家極應注意并常常發生感慨的事情！話說遠了，現在再要歸到僑胞遊糖園的盛會。這個會，又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發端的。現在常例是每星期一次，星期日舉行。有時遇着特別的日子，每星期兩次也有。加入者非常踴躍，大小男女都齊，以廣府人爲最多。還有些土生華僑，我平常很少看見過的。他們男的多着土裝或西裝，女的則多西裝——尤其是年青的女子。說話，也多說英語或孟加拉土語（Bengali）。差不多除面目膚色以外，幾完全變成外人了，有的真連面目膚色也變過了。但想不到他們會與高采烈地來參加同僑這個盛會，而且這個盛會差不多以他們爲主體。這或許是我們中華民族「不忘本」的特性。這又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這個會與其說是「遊糖園」，則不如說是「遊河」；與其說是「遊河」，則不如說是「遊賭」。因爲這個會大半是以「賭錢」爲目的。所以有些人又叫「賭錢會」，倒是爽直些。遊法：是每次特別租一隻或兩隻輪船——大概人數少或船大則租一隻，人多或船小則租兩隻；由加爾各答到糖園，一去一回，在河中暢遊一天。船費多則千金，少亦數百金。本日是租的兩隻船，我坐的一隻，租金是三百盧比。（時價每盧比合國幣一元半。）我們是早上八時上船，船在九時五十分開行。船一開行之後，船上便大賭特賭起來。大人賭，小孩也賭；男子賭，女子也賭。有的「賭攤」，有的「賭保」，有的「賭天九」，有的「賭麻雀」，有的「賭骰子」，

還有許多不曉得名字的。輸贏，多者數百，少者數十。租船的錢和會中其他零用，就是由賭上抽來，所以加入者都不收費。有少數不賭的或略略賭一下便停止的，就在船上大吃大喝一頓。喝茶，喝酒，喝咖啡，喝汽水，吃菜，吃飯，吃水果，吃甜食等等。我和道階老法師，既不會賭，又不好吃，便只有大看特看。及到看也看夠了，便只有大談特談。談天，談地，談玄，談佛；談華僑，談祖國，談印度；談語言，談文字，談衣服；也談賭，也談吃，差不多處處都談到了。人在船上，翻江倒海，大鬧特鬧。船在河中，却不慌不忙，慢慢移動。直至下午一時，才到了糖園。船到之後，因無碼頭，再坐舢板登岸，岸邊并須接以臨時木橋。一到糖園，大家便擁至福德祠敬菩薩。焚香燒紙，鳴爆然燭，一時也鬧得和在船上吃賭一樣的熱烈。最有意思的是許多西裝男女僑胞，也跪拜磕頭，求神抽籤，更顯出我們中國人變形不變質的本色。有些人也到處看看。我和道階老法師李奕賢君等，只看了看廟中碑文和楊大釗公墓。大家哄了一陣，便回到船上了。船又慢慢地，在河中移動，向加爾各答開回。船中又是大賭大吃，和來時一樣。直至下午五時許，始回到加爾各答。這天遊糖園的盛會，便算完了。

(二)參觀麻哈波的社——三月十七日，道階老法師邀同去參觀麻哈波的社，并會達麻巴拉居士(Anagarika Dharmapala)麻哈波的社(Maha Bodhi Society)，就是達麻巴拉等創設的，要算印度現在唯一佛教大團體。總社即在加爾各答(4 A, College Square, Calcutta)，并在英倫(Lon-

don) 哥命布 (Colombus) 等處設有支社。該社很有復興印度佛教的宏願。達嘛巴拉一生從事佛教運動，極爲熱心。他是錫蘭 (Ceylon) 人，曾到過中國。現在髮已斑白，仍勤勤不倦，對於佛教運動之熱心，有增無減；頗爲難得。但我有一個印度朋友，是國際大學一個頂好的教授，也是印度一個頂好的學者，他却對達嘛不甚滿意。他說：「達嘛巴拉人固很好，但太 *Narrow-minded*；只想把「錫蘭的佛教變成印度的佛教與世界佛教。奔波數十年，毫沒有一點成績。」這話也許不錯。我們知道達嘛巴拉是錫蘭人，錫蘭的佛教，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的思想頭腦，是難免有點窄狹的。但我們對於一個人，只宜求其優點，不必計其弱處。若事事要求全責備，恐怕世界上很難得一個完人。尤其是對於一般熱心救治社會，國家，世界；以及從事宗教，文化，教育，等事業者，更應特別明瞭其環境，原諒其缺陷，只獎勵其熱忱。所以我對於達嘛巴拉，無論如何，是有相當的敬意。我們去參觀的時候，達嘛巴拉正在病中。他就在病榻上，和我們談了約半小時。他對於佛的崇信，十分堅貞；對於佛教運動，懷着非常的熱望。他對於道階老法師的白鬚髻髻，巡遊佛地，宣揚佛法，也非常讚頌。他并懇切地希望道階老法師領導中國底佛教與印度底佛教作一個大聯合。隨後由他底祕書引導，將嘛哈波的社底各處參觀了一遍。該社所址，是一個媽利佛斯特夫人 (Mrs. Mary E. Foster) 捐贈的。建築非常精緻，樓下爲大會堂，辦公處，寄宿舍，食堂等；樓上爲精舍 (Vihara) 圖書室等。陳設頗爲整齊，備置亦頗周到，內中最寶貴的

東西，是一顆「舍利」(Relic)據說這類「舍利」是由錫蘭得來的，是現在世界上僅存的一顆真「舍利」。銅鑰金匣，層層封固，極其寶重。因我們要參觀，才特別打開。真「舍利」是佛教徒極尊貴的無價寶物。我們讀佛滅後八王爭舍利的故事，可以想知。我看見「舍利」這還是第一次。此外，道階老法師由緬甸帶來贈送該社的一座玉佛，也為該社增色不少。凡濟方佛教徒來印度巡禮者，都可在該社寄住，但以三天為限。該社，又在伽雅城(Gaya Town)布達伽雅(Buddha Gaya)北納勒斯(Benares)撒訥(Śarnath即鹿苑)等處，設有「達喇嘛撒訥」(Dharmasala 即休息所)均可寄住，方便遊人不少。

(三)遊動植物園——三月二十日，友人約遊動植物園，道階老法師亦在內。植物園(Botanic Gardens)離加爾各答城市數英里，在沿格利河對岸。搭小火輪往，船行三刻鐘，途中停兩小埠頭。船費三等「安那」(Anna)二等四「安那」頭等八「安那」。船票即為入園票。園地廣大，非數小時可以周遍。園中道路縱橫，池塘掩映，景極幽雅。亭閣數座，內張規章圖誌。奇花異木，不可數計。最特出者，為一「大榕樹」(Great Banyan Tree)遠望亭亭，狀若傘蓋，大似陵邱。枝幹四出，縱橫無數。橫幹排空，節生根，掉入地中，復又成幹。大者如柱，小者如竹。遊戲其中，若入叢林。盤旋錯綜，佔地數十畝。道階老法師試周繞一匝，計四百五十九步；我試走一直徑，計一百三十步。聞此樹已一百數十歲，現周圍新枝，尚向外伸展不已；將來「措大」更未可限量也。記得往時讀淨土經，有「池中蓮花，大如車輪」。心竊疑其

形容過當。現在我們若說：「園中榕樹，大如邱陵，或大如叢林。」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又誰肯信呢！人皆謂此榕樹係由一株根本發展而成，據我們細心觀察，內中斷脫有似原來根本者九株。似為九株所合成。然即為九株所合成，亦一龐然大怪物也。此外「大棕櫚房」(Large Palm House)亦為他處所難得。我們早晨七點鐘去，十一點即回，惜時間短促，對其他各種植物，未及細察周覽。由植物園回後，再遊動物園(Zool. & Gardens)動物園，在加爾各答市外。規模宏大，設備齊全。珍奇之物，更難殫紀。空中的，地上的，水裏的；鳥獸蟲魚，飛走潛躍，無不應有盡有。亦可謂「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無不令人無餘園中。」收羅之富，誠為可驚。內中猛虎雄獅各十數，裝以鉄屋。人都覺得牠們是兇惡可怕，我却覺得牠們是和順可親。獅尤好睡，揮之亦不稍動。世人所謂「睡獅」，真是不錯。然偶一驚起，則吼聲如雷，震動天地。又有兩鉅象，大者高平小屋，腳鎖鐵環，一人看守之。見遊者至，舞鼻踏足，以求食物。鼻長如柱，足大如桶。守者高叫「謝覽！謝覽！」(即行禮之意)輒舉鼻對客，一升一降，如作揖。遊人多就地購甘蔗、香蕉等物餉之。以物拋去，則接之以鼻，卷入口中，有若人手。遊人所欲，可以租乘，每八「安那」一次。我初次到加爾各答時，同張君來遊，我曾乘過。先就木臺，後上象背。象背上鋪坐位四，同時可坐四人。圍以木匡，以防跌落。實則背大人小，平穩不過。一個人坐在上面，就好像一隻小猴子坐在屋頂上。侍者牽着，繞近處約行百數十武，復由木臺上下來。實生平一趣事也。我們在園中到



處周覽，饑倦皆忘。出園已是下午三點鐘了。

(四)看維多利亞紀念堂、博物館、圖書館等——三月二十一日，復同道階老法師等遊覽維多利亞紀念堂 (Victoria Memorial)、印度博物館 (The Indian Museum)、孟加拉亞細亞社圖書博物館 (The Library and Museum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帝國圖書館 (Imperial Library)。維多利亞紀念堂，即紀念英女王維多利亞 (Victoria)者。維多利亞，生於基督紀元一八一九年，沒於一九〇一年。於一八三七年，接英國王位；一八五八年，加印度皇帝。在位數十年，遠揚國威，廣拓疆土，文治武功，為英國從來所未有。故英人到處為之紀念。嘗英人侵佔印度之初，原由「東印度公司」 (The East India Company) 漸漸行其統治權。以一印度老大文明古國，而為一外國商人公司所統治，寧非天下一大怪而又可恨之事！後經幾次變亂，及至一八五八年，全印平定，始將統治權由公司收歸英國政府直轄；同時維多利亞即以一英國女王兼為印度皇帝。此實印度歷史上最難磨滅之一頁，不但印度人當謹誌不忘，即吾人讀世界歷史，亦不可不大為注意者也。提起這位女王，吾中國同胞，亦不能無多少感想。蓋中英鴉片之戰，即正在此女王當位時代。割我香港，租我九龍，開我五口為商埠。致我國從此國勢日弱，常受帝國主義之宰制；以至於今，困阨未除。此中原因尚多，而女王亦不無與我以相當之影響。紀念堂中，高立一大大理石像，威武儼然，面目生動；大有類似我國史傳中武則天

之神氣，實世界上一大女怪傑也。至紀念堂建築之精巧，結構之雄偉，自不待言。其餘印度博物館，亞細亞社博物圖書館，帝國圖書館，各處規模均極宏大，收藏均極豐富。處處令人羨歎，件件令人觀感。若欲細看，每處皆非旬日不能盡；若再欲加以研究，雖至數月數載亦可也。惜我們因時匆促，走馬看花，只得其大略而已。

加爾各答，可遊可看的地方，還有很多；可記的地方，還有很多。只因我既沒有多的時日，不能到處去遊去看。又因事蹟過多，所看的也不能盡記。上面所載，僅舉其最大且要者。其餘在加爾各答的各日，不是料理瑣事，便是遊覽；不是遊覽，便是會朋友與聚談。三月二十三日，便搭車到我舊遊的國際大學了。



## 四 國大話舊

三月二十三日，上午搭車赴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Visva Bharati Santiniketan）道階老法師，送至浩拉車站（Howrah Station）。老法師原約同往，因印佛像未竣事，擬緩日再去，勸或先行。車十一時半開，下午三時半抵報兒坡（Poipur），再乘國大特備汽車到聖地尼克坦。舊地重臨，舊友重見，喜慰快愉之情，自不待言。回憶去年六月間忽離開國大，轉瞬間就快將一年了。說時間長麼？慢麼？去年的事情，還如昨天的一樣擺在眼前。說時間短麼？快麼？我又已由印度而星島，由星島而緬甸，由緬甸而西藏，由西藏而又到印度了。時間人事之變幻，真有說不盡的隱秘。

當我去年離開國大的時候，正在暑假期中。印度的天氣，自四月至七月間是大熱的時候，即所謂「熱季」（Hot Season）。一般教授和同學們，回家的回家去了，避暑的避暑去了，只有幾個職員和工人在學校看守。太戈而先生，更早已於三月間去歐洲了。我和三個新來的中國同學，却留在學校過暑假。我們一塊兒自己研究，自己燒飯吃。在五月前後之間，太陽就好像燒紅的火一般，空氣就好像煎沸的湯一樣。每天差不多自早上九點鐘起，就要閉着門窗，深藏屋內，直至下午四點鐘，方能出來。我底房

子後面，接着是一間沖涼的屋子；日中便只能把通沖涼屋子的門半開半掩，由門縫裏透一點光進來看看書，做做事。有時候還要赤身裸體坐在裏面，簡直一根紗都不能罷。間嘗想想古君子「慎獨」之義，也殊屬有點赧然。幸尙能「正心誠意」，「上不媿於屋漏」；故方寸間畢竟恬如，且怡怡有「孔顏之樂」焉。曷况天地不仁，炎熱若此，實無可如何。故甘地世之大聖，亦常裸裎相揚，雖見大英皇帝亦不改也。亦足一笑！我之所以如此熬炎煎暑，不避火熱，爲的就是要實行來時的計劃。但正當暑假快要過完了，正打算於再開學一兩月間，把我所擔任的教課略事結束，告一小段落，便到西印去。忽然乃慰由星島函電交馳，愈似星火，使我不得不檢點行裝，暫離國大且暫離印度了。臨行之前，只寫了一個信給研究院主任沙斯子力巴達卡拉亞（Sastri Viohushekhara Bhattacharya），一面作爲通知，一面卽作爲告辭。不料他接得我底信，大爲煩惱，立卽來了一個快信說：

“Dear Professor Tan,

While I am very glad and thankful to you for your kind letter I feel extremely sorry to learn from it that you are soon going to leave Santiniketan. Your absence will very keenly be felt by us all and specially by those who have been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you. You have

been so kind to us. ....

I donot know what now happen to our Chinese Studies in the institation.  
Only the other day it was arranged that a student would come to us from  
Nepal to learn Chinese. It seems that I shall have to ask him not to  
come. ....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We shall always be looking for your return.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you are ever welcome. Please assure me  
that you will return and it will be as soon as possible. ....

Let us revive the old bond of friendship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sister Countries, China and India. ....

Yours sincerely  
V. Bhattacharya."

「親愛的教授譚，

接讀惠書，知你即要離開聖地尼克坦，使我慰感之餘，同時覺得極端的煩憂！你底離開，

將令我們全體同人深切地懷念，尤其是常與你直接交往的人。你對於我們，是這般的仁愛。……我不知道大學研究部的中文研究，將要怎樣。日前剛剛有一個尼帕耳學生，定妥要來同我們專研中文。這樣一來，我似將叫他莫來了。……你何時轉來？我們將常望你底歸臨。無論何時，你總是為我們所歡迎，那是不用說的。請你切實允應我，你一定要轉來，且要儘量地趕快轉來。……讓我們把中印這兩個姊妹國家過去的女誼與文化底鎖鏈，重新連結。……

你底誠摯的，巴達卡拉亞，

我生來的一個弱點，總是最容易感受別離的痛苦。無論行至何處，即是最厭惡的地方，臨別時也是免不了幾分留戀。在別離的痛苦之中，尤難耐受的，又特別是友朋間臨別的贈言。所以他這幾句信實使我於悽惻的離別中，更增加無限的悽惻。『何時轉來』，『把中印兩個姊妹國家過去友誼與文化底鎖鏈，重新連結。』我當時的情意，就激盪在這兩個觀念中而離開國大與印度了。

是的。『中印這兩個姊妹國家』，這是我自幼讀書以來，即念念不忘的。我總覺得印度這塊地方，是不可不到的，印度這個民族，是萬不可不注意的。而印度與中國的關係，更是特別重要中的特別重要的。在過去兩國文化歷史上的關係，權且不說。專就現在的時勢而論，我堅決地認定：無論講世界和

平也好，講世界革命也好，講人類文明也好，講人類親善也好，如果中印這兩國民族不切實聯合，共同努力奮鬥，這種目的是斷斷達不到的，而且是無法進行的。再就中印兩國自身問題的解決而論，也是如此。總之：我們要救中國，救印度；非中印兩國民族切實聯合，共同努力奮鬥不可。我們要救世界，救人類；也非中印兩國民族切實聯合，共同努力奮鬥不可，但如何謀中印兩國民族之聯合呢？其道不一，方式亦多。我所最贊成的，是從文化方面着手。我以為：欲謀兩國民族之真切聯合，非求兩國民族互相瞭解不可。欲求兩國民族互相瞭解，又非互相研究兩國民族文化不可。所以，我於深感晚近國人耳目心思羣趨什麼「東洋」「西洋」置印度於不顧的時候，獨效「白馬投荒」一人來到這裏。我這點思想，懷抱，國大同人，詢謀僉同。我們反復商計，就以國大為實行基礎。我們底計劃，是從大處着眼，從小處下手：

第一多招收幾個中國學者來印度。

第二在國大特別設一個中國學院。

第三多介紹幾個印度學者去中國。

第四在中國方面特別辦一個學院。

這幾項計劃，實在很小，但要實現起來，却又不容易。關於第一項，我曾接過許多不相識的朋友底



信，說要來印度國大，害得我回信也不知回了多少；但實際却不見他們到。連去年新來的三位同學，現在又都跑了。關於第二項，我曾寫過一個信給星島一個著名華僑胡君文虎，勸他捐一兩萬塊錢，在國大建一座房屋，以作「中國學院」所址，他彼時的回信，是欣然承諾。并謂：「區區之數，不成問題」，其慷慨之情，溢於言表。但到現在已是兩年了，還未能實行他底金諾。胡君本是一位慷慨好做公益事的人，斷不會對於這件事不重信義。其所以未即實行者，實因當時經濟困難，不能不遲緩一下。關於第三項，有兩位研究部的同學，已決志要到中國，但也因種種關係，不能即時成行，此外有幾個很好的教授，也想到中國，我曾寫信與中央大學及蔡子民先生，吳宙郵先生，歐陽竟无居士等商量，也未得相當的結果。至關於第四項，則更須等我回到中國，才能進行。可見在現在之時代社會，理想不論大小，實行起來，總有些困難。「理想爲事實之母」，我們固然相信。而現時代之理想離事實還很遠，我們也相信。但我們決不可因遇着困難便把我們底理想中止，我們只有懷抱我們底理想，百折不回地勇往前進！

話又說遠了。我自去年離開國大後，因忙於奔波，連信都沒有寫來，這真有點對不起朋友。及這次到大吉嶺，方才寫一個信給沙斯子力和研究部一個梵文教授克什提摩哈沈（Prof. Kshiti Mohan Sen）。告訴他們，我又來了。他們本不知道我別後底行止，正在向各處打聽；忽然接得我由大吉嶺寄來一個信，真是出於意外的驚喜。趕快寫信到加爾各答邀我，沈教授更親自跑到加爾各答來迎接。

見面，他們都緊緊地抱着我（印度禮）說：『你到那裏去了？又從那裏來的呀？我們竟聽不着你底消息呢！』我把一路奔波的經過，一一告訴他們；他們始把懷念我別後沒寫信和突外再來的心意，爽然大釋。他們都說：『你現在不必回中國去了吧！』我說：『我這次是一定要回到中國去的。』他們又說：『我們底計劃如何實行呢？』我說：『我們底計劃，要等我回到了中國，才能實現。』他們也都笑以爲然了。在此，我不可不說說克什提摩哈沈和沙斯子力這兩位先生。沙斯子力，是印度很少有的一個大學者，所叫『沙斯子力』，即大學者之意。這是印度特殊的風趣，凡是特出的人才，多有一個特別的稱呼，叫之者遂多以其稱呼而代其名字；如釋迦之稱『佛陀』（Buddha）——現應譯爲布達，甘地之稱爲『嘛哈子嗎』（Mahatma）皆是。沙斯子力，他是國大研究部的主任。他底學問深遠，固不待說。我最敬重他的，尤其是他底淡泊有常的生活與刻苦勤勞的精神。他身上是和甘地先生一樣，只披一兩條土布。每日素菜粗飯兩頓，都是自己燒煮。凡帶口腹嗜好的食物，一概不吃。間有各種比較重要的宴會茶會，只列席清坐，點水不啖。掃地，打水，洗衣等事，亦皆自己動手。每天勞作吃飯之外，就鎮日坐在研究室裏，帶着學生作研究的工作。他這種精神，我以為對於現在一般浮華偷惰的習氣，實大可矜式，大足爲我們中國現在一般青年的寶鑒。克什提摩哈沈，也是印度很少的一個很好的學者。其刻苦勤勞的精神，也和沙斯子力彷彿。他原先在政府立的大學中任教授，月薪一千餘盧比。但他却拋棄那多量的「阿

堵」情願在國大每月拿兩百盧比，過清苦的生活。他是太戈而先生唯一得意與得力的同志。一九二四年，曾和太戈而先生同到過中國。他對於中印兩國文化歷史，研究觀察得極清楚，并懷着極大的熱心。我們知道太先生固然是極力贊揚中國文化，但真實瞭解中國文化的，我却以為在印度要以沈君為第一人。他很願意再到中國長住一個時候，我也很希望將來有機會請他到中國一同工作。

我在國大又整整住了八天。一則因為別後的重逢，不忍遽舍；二則是因為在加爾各答那十一天，名為「小憩」，實在沒有「小憩」；這幾天才真真是一個「小憩」。恰好太先生也剛在不久以前由歐美回來了。他是由英倫而大陸，而蘇俄，而美洲，又繞着地球打了一個大圈。彼此相見，也很欣喜。據他所談，他這次遊歷蘇俄的印象很好。他由觀察蘇俄底情形，推斷印度的革命，在不遠的將來，一定可以成功。他現在是在「精神欠爽」之中。此外國大底情景，大都如舊。只有和我比屋鄰住兩三年的一個英國教授珂琳斯博士 (Dr. M. Collins) 和一位俄國教授包格丹諾夫 (Mr. L. Bogdanov) 也於幾月前離開了。珂琳斯是一個語言文字學大家，他知到五十幾國的文字，也略知中文。我在國大時，他常和我研讀中國論語、老子等書。包格丹諾夫，也是一個很和善的學者。幾年開門相見，攻錯問談，有如兄弟。此次未得把晤，意殊快快。此外，有一蒙古喇嘛托敦謝拉布 (Thub Dan Sherb)，又新來到這裏，研究梵文經典。他在西藏也居過好久，見而頗覺親熱。他也很罪心中國底事情，并很想到中國去，要求我回國後，

替他設法。亦一意外之快遇也。

我原想在國大等道階老法師來，就同他由這裏出發去遊覽印度各佛教聖地。并請克什提摩哈沈把遊覽的路線也替我做好了。克什提摩哈沈和沙斯子力奉，都以為此時印度天氣就要大熱，勸我在國大久住些時候，等過了這個熱季再去遊覽。但我一因時間關係，二因事實迫促，不能不趕早去遊。我想，我已在冰天雪地中走過那樣寒冷的西藏，越過那樣險峻的喜馬，還怕她什麼炎熱的天氣呢？并且，也正好借此把身體煎熬鍛鍊一番。於是我底勇氣更堅定而且增加了。因等道階老法師不見來，并且由加爾各答出發更便常些，遂於三十一日，又搭車到加爾各答了。（關於國大情形，請參閱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五號拙作國際大學概述與社會雜誌第一卷第一期拙作再說印度國大和我底留學贅言）。



## 五 窮恆河考佛蹟

三月三十一日，復由國際大學到加爾各答，即約道階老法師同去遊覽印度各佛教聖地。適有上海尊孔學校校長劉秀南居士，亦到加爾各答為學校向華僑募捐，他也要趁便和我們去同遊。又有一中國佛徒旅行團「悲觀和尚」，也由暹羅（Siam），緬甸等處行抵加爾各答。他正到總支部找王志遠先生，并問我底消息，因上海有人介紹他來找我，我不知道我也正坐在那裏。王先生指着我說：「這裏就是譚先生。」大家笑着，以為真是有點湊巧。敘談間，他聽說我要去遊覽佛教聖地，他也要趁機會同去。於是我們遊覽佛教聖地的同伴，由我和道階法師兩人而增至四人了。雖不能說是人間「一大事因緣」，總也可算得一個小小的機遇。他們都因為地方不甚熟悉，又不甚諳外語，就由我充當一個引道問津的小使，道階老法師，則戒律謹嚴，經典爛熟；不但為中國佛教老前輩，且為東亞佛教會會長。若遇緣隨機，應身說法，以及循規蹈矩之事，自然是要請他老擔當。

所謂「佛教聖地」，就是指釋迦牟尼佛一代成道，說法，及誕生，涅槃等地方。如法顯佛國記中所謂：「四大塔者，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實則釋迦牟尼佛在世八十年，成道說法亦五十年。

所到的地方，非常之多。自誕生以至涅槃，行住坐臥，差不多處處都成爲「聖蹟」，都叫做「聖地」。後人均爲之立塔建廟，以作供養紀念。但現在許多「聖蹟」，都久已毀滅湮沒，找不着了。現在一般人所遊覽的印度佛教聖地，最著名的約有六處。卽：

(1) 布達伽雅，爲釋迦佛苦行成道處。梵音爲「Buddha-Gaya」，應讀「ㄅㄨㄉㄨㄚˊㄍㄞㄚˊ」。又叫「布的伽雅」，梵音爲「Buddhi-Gaya」，應讀「ㄅㄨˊㄒㄨㄛˊㄉㄨㄞˊㄍㄞㄚˊ」。中國舊譯菩提伽野，「與現在本音不合」。

(2) 撒訥噉，爲釋迦佛初轉法輪處。梵音爲「Sarnath」，應讀「ㄙㄢˊㄋㄚˊㄊ」。中國舊作鹿野苑或「鹿野苑」，另名意譯也。

(3) 喇甲略哩，卽靈鷲山所在地，爲釋迦佛長住說法處。梵音爲「Rajagriha」，應讀「ㄖㄞˊㄐㄩㄛˊㄣㄩㄞˊ」。中國舊作王舍城，亦另名意譯也。

(4) 沙喇伐斯底，卽給孤獨園所在地，亦釋迦佛長住說法處。梵音爲「Savatthi」，應讀「ㄙㄚˊㄨㄚˊㄊㄣˊㄊㄩㄣˊ」。中國舊作「Y」ㄚˊㄨㄛˊㄉㄨㄞˊ。

(5) 估尸訥伽，爲釋迦佛涅槃處。梵音爲「Kushinaga」，應讀「ㄍㄨㄙㄩㄣㄣㄍㄞˊ」。或叫「估尸

「唎喇」梵音爲「Kushinara」，應讀「X尸子Y力Y」，又叫「嘛塔估哇」，梵音爲「Math-akura」，應讀「Y去YXXY」。中國有作「拘尸那」，有作「拘絺那」，法顯作「拘絺那」，玄奘作「拘尸那揭羅國」，均與現音不合。

(6) 路比泥，爲釋迦佛誕生處。梵音爲「Lumbini」，應讀「力X勺一子」。中國有作「藍毘尼」，法顯作「論民」，皆與現音不合。

我們預定遊覽的途程，因爲取道方便故，却是先到布達伽雅，再到喇甲啞哩，再到撒吶噉，再到估尸吶伽，再到路比泥，再到沙喇代斯底。

(一) 布達伽雅——(釋迦佛苦行成道處)——

四月一日晚，偕道階老法師，悲觀和尚，劉秀南居士，由加爾各答搭火車赴布達伽雅。我與道階老法師，帶火爐飯鍋等器具一套，以備炊爨。劉秀南居士，帶胡琴簫笛數件，以備娛樂。至浩拉車站，又有一四川和尚，急急趕來。他是專來印度朝拜佛教聖地的，剛由緬甸到加爾各答，聽得我們結伴同遊，真是喜出非常，所以特地趕來，要跟着同去。他們幾位，都有點覺得人數太多，怕途中發生意見，鬧出糾紛，弄出麻煩，似不欲同行。這也是常有的事實，他們實有他們底見解與苦衷。但我却以爲人數只嫌少，不嫌多。人數越多越熱鬧，越快樂。并且他又是人地生疏，語言隔閡，不和我們同行，怎麼辦呢？況我們方去遊



覽佛教聖地，正應學學釋迦佛『衆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的精神。至於什麼『獨樂樂，不若與人樂樂；與人樂樂，不若與衆樂樂。』那又是次一等的說話了。所以我獨拂衆意，毅然要他同行。後來他們也都以我爲然；覺得同行也很好，且很應當。我們買的是三等車票。是晚三等搭客，非常擁擠。等我們要上車時，各車箱中都已都擠滿了，車門都緊緊關起來。當向車站中一職員交涉，始把一個車箱門叫開，給我們上去。我說了許多人情，又才找了一點地方，給他們幾位和尙坐着。我和劉居士，爲尊重「僧寶」起見，只好隨便就行。行李上把屁股靠靠。車晚上九點三刻開行，次早六點半抵伽雅城（Gaya Town）車中人數既多，天氣又熱；一個通宵，不但沒有睡覺，連打一個瞌睡也不能。但大家因遊興奮發，精神還是很好。

伽雅不但爲印度宗教上一聖地，且爲印度交通上一重鎮。地當橫貫印度之大鐵路線上，屬比哈（Bihar）省。離加爾各答二百九十二英里，快車七點一刻鐘可到。離孟買一千零五十七英里，快車三十七點一刻鐘可到。布達伽雅，卽爲伽雅之一部分，離伽雅城七英里，以佛得名。所謂布達伽雅者，卽以佛之名詞名之也。（布達卽佛，舊作佛陀。）所謂布的伽雅者，卽以佛之形容詞名之也。（布的卽佛的，舊作菩提。）伽雅下車後，再僱馬車到布達伽雅，掛居於朝佛休息所（Buddhist Rest House），卽前頭所說嘛哈波的社所設的「達喇嘛撒喇。」所內一人看守，並招待來客。另有一中國和尙帶一小徒

弟，也常住在那里。那和尚見了道階老師法，趕快磕了好幾個响頭，隨即又泡了些牛奶茶給我們大家吃。我因慣吃開水，少吃茶，所以沒有吃他底。我們略爲坐了一坐，隨把休息所底房子并周圍看了一眼，此時却有點想睡了。於是便各自找了一個床舖，大睡起來。睡了一大覺之後，我便把帶來的火爐子打開，先燒了些開水。他們也便打的打水，洗的洗傢伙，買的買東西。大家「分工合作」，片刻之間，便燒了一頓飯吃。現在一般人，口口聲聲只講「吃飯問題」，并沒有人講「睡覺問題」。實實在在「睡覺問題」比「吃飯問題」，更加要緊。一個人不吃飯，便會餓死；一個人不睡覺，也會要死。但一個人若不睡覺，就是有飯也是吃不得。我們這回事實，便是一個例證。飯吃過後，時候已是不早了。大家又洗了東西并洗了澡，隨便談了一談，又到外面看了一眼。

晚上，道階老師便預備香燭，要到「布的場」去拜佛拜塔。我說：『今天已晚了，率性等明天再慢慢去看吧！』老法師說：『照規矩，應先去拜了，然後才去看。』長老詞意，未便可忤。他們都以爲然。在我，反正「拜佛」也是一回研究工作。於是大家便高高興興地跟着去了。行近塔前，只見一高大之物，矗立雲霄。景物形相，都看不清楚。及走進塔內，却燈燭輝煌。香煙瀾漫。迎面一座大佛像，巍然高坐。當前便有幾個人在那裏「五體投地」，把頭自左邊磕到右邊，又自右邊磕到左邊；如是反復，在地上磕了無數個「半圓」。又把臉子貼在地上，這邊一下，那邊一下，也翻了好幾翻。等那幾個人拜完了之後，道階

老法師，便把香燭點起來。他們也都跟着在那裏一上一下，長跪短揖，真是「磕頭如搗蒜」。隨又坐在那裏，誠心誠意地喃喃念經。我則立在旁邊，一心觀看着佛像。眼睛越看，越感興趣，連睛也不能轉。看他結着「跏趺坐」，左手托着鉢，右手抓着坐盤作降魔狀。身上放着金光，頭上頂着肉髻。莊嚴端正，相好無比。真是法華經上所說：

『示爲丈六紫金輝，方整照耀甚明徹。

臺相月旋頂日光，旋髮紺青頂肉髻。

.....

表裏映徹淨無垢，淨水莫染不受塵。

如是等相三十二，八十種好似可見。』

只不見他「從三昧安詳而起」，「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不然，便是一個活佛在世了。我定心定慮，屏息靜氣，目不轉睛地看着，不覺悠然神往，儼若身在二千數百年前，與之俱在「靈山會上」。轉念又想起一千三百年前，玄奘法師到此禮佛，「至誠瞻仰，五體投地。悲哀懷惱……悲淚盈目。」一時追懷種種。感不自勝，真覺得「生值佛世之難」。我底眼淚也不知不覺地奪眶而出了。忽然，道階老法師走來拉着我底手說：『你也來拜一拜吧！我便如受了「催眠術」底指揮一樣，果然走在

正中，對着佛像，跪下去不知磕了好幾個頭，拜了好幾拜了。不瞞罪過！我自出世以來，不但拜佛這是頭一次；就是跪下磕頭，除八九歲時我底慈愛的父母相繼去世，跟着我兩個哥哥姐姐們無意識地下了跪磕了頭外，這也是頭一次。我當時真有點不能自主，不知所以然而然了。因思佛在世時，每次集會，演說正法。諸大弟子，「阿羅漢」，「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以及「國王」，「王子」，「國臣」，「國士」，「人非人等」；無不親詣佛所，「頭面禮足，遶百千匝」。然後「却住一面」，靜聆法音。實皆出於至誠至懇，爲佛之偉大莊嚴所動。斷非如帝王輩妄自尊大，定法制，立朝儀，屈人以從，亦非後世粉飾虛僞之禮節。欺人以自欺也。我拜了起來之後，大家再看了看佛像，又遶着塔走了幾遍。時夜已深，才回到住所。

次日，即四月三日。清早起來，趕忙燒過飯吃了之後，便再去「布的場」看佛塔并周圍景物。「布的場」舊作「菩提場」，一叫「道場」。即釋迦佛成道之處也。塔在場中，坐西朝東，作四方形。高一百六十英尺。大層有九，小層不計數。下面爲廟，上面爲塔。故外人多叫「大廟」(The Great Temple)，而不叫「大塔」(The Great Pagoda)。印度土名，又叫「味哈喇」(Vihara 讀「V」Y力Y)。「未哈喇」者，精舍也。中國通稱「大覺塔」。我以爲應稱「大覺塔廟」，似乎比較更適當些。這座塔，在印度現在，要算唯一的大塔，又要算唯一的古塔。塔是何時建的？何人建的？爭論紛紜，無有定案。一般的記載與傳說，多謂是二千數百年前，佛滅後阿梭迦王建的。(阿梭王爲Asoka之譯音讀Y乙X乙Y)中國舊作阿輸

迦，亦作阿育王音均不合。又作無憂王，則意譯也。又有人說：阿梭迦王建的，早已毀了，現存的是基督紀元第六世紀時，一個「婆羅門」名阿嗎喇哈（Amaraha, The Brahmin）者重建的。據緬甸人的記載，又說：此塔是在一二九九年，由緬甸佛教徒重建的。我們道階老法師則說：此塔是我們中國宋仁宗皇帝重建的。他所說的根據，是因為近處一個廟中壁上嵌有一中文小石碑。那碑文是：

「——大宋皇帝皇太后爲太皇帝建塔一座——」

大宋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皇太后謹遣僧懷問詣摩伽佉國奉爲資薦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容烈大明廣孝皇帝於金剛座側建塔一座大宋皇帝伏願高步天宮親承佛記聿證真仙之位常居釋梵之尊誕錫威靈永隆基業時明道二年歲次癸酉正月十九日記

丙子歲 月 日 刻

老法師此說，我殊不敢贊成，我底理由：（一）此塔底建築，完全是印度古式，全無中國趣味；必是印度人自建，斷非中國宋仁宗皇帝建的。（二）此塔建築巍峨，規模宏大，斷非仁宗遣一個懷問和尚所建得來的。若果爲仁宗所建，如此大舉，必耗巨金，應鄭重其事，且中國正史上亦必有相當記載。（三）若此塔是宋仁宗建的，塔上必有大書特書之中國匾額；而石碑亦應立在塔中，斷不會嵌在另一個廟中底

壁上；且石碑與碑文亦應正大堂皇，斷不會像那塊小石頭上的那麼幾句話。（四）按照碑文『於金剛座側建塔一座』，並無『重建大塔』詞句；必是在大塔旁邊，另外建有一座小塔。後因小塔毀壞，那碑係爲人拾得，便把牠嵌在另外一個廟中底壁上。現在大塔周圍，還有小塔很多，都是和仁宗一樣想積功立德的人建的。卽玄奘所謂：『諸王大臣豪富貴者，慕聖營造，用爲旌紀』者是。至於緬甸人底記載，也是和道階老法師底說法差不多。我以爲：此大塔必是阿梭王時代建的。後有毀壞，歷經修築，也是必然。且最近於一八八〇年，又經修整一次，費去八萬盧比。塔之四外，又有石欄杆一層，也是阿梭迦王建的，現僅殘存稍許。『布的樹』（Buddhi-Tree）正在大塔後面；蓋建塔時原以樹爲主，實塔建在樹之前面也。後世因朝佛者，多注重在塔，反以塔爲主了。樹下有一石臺，當樹幹與塔牆之間，與塔牆連接，卽所謂『金剛座』。所謂『釋迦佛成道處』，就在這樹下的『金剛座』上。蓋釋迦出家，苦行六年，後於此樹下結跏趺坐，靜心思維，立誓『不成正覺誓不起座』，果得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云成道者，卽悟透『四諦』，『十二因緣』，『八正道』，『六波羅密』等教理之謂也。『四諦』卽『苦』，『集』，『滅』，『道』。『十二因緣』卽『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八正道』卽『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六波羅密』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些教理，在當時認爲『無上正等正覺』。我們現在

看來，却也覺得很是平常。有人說：佛底「正覺」，並不止此而已；他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開悟」。申言之，就是把人生，宇宙，完全悟透了。（道階老法師也是這種說法。）這誠然誠然。佛是把人生宇宙悟透了。但「悟透」也就是這些教理，也很平常。我說「平常」，併不是有意菲薄佛理。我是覺得從來一般佛弟子，故意把佛底教理，弄得玄虛，反失了佛底大悲，救人救世的本旨。當我們走近布的樹的時候，他們又在那裏磕頭跪拜，我却禁不住一躍而在金剛座上坐着了。道階老法師趕快叫道：坐不得啦！坐不得啦！我也就隨即下來了。當釋迦佛成道時，不知他到底在樹下端坐了好久，才頓然開悟。我看了好幾種記載，無不有佛端坐樹下成道事，却都未言及端坐多少時候，殊屬怪事。我們中國通常說，釋迦在樹下端坐了四十九天，至最後一天，始成正覺。但據錫蘭的記載，只說佛在布的樹旁，安詳快樂，逗留四十九天，不飲不食。說樹旁，則非樹下；說逗留，則非端坐；說安詳快樂，則必得道。是此四十九天，似為成道後在此逗留者。又有一說，謂佛成道後，復在布的樹側，徘徊了七天。據無量義經上說：『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佛六年苦行也，在此樹下了。但實在佛六年苦行，另有苦行處。揆情度理，似以在樹下端坐四十九天，為比較真確。我一時身邊無佛籍，未能詳細考證，故暫時只好存一疑問。「布的樹」亦以佛得名，亦叫「布達樹」(Buddha Tree 或 Buddh Tree) 其命意，均與此地名「布的伽雅」或「布達伽雅」相同。現在之學名，則為「波樹」(B-Tree)。中國舊作「菩提樹」。此

樹底卽印度原名，我曾看過兩國拼音：一爲「Popul」應譯爲「貝布」或「貝布拉」；一爲「Ppal」應譯爲「比巴」或「比巴拉」。法顯作「貝多樹」實在差得遠。玄奘作「貝鉢羅樹」當卽「Popul」之譯音；比較的。近是。但玄奘每把「拉」譯作「羅」就是把梵音底「ai」母譯作「oi」母；又把「布」譯作「鉢」就是把梵音底「pu」母也譯作「oi」母；却似乎有點不對。這是語音轉變，或者是當時的語音學沒發達，讀音不正確的原故。我國底各種佛經與記載上，類似此種的錯誤，處處皆是，不可勝舉。玄奘大師，他自己本把以前的錯誤，嚴格地改正過一遍。但不料他所改正的，到現在又發現許多錯誤。我希望再有人，又來重復嚴格地改正一次。「布的樹」底形狀，略似我們中國底梧桐（？）但其葉如心而不分楞，并比梧桐小而有尖。據玄奘說：「樹莖黃白，枝葉青潤，秋冬不凋；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頓落，經宿還生如本。每至是日，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華，收葉而去。」這也有些不合事實。我們到此，據道階老法師說，正是佛涅槃的時候。但樹上的舊葉子，固早已落光了；而新芽嫩葉，也正剛剛在漸漸生長。并不見牠「唯至如來涅槃日，其葉盡落，經宿還生如本」。至「諸國王與臣僚共集樹下，以乳灌洗，燃燈散華，收葉而去。」此因時勢轉變，自然是更沒有了。只有我却又胆大地在低下的枝上，摘了幾片新葉。（道階老法師又說是摘不得。）玄奘又說：「佛在世時，高數百尺，比類爲惡王誅伐，今可五丈餘。」這却是真的。又據法顯說：「阿育王昔作小兒時，當道戲，遇釋迦佛行乞食，小兒歡喜，



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還泥經行地。因此果報，作鐵輪王……信重三寶，常至貝多樹下，悔過自責，受八齋。王夫人問王常遊何處？羣臣答言：恆在貝多樹下。夫人伺王不在時，遣人伐其樹倒。王來見之，迷悶踰地。諸臣以水灑面，良久乃蘇。王即以磚累四邊，以百壘牛乳灌樹根。身四布地，作是誓言：若樹不生，我終不起。誓已，樹便即根上而生，以至於今。今高減十丈。』這又有些近於神話，於事理史實，都不能切合。按原樹必歷經砍伐，這是毋容疑議的。現樹幹枝莖，都不甚古老，確是後人培植的鐵證。據土人傳說：此樹已被砍伐了三次，現存者是第四次新生長的。這或者可信。樹上掛着許多長紙條，上書各種文字，大概爲姓名符咒之類，是一般信佛的人爲求福幹的。樹旁邊又有石刻佛脚印兩個，一大一小。一般朝佛的人，多用紙或布摹印，也以爲可以避邪得福。大塔底左邊近處，有一長方形土臺，高約數尺，長約數丈。相傳即佛成道後，在樹側徘徊七天之處，大塔右方，相距約百數十步，有一大塘，即玄奘所謂「大華池」，亦叫「金蓮池」(Golden Lily Tank)。有人謂爲「龍池」，實是錯誤。此外大塔周圍，還有許多遺蹟，斷垣殘址，不可悉考。大概即玄奘所謂「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寮塔波。」之被毀壞者。

我們在「布的場」左看右看，左轉右轉，迴旋返覆；一面遊覽，一面觀察；一面觀察，又一面研究；一面研究，又一面諮詢；一面諮詢，又一面討論；簡直費了大半天。直至午後二時許，才回到住處來煮飯吃。吃了飯之後，又去參觀「布的場」附近的廟宇等。據法顯說：「佛得道處，有三伽藍，是有僧住。柴僧民戶，供

給饒足，無所乏少。」玄奘也說：「北門通大伽藍。」但現在只大塔北方有兩個印度教的廟子。這兩個廟子，或許就是原來的僧伽藍，也未可知。有一個廟子，規模很大，財產也很豐富。上面所說的宋仁宗建塔碑，就在這個廟子裏面。廟主是一個不僧不俗的印度教徒，名叫「打牙拉哈利」(Dayal Rai) 讀勿丫一。丫一力丫 ㄍ一力一。「哈利」是稱呼他的，有「聖賢」之意。我們到廟中參觀的時候，因要摹印碑文等等，特和他見面談了談。據我觀看，他實在是一個大土豪。現在布的場底大塔，也被他佔領。香火錢，都歸他收入。他每天日夜，都派些人在塔中伺候看守。政府雖也派了一個人，設有一個辦公處，但只負責監督保護之責。而塔底財產管理權，却歸他所有。噶哈布的社達嘛巴拉等，和他打過幾場官司，爭塔底所有權。甘地和太戈而先生等，都曾爲此事說過公道話。但畢竟還是他底勢力大，神通廣。塔底所有權，仍是繼續歸他佔領。此外還有幾所殘廢的空廟及一小陳列所，均無甚可述。我們又在各處看了好幾點鐘，才回到住處休息。

再次日，即四月四日。考察布的伽雅近處各佛蹟。計有：(1) 達嘛蘭雅 (Dharmaranyā) 讀勿丫一 丫力丫 ㄌ一丫 佛未成道前苦行六年處，一作達嘛喇墨呀 (Dharm Rameya) 尼連建 (Niranjana) 讀丫一力丫 ㄌ一丫 ㄌ一丫 ㄌ一丫 (禪河佛入水洗浴天接樹枝得攀出水處) (3) 村女供乳糜處 (4) 佛食村女所供乳糜處 (5) 普拉波 (Prasbodi) 讀女力丫 ㄍ一丫 ㄍ一丫 (山洞佛初欲成道處) (6)

慕企麟打蛇王 (The Snake-king Muchituda 讀「X」一「力」一「勿」Y 舊作目曠麟陀龍王) 護佛處。緣釋迦佛出家後，先至王舍城一帶，歷訪師友，以求道學，皆以不能屣足而去。後至布的伽雅尼連禪河附近之一林中，地名「塢墟未啦」(Urvelaa) X「力」X「万」(力Y) 一作「Urviina」X「力」X「一」力Y 實行苦行。并有喬陳如等五人，與之同在。喬等原爲婆羅門比丘 (Brahmin Bhikkhus) 旋歸依爲弟子，侍其苦行。六年之久，日食一麻一麥。苦行程度，已達極點。以至身體毀敗，幾不能生存。許多人從遠近跑來看他勸他，他都不耳。一天入尼連建河洗浴，無力登岸，天按樹枝，始得攀出水。後又倒臥地上，神智盡失，羣疑已死。及後甦醒，始悟徒然苦行，不足以成道，更不足以救世，遂復進飲食。喬陳如等以爲釋迦將欲還俗，棄之他去。有村長之女，名色娜泥蘇家她 (Senani Sujata) = 乙「力」Y「子」一「乙」X「力」Y「去」Y 中國舊作彌家女) 攜乳糜供奉「阿家瑟拉斑雅」(Aj-pala Banyan) = Y「力」Y「父」Y「力」Y「力」Y「乙」一「Y」乙) 樹神；適釋迦坐於樹根，像好莊嚴，女以爲樹神親降。釋迦喚女，告以彼非樹神，乃一苦行求道者。女聞大喜。卽以所攜乳糜供他。他受了乳糜，再至「沙拉樹」(Sal Tree 中國舊作婆羅樹) 間底大石上吃了。後行至「普拉波底」山又名「東格斯韋里」(Dungoswari) = 勿「X」乙「乙」乙「X」乙「力」一「山」；端坐山頂，欲於此處成道。山神恐怯，叫他說此處非成道處，遂下山頂。行至山頭見一石洞，又入內端坐，欲於此處成道。另一天神，又叫他說，此處非成道處，并引他至布的場中之布的樹下。臨行有一老龍

幽居洞中，對他說：此洞很好，你即可於此處成道，求你不要離開我。他遂留了一團影子在洞內，然後才走。中途至「慕卡陵」(Muharān) (X<一Y力一乙)，遇魔加害，爲「慕企麟打」蛇王救護。後才至布的場中之布的樹下，得成正覺。這些傳說的故事，自然是有些不能盡信，并且說法也很不一致，也有許多說不通的地方。因不關宏旨，毋庸詳細考證，亦無從詳細考證。我這裏所說的，是聊就各種說法，加以薈集，并略爲圓通。所舉各處，地連數十里。當法顯到印度時，各處尙都有塔有像。據佛國記說：『自上苦行六年處，及此諸處，後人皆於起塔立像，今現在。』但現在除普拉波底山洞與尼連建禪河無恙外，所有的塔像，都已湮沒無蹤，連一個正確的地點也找不着了。我們清早六點鐘便出發，請了兩個人作引導。先由布的伽雅北行數里，再轉向東北斜過尼連建河。河水盡涸，變成沙洲，寬數十丈。舉步其上，熱沙沒足，行履極苦。過河再行稍許，復有二河名「摩哈諾」(Mohano R.) 與尼連建河會合。會合後，即叫「爬拉哥」(Phalgeo)，行經伽雅城，流入恆河。會合之處，名撒啦斯位梯(Sarasvati)，有一小廟，無人住。引導者說：這就是佛成道後最先受兩商人名「塔怕蘇」(Tapasnu) 與「巴魯喀」(Bhal-lu-Ka) 供的地方，恐未必是。再過河行數里，至普拉波底山洞。洞爲石窟，形穹隆，略帶橢圓。深約丈許，高寬皆約數尺。洞內左側，有一小石佛像，一人日來供養并守護。洞口有一樹，引導者，說名叫「尸李斯」(Sroos Tree)。洞前有一小石壁，高約八九尺，長約二三丈，恰屏洞口，成一天然門牆。我們在洞內坐了坐，又在石壁上

坐了坐。據法顯說：『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坐，心念若我成道，常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許，今猶明亮。』但我們點着燭光，到處照看，并無半點影子。不知是時久年遠磨滅了呢？還是我們凡夫肉眼看不見呢？抑還是法顯誤傳呢？出洞後，再至山頂，一點東西都沒有；只有幾處土堆，略似塔底殘迹。下山後回向東南行數里，再轉西橫過摩哈諾河，即至摩哈諾與尼連建河之間。復行約數里，至一處名「馬兒探哇」(Mahangi)有一廟，名「嘛哈打」(Mahada)。廟內有石牛，石器，佛像及其他神像等。引導者說：這就是「村女供乳糜處」。但印度教徒，爭作印度教女神「叭喇巴」的「(Bharabadi)」之廟。大概此處本爲「供乳糜處」，原先爲佛廟，後爲印度教徒改作印度教廟。隨後復至一處，有一大石堆，引導者說：這就是「佛食乳糜處」。然無可考證。再向南行，找「六年苦行處」與入「尼連建河洗浴處」，均找不着。引導者隨便東指西指，并支吾其詞，但皆無憑證。此時，一引導者說：『時候不早了，肚子很餓，天氣又太熱，等回去吃了飯休息一下再來找。』他們三位也覺復腹饑口渴，實在困倦，都贊成回去。只道階老法師，定要找着了再回去。我也覺得既到這里，路途非近，再來更難，不如耐着饑渴，趁此再找一找。如果實在找不出來，也便算了。於是一個引導者，遂先同他們三位回去，我和道階老法師同另一引導者再往前去找。我們到處詢問，又走了好幾里路，才找到摩哈諾河岸一個空廟，建築還很新嶄。引導者說：『這里定必是「六年苦行處」，再沒有別的地方可找了。』道階老法師也以爲是。但我還不相信。我以

爲「六年苦行」，必在尼連建河近旁，怎麼會在摩哈諾河岸呢？除非是「滄海桑田」，河道改變了。隨後他又同我們沿着河岸向北行里許，說是「入水洗浴處」，那里却一點形跡都沒有。我更不相信。因爲「入水洗浴」，是在尼連建河，怎在摩哈諾河呢？難道連河名也改變了嗎？然又無法再找了，遂回住處，已是下午三點多鐘了。

吃過飯，休息了一會，已將傍晚。我們又叫引導者同去找「慕企麟打蛇王護佛處」。由布的伽雅南行約二里許，至尼連建河旁一小場中，有樹數株。引導者說：「蛇王護佛處就在這裏」。但我們也只有一姑忘聽之，也無法辨證。隨後回來，轉經一村中，有小廟一所，道階老法師說：這定是佛跡。但引導者却說不是。此外道階老法師還說：某地有佛洗澡處，某地有佛洗衣處，某地有佛散步處，都有佛跡。但我以爲大地方既難找，這些小處更從何處找起呢？且佛居此數年，行住坐臥之處，自然甚多；若都算佛蹟，則到處皆是；那能考證得這樣多呢？於是又走了約一點多鐘，使回住所過夜了。

計我們整整費了兩天，要算是把布的伽雅及其附近各處佛蹟看完了，並略略加以考證。回到住所，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布的場中看來，去看，并看不出一點特別出奇的地方，景象十分平常，環境且極窮苦。釋迦佛何故不在那山頂與山洞中，或他處成道，偏要來到這平常窮苦地方才得成道呢？道階老法師不待思索地即舉玄奘之說以對，并爲之圓通解釋。但我又不大謂然。按玄奘說：「正

中有金剛座，寶劫初成，與天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難壞，能沮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剛爲座，則無地可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此。若於餘處，地便傾仄。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此說，印度人亦多宗之。但我以爲這種說法，實在有些說不通。所謂「據三千大千之中」，未免渺無邊際。若專就地球而論：地球之中心點，當在地心，地軸與赤道垂直線之交點，布的伽雅，自非地心。卽就地球表面之重心點言之，亦當在赤道線上。今布的伽雅，並不在是。若地球之不動點，則爲兩極。今布的伽雅，并非兩極。且既謂金剛座「堅固難壞」，則應永久存在，何以現在不見原金剛座？若謂「衆生薄福，往苦提樹不見金剛座。」則與佛旨不合。佛分明常說衆生皆可成佛，豈有一個金剛座也見不到麼？且金剛座既已不見，而成佛又必在此處，則以後成佛者又怎樣辦呢？再若說「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實係指三千大千世界全體而言，并不可專就地球立論。則如法華等經上所說，東西南北上下十方世界，各皆自有其佛，則亦應當各皆自有其成佛之處。曷能以此處包指三千大千世界全體而言？且世界衆生，無量無數，甚多甚多，而謂均須在此處成佛，又寧有是理。所以我對於玄奘大師，雖極敬其人，却不能附和其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所謂「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今吾愛玄奘，吾亦尤愛真理。我們「以人廢言」固然不可。若以人而迷信其言，或以人廢理，尤其不可。然則這個問題，到底如何解釋呢？我再三思維，略得三說：（1）是「偶然

說。」蓋成道成佛，隨處皆可；只要工夫圓熟，時機湊巧；碰在那里，就在那里。釋伽苦行多年，一旦開悟，適在布的樹下，即在布的樹下成佛。若當時係在餘處，亦即在餘處成佛。(2)是「入世說」。蓋釋伽佛係由出世而又入世。若在那山頂與山洞中成道，迹近隱逸，則與入世救世之本旨不合。故特在布的樹下，隴畝交錯之中，以符入世救世本旨。所以一般妄談佛，愛逃禪的人，并不能算是真信佛者，且不是真知佛者。(3)是「平凡說」。佛要救世度衆，則必須深入民間，尤必須深入窮苦的民間；斷不可好奇立異，使人少見多怪。故特在平常窮苦的布的樹下成佛，以示凡常平易，使人易信易從，并易行。所以一般高談佛法，故弄玄虛的人，也不是真信佛者，且不是真知佛者。至於什麼「金剛座」，「金剛定」等等，我以為都是後人爲隆敬佛法，故意過量形容，表揚稱讚，嚴重張大神聖其詞，其意原未可厚非。但我們生當現在，與其以「神話」誘人，不如以「真理」覺人。尤其是佛法，原以「覺迷啓悟」爲本旨，更不可輕弄玄虛，使人誤解。現在佛法之所以難入人心，佛教之所以弄出弊端，也許就是由於一般智者好弄玄虛，愚者發生誤解的原故。所以我上面這種解說，似乎比較的近情合理而且有益。若後有賢者，再來把我底解釋說法匡正，這是我如「願生西方佛土」一般地至誠祈求與盼望的！

又次日，即四月五日。原可離布的伽雅，再赴王舍城靈鷲山。因他們還要拓印碑文佛脚等等，我也忽然想到還有一件大事沒有作；大家商計，遂再留一天。他們問我：「還有什麼大事？」我說：「我今晚



還要到布的樹下金剛座上去成正覺。」他們聽了，以爲我是開頑笑。到是劉秀南居士說：「好的，今晚我也要同去到金剛座上坐一坐。」大家笑說了一頓。日中，他們便拿紙墨等到布的場和印度廟中去拓印佛脚碑文等等。我只跟着他們看了看，并幫了點小忙，要求他們每樣只給我一張；便在住所洗衣煮飯，并休息。吃過晚飯之後，天還在黃昏，他們方去洗東西洗澡；我一個人即趕快跑到布的樹下金剛座上坐着。約莫坐了點把鐘，天便大黑，心思總是定不住。真是釋迦佛所說：「譬如狂象無鉤，猿猴得樹騰躍蹕躑，難可禁制。」心想：果真是原金剛座已不見，便難發「金剛定」麼？天既黑暗，蟲亦威風，世不值佛，布的樹遭了劫難，蚊子也都來集會了。牠們嗡嗡來嗡嗡去，橫衝直撞，就好像「八萬四千小毛猴，大鬧天宮。」時而嗡嗡地飛在我身上釘着，時而又嗡嗡地飛開去了。牠們又好像圍着我叫苦叫難似的，又好像拚着我有吃，得意洋洋似的。我鼓起筋，忍着氣，耐着煩，讓牠們吃，讓牠們叫，讓牠們飛；手足動也不動一下。只是我底「金剛定」，却被牠們打碎了。忽然想起，劉居士還沒有來，我還沒叫他，似乎有點不對。便趕快從金剛座下來，跑回住所，再去叫他，他却躺在床上，正和道階老法師閒談。我高聲叫道：「喂！我已到金剛座上坐了一會來了，你怎麼不去呀？」他懶洋洋地說：「有點疲倦，想不去算了。」我笑着說：「這很不對，你連違犯了「懈怠」不精進」的教條。去吧，我特來叫你。如果不去，就請老法師以戒律從事。」他趕快說：「去去去！」道階老法師也說：「真的，去，我也去。明天就要離布的伽雅了，今晚應該去拜拜。」

塔，便在那裏去睡也好。」於是，老法師又拿了些香燭，劉居士帶着他底簫琴；我們三人，又一同走到布的場中布的樹下。他們一到，便點着香燭，又拜起來。拜了，老法師又去遶塔；劉居士則坐在樹下唸經。我則又早已在金剛座上坐着了，也學釋迦佛立了一個誓說：「我如不成正覺，也誓不起此座！」隨後劉居士也坐上來了，但他坐不到一刻鐘便下去了。我坐在上面，虔心誠意，澄懷滌慮，慢慢把心思聚中起來，漸漸地便好似入了「金剛定」的樣子。於是先把平時所積集的思想，切實檢討了一遍。再沉思靜觀，從自己本身着起，看到人生，看到宇宙。看來看去，覺得本身真是一個「苦物」，人生真是一件「苦事」，宇宙真是一個「苦海」。釋迦佛所說的「苦諦」，真是千真萬確的不錯。且不但是「苦」，而且是「腐臭」，「污濁」，「罪惡」，「卑鄙」。要脫離這些「苦物」，「苦事」，「苦海」，與「腐臭」，「污濁」，「罪惡」，「卑鄙」等等，便只有「出世」或「毀滅一切」。於是使巴不得立即削髮爲僧，皈依三寶。心想趁着有道階老法師同在，又正在「布的道場」；「佛」「法」「僧」事事俱全；真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正好頂禮受戒，從此解脫塵寰，雲遊物表；無罣無礙，無智無得，無恐無怖；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那真是「永斷生死，長住快樂」的境界！但忽然間一轉念，想起我幼小喪失的父母，想起家鄉，想起親友等等；種種情懷，使如淒風冷雨，驟然打上心頭。此時劉居士底悲聲一縷，忽飄入我底耳際；我底眼淚便似滾豆一般地滴下來了！（這是在布的場中第二次掉泪）。但忽然又想，這是不對！這是凡夫卑鄙的情懷，這是儒怯無用的表現！不

對，不對，真是不對！當釋迦佛出家時，那般富貴尊榮，美人王位，都棄之如敝屣。我有什麼可以留戀，我有什麼可以瞻顧呢？於是頂禮受戒，削髮爲僧，解脫塵寰等等的念頭又起來了。但忽然又想：頂禮受戒削髮爲僧之後，又將怎樣？這個塵寰，到底能解得脫嗎？這些「苦物」「苦事」「苦海」等等，真是一削髮爲僧便能脫離得了嗎？即算自己能把「塵寰」解脫，能脫離「苦物」「苦事」「苦海」等等，而別人又怎麼樣呢？若自既解脫了「塵寰」，脫離了這些「苦物」「苦事」「苦海」等等之後；再入世來救度別人，使衆生都能一樣地解脫塵寰，脫離「苦物」「苦事」「苦海」等等，又是事理上能行得通嗎？釋迦佛解脫了塵寰，脫離了「苦身」「苦事」「苦海」等等，再入世救度衆生，教大家解脫塵寰，脫離「苦物」「苦事」「苦海」等等，於今已是二千多年了。何以世界還依然是一個「苦海」，人生還依然是一件「苦事」，人身還依然是一個「苦物」；且「腐臭」「污濁」「罪惡」「卑鄙」等等，反日甚一日，只有加多，並沒有減少呢？想到這裏，於是忽然覺得釋迦底「佛法」，也只是給我們作參考，不是給我們作典型；且不可以誤解。我們要善知佛法，善用佛法。我們要自救，并救人救世；應當另外創出一條大路，并應當另求更圓滿完善優美的方法。我們要除去人生世界之「苦物」「苦事」「苦海」與「腐臭」「污濁」「罪惡」「卑鄙」等等，只有在現世之中，與「塵寰」「苦物」「苦事」「苦海」與「腐臭」「污濁」「罪惡」「卑鄙」等等奮鬥。要把「塵寰」變成「樂土」，「苦物」變成「甘物」，「苦事」變成「樂事」，「苦海」變「美池」，「腐臭」變成「甜香」，「污濁」變成「清淨」。

「罪惡」變成「良善」，「卑鄙」變成「高尚」。我不必在布的場中削髮爲僧。我只應努力創造我底大路，只應努力再找更圓滿更完善更優美的方法。於是越思越遠，越想越深；縹縹緲緲，不知所之。忽又恍恍惚惚，了無一物。就好像是涅槃了一般，真如成了佛一樣。如是下去，再不可以用言詞形容。忽然却聽見道階老法師在叫：「譚先生，譚先生，坐得有了吧！」於是我便如睡夢中被驚醒，幾乎忘記是在金剛座上。張眼一看，明月晶亮，如同白晝，才慢慢下來。道階正躺在大塔後方右角底石廊上唱經，劉居士還坐在那裏彈他底胡琴。他說：「譚先生真坐得久呀！我只坐了一會便下來了。」我把鉢打開一看，真是已經到午夜後一點多鐘了。道階老法師說：「我是已經睡過一覺了。你坐得怎樣？」我說：「哈哈！我已成道了。」於是便把我在金剛座上的感覺情景，從頭至尾，滔滔地向他們說了一遍，就好像釋迦佛「初轉法輪」一般。但他們却很不經意地聽着我，又以爲我是開頑笑。但我實在沒有半點開頑笑的意思。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好像在布的樹下着了魔，成了神經病一樣。隨後道階老法師也開頑笑似地說：「好你也成佛了，回屋子裏去吧！」我們便步着明月，踏着清輝，又一同回到住所了。

(11) 到喇甲略哩——(王舍城，靈鷲山，釋迦佛長住說法處)——

四月六日，早上七時離布的伽雅，乘馬車赴伽雅城，再赴喇甲略哩。途經舊伽雅城 (Old Gaya City)，順道轉至一印度教廟參觀。布的伽雅爲佛教之一大聖地，舊伽雅城，則印度教之一大聖地也。

但布的伽雅，實在爲「聖」；舊伽雅，則近於「神」。其傳說歷中，完全是一篇神話。說來很長，自不必述。此廟，即舊伽雅城之一大神廟，名叫「味尸奴怕打」(Vishnu Pada Temple)。廟中底大神蹟是「味尸奴」底一個脚印 (Footprint)。「味尸奴」(Vishnu)爲印度大神之一，又叫「眼蓮花神」(Lotus-eyed Lord)。蓋印度大神有三：一爲「希伐」(Shiva)，一爲「布拉麻」(Brahma)，一卽「味尸奴」。「希伐」代表毀滅 (Destruction)，「布拉麻」代表創造 (Creation)，「味尸奴」則代表保護 (Protection)。「味尸奴」底化身 (Incarnation) 很多，代代轉世。如印度古聖「啦嘛」(Bama)，克哩尸那」(Krishna)，都說是他轉世的化身。速釋迦牟尼佛，印度教徒也說是他第九個化身轉世 (The ninth incarnation of Vishnu)。他底神通廣大，自不消說。只他一個脚印在這廟裏，朝拜了便可長壽、健康、智慧、聰明，并可獲得種種幸福，除種種罪愆。(印度說法，如是如是。)朝拜的人，非常之多。每年大略估計，約十萬至二十萬。如我們順道觀望及閒玩的人，自不算在內。我們去的時候，人數正擁擠。門口附近討錢的人，也非常多，跟着叫個不停。我們由外面看起，看到裏面。廟的建築，非常莊嚴偉大。及至走近裏面一個主殿，門口兩邊各坐着幾個羅漢菩薩(從俗解)樣的人物，肥頭大肚，一面談笑，一面吃喝。我們剛提起步想進去看看，他們霹靂一聲「嚇」！真是「形大聲宏」，聲音既高，調子又齊。嚇得我們趕快把脚步停止。我把我們底遠道來意，簡略向他們說明，請放我們進去瞻仰瞻仰。(原不知他們是把

門將軍，故先未請允。他們半點也不理會，也不作可否。我們要看心熟，以爲他們或者是默許了，再舉起步想進去。他們又是一聲霹靂「嚇！」於是才知道此路確是「不通」，便不得不卻步走開。我們又走到側邊一個門口，看見許多人正在那裏鑽進鑽出，以爲由這個門或者可以進去看看。但又爲門內的人攔阻，却沒有那嚇人的一大聲「嚇！」越被攔阻，想進去的心思，倒越是利害；不知道裏面到底是些什麼把戲，總想看看。於是便站在門口外面，把眼睛盡力向裏面張望。見裏面好似有一個深坑，光線很不明亮，許多人圍着坐着，在那裏賣花賣水賣其他物件等等。隨問旁邊的一個閒散的人，據說裏面就是「味尸奴」底脚印。因爲他們底規矩，敬神不能給狗與仇敵惡人看見，所以不許外人進去。哦！原來如此。但我們并不是狗，又不是仇敵，也不是惡人；却被他們認爲和狗與仇敵惡人一樣了。這豈是神底本意？我把這話述給道階老法師等聽，老法師趕快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他們既不許我們進去，我們底時間，也不能久待。於是便再乘原坐馬車赴伽雅城趕搭火車赴喇甲咯哩了。由伽雅搭火車赴喇甲咯哩，要轉一大灣。先到巴德拿（Patna），再轉車到霸克梯亞坡（Bukhari Pur）；由霸克梯亞坡再換車，才得到喇甲咯哩。將來由喇甲咯哩去鹿野苑，又要再經霸克梯亞坡與巴德拿。如此，不但路走得太多，換車麻煩，而且要走無味的重複路。恰好事又湊巧：我們趕到迦雅車站上，因途中耽擱太久，去巴德拿的火車，已經開走了。於是便在站中間一辦事人，迦雅有汽車直通喇甲咯哩沒有？他說：「沒有。」我

再問有什麼旁的方法，可以由伽雅直到喇甲噠哩麼？他說：『有一個辦法，你可以作。由此先搭火車到納瓦打 (Navadha)，再搭汽車到喇甲噠哩。』我說：『路多遠呢？那裏隨時都有汽車搭麼？』他說：『此地到納瓦打，三十七英里；納瓦打到喇甲噠哩，二十英里；汽車隨時都有。』我再問：去納瓦打的車幾時有？他說：『立即就有。』我們得此指示，意外歡喜，便趕快買票搭車赴納瓦打。車十一時開，十二時許便到了。由納瓦打旋即搭汽車赴喇甲噠哩，下午一時半也便到了。

車抵喇甲噠哩，即至一緬甸廟 (Burmese Temple) 中掛住。該廟在靈鷲山北面與喇甲噠哩之中間，距山與城市各三四里。通霸克梯亞坡的小鐵路之起點車站，即在其近側。建築雖不頂大，房舍却頗精緻。環境空曠，獨處無偶。空氣新鮮，井水清潔。行者掛住，極感方便與舒適。廟中管事原爲一緬甸和尚，現回國，請一印度朋友代理看守。我們五人共住一室，牀蓆均有；但我們不用牀，因爲睡在地上更爲便當。本日我們自清早由布的伽雅動身，途中看味尸奴廟，搭火車，換汽車，一直到喇甲噠哩；不但沒有吃飯，連茶水都未喝。故此時口既渴，肚子也餓了。口渴便喝水，肚餓了却要飯吃。於是我們一面安設簡單的行李鋪位，一面便商量吃飯事。因城市既隔得遠，路徑又不熟，遂問守廟者：有人可替我們買東西沒有？他說：『有，並且可以代煮。』那是更好了，便把了一點錢交他請人去辦。我們略爲休息了一會，便問守廟者遊覽王舍城靈鷲山各聖蹟的途徑。他說：『城市中此時正發生瘟疫，死了很多人，是去不

得的。王舍古城只有一點遺迹。靈鷲山地方很多很寬；都要人引導才走得出口。」我們問他可不可替我們作引導？他說『可！』於是，一面担心那城中的瘟疫，一面又歡喜有人作引導。再等了好一會，代辦飯事的人，才把飯弄好送來。『餓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飯食的弄法雖有點不同，但吃起來却特別有味，而且特別地吃得多。本天的飯食，就只有這一餐。飯吃完過後，天也就快晚了。守廟者說：『到山口的溫泉中去洗澡吧。』大家聽了，正是合意，便趕快拿着東西跟他去了，走到山口，天已昏暗。靈鷲山，只看見一個黑幢幢的影子。溫泉上有一印度教廟，也看不大清楚。溫泉中的水，十分清冽，而又香甜。泉源甚多，引之入室；或爲池，或爲塘，或作懸溝。既可以浴，復可以飲。帶我們去的守廟者，他洗了一下，便先回去了。我們在裏面越洗越痛快，洗得連不願走開。初坐在懸溝下面洗，後又到大地塘中洗。

『泉水何清清兮！

既滌吾身，復滌吾心。

泉水何烈烈兮！

既熱吾心，復熱吾血。

靈山寂寞已久兮！

獨此泉水，滾滾不竭。



緬懷往聖兮！

曷可再得？曷可再得？

我一面洗，一面不知不覺地唱了這幾句詩不詩，詞不詞。他們也唱的唱，叫的叫。但我不知道他們唱的什麼？叫的什麼？我們洗了又洗之後，走出泉來，月亮也出來了。本打算早點走回廟中，但對着這般景緻，要走而又留戀。便又在由溫泉下來的石級兩邊牆上坐着了。劉秀南居士便從袋子中拿出他底琴簫，彈一會，又吹一會。道階老法師，使高聲唱着經，唸着佛。大家一陣靜默，又一陣談笑。清風送爽，明月照地。靈鷲山黑幢幢的影子，也變成一個隱約的美人了。

『明月兮皎皎，

清風兮飄飄！

下不知地之遠兮，

上不知天之高。

一陣琴兮一陣簫，

一陣唱兮一陣嘈。

吁嗟乎！

## 靈山盛會兮

何去了？何去了？

我又隨口唱了這幾句詞不詞，詩不詩。一時琴聲，簫聲，唱聲，打成一片；月影，山影，人影，混作一團；交愛，遊興，離情，融成一氣。這種愉悅，這種痛快，這種喜樂；言語怎能道其萬一什麼！『其樂也融融！其樂也洩洩！』真是百分不及一，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時候實在不早了，才慢慢走回掛住的廟中。

次日，即四月七日。大清早起，吃過早飯，即由守廟者引導去遊覽。先至古王舍城遺址，即近在緬甸廟西側，當靈山北面，離山亦三四里。遺址只剩得一點殘牆斷壁，掩沒泥土。既無人烟，更無宮室。唯通靈山之南大形跡尚在。王舍城，即印度古「麻伽打」(Magadha 舊作摩揭陀)國都。先在山中，後徙此處。在山中者，即法顯佛國記中所謂「舊城」。此處，即法顯佛國記中所謂「新城」。當法顯到印度時，此城自然尚是完好；即山中舊城，亦似尚在，只「空荒無人住」。及至玄奘到印度時，此城已是「外郭已壞，內城猶峻，周二十餘里……至無憂王遷都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無雜人，唯婆羅門千餘家」。山中舊城，則只是「有小城基周圍三十里」了。現在「新城」也既只有一點殘址，「舊城」自不待言了。現在之喇甲噠哩城市，據說又為後來回教侵入印度時所建設的。又當此「新城」遺址之北面，相距亦約

三四里，即距靈山七八里。麻伽打國，爲印度最初興起之大國。釋伽佛出世的時候，正是此國興起的時。先是印度小邦林立，各戴王候，互爭雄長。其情形略似我們中國商周時代的諸候，但沒有我們中國底周天子。釋迦佛底父親，也就是其中比較強大的一個國王。及麻伽打國興起，印度歷史上，始有大國出現。後來漸事兼併，傳至釋迦佛滅後二三十年阿梭迦王時代，差不多統治了全印。當釋迦出家後，行至王舍城，適爲麻伽打國第五王「併比沙拉」(Brahma) 舊作頻毗婆羅) 在位。釋迦至城中乞食，羣以爲天神降臨，全城哄動。王聞之，遂往見釋迦，請與同住，願與平分國土。(一說王欲釋迦爲子，承其王位) 釋迦答以因求道故，特棄自己所固有之王位，未便相許。王因無奈，遂要求釋迦成道後，先來相見。後釋迦在布的迦雅成道，先至鹿苑度喬陳如等五人後，即來此處，王遂隆加禮遇，優與供養，使宏佛法。當釋迦出家後初到王舍城時，大概城尚在山中。及釋迦成道後到王舍城長住宏法時，城始由山中移至山北。據法顯說：「新城者，是阿闍世王所造。」據玄奘說：「初頻毗婆羅(即併比沙拉)王居上茅宮(即山中舊城)時，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即彼國棄屍惡處也。頃之，王宮忽復失火。王曰：我爲人王，自犯不行，毋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婆羅野居於外，欲簡兵襲之。候望者知後，奏王，乃築城邑。以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即新城也。闍王嗣位，因都之。」看來兩說似有出入，實則皆是。蓋新城爲併比沙拉王時所建，如玄奘云云。當併比沙

啦王在新城居時，其國都王府，固仍在山中舊城。及「闍王嗣位」始「囚都之」。法顯所謂「爲阿闍世王所造」蓋即指「囚都之」也。或者阿闍世王「囚都之」再加以改造，亦未可知。但照玄奘所云「囚王先舍於此，故名王舍城，卽新城也。」是「王舍城」者，僅指「新城」而言。山中「舊城」實非王舍城，卽玄奘所謂「彼云知奢羯羅補羅城」。後人（法顯玄奘都在例）統稱之「王舍城」實以「新城」之名，而混名「舊城」也。阿闍世王（Aj Tassatru）卽併比沙啦王之子，初與佛爲敵，屢欲加害。後畢竟爲佛之偉大仁慈所感化，皈依崇信佛法之昌隆，多利賴之。今其城已坵墟，其人更不知何往。而印度佛教，亦隨之興廢。吾人觀此遺址，追懷往昔，盛衰興亡，實堪憑弔！由此南行，經一「搭客崩伽落」（Dak-Bungalow）爲政府所設，亦可寄寓。內現居數人，容貌堂皇，似有道學。爲避城中瘟疫，寄寓於此。見我們至，甚爲歡喜，邀與坐談。我們因天氣炎熱，宜早於遊山；約有便再來晤談。立與數語，旋即告辭。再南行，卽至山口。山口東西兩邊山麓，共有溫泉十七處。東邊五處，西邊十二處。皆築池架屋，以便洗濯。東邊山麓之池屋，多被毀壞，水亦不清。蓋由普通一般人，隨便洗濯，無人修理故。西邊因有一印度教廟管理，池屋完好，泉亦清冽。我們昨晚洗浴，卽在此處。山口除溫泉之外，又有冷泉五處。此等冷泉不知是溫泉變冷的，抑原來是冷的，殊待研究。印度教廟，卽在西邊溫泉之上；內住教徒十數人。大小神殿，計有八所，不必舉名。由此擲山西上，至山腰一坪臺上，有回教墳墓數塚，來歷未詳。旁有石窟數處，事亦難考。大概都是從前婆羅門教

徒修禪之所。常釋迦佛初到王舍城時，曾歷訪各石窟中名師，以求道學，皆不能滿意而去。最著名的，如阿喇（A-ra-la）作 Alarakalama，毘打啦喀（U-dra-ka）作 Uddaka Ramagutta，皆當時之認為道學已登峯造極者。釋迦一時均曾以師事之。他們便都是居在這些窟中。後來佛弟子，亦多在這些窟中打定坐禪。唯何人在何處，均無從考知。再向西北下至山根，有一頂大石窟，寬約數丈，高深約丈餘。窟內更有一門，現已封閉，不知裏面尙有多少寬深。按此窟，當爲佛滅後，迦葉與五百阿羅漢結集處。出窟，再行之山中，有一亭，據說，卽迦蘭陀竹園精舍，佛昔時多居其中，制諸戒律處。行至此處，時已晌午，守廟者便要回去。道階老法師要到各山上去看，他怕天氣太熱，堅不肯走。他說：『要到山上去看，定要僱轎子才行，今天并且遲了；等明天清早，僱好轎子再來吧。』悲觀法師和四川和尚，也已經走不得要回去了。但道階老法師定要再去，劉秀南居士，也贊成道階老法師底意思。我則在兩可之間。後來老法師說：『好，要回去的便先回去，要看的再去，請兩便吧。』我說：『也好！我們先回去煮飯，你們再看看早點回來吃飯吧！』於是老法師和劉居士便再去，我們便一同先回來了。

我們回到廟中，把飯煮好，等老法師和劉居士回來吃。等到下午兩點鐘，他倆還不見回來，我們便先吃了。悲觀法師因事急欲返加爾各答，不能再遊。我堅留之不可，遂送他至車站，替他買好車票，搭車去了。我送了悲觀法師去了之後，老法師和劉居士還沒有回來。我很有些担心，怕他們不認識路，走錯

了。及到五點多鐘，劉居士才一個人走回來。我問他：「老法師呢？」他說：「老法師還沒回來嗎？」我說：「奇怪！老法師和你一路，怎麼你沒回來，他會回來呢？」他說：「老法師比我先回來了。」我聽了，便有點着慌，問他們一同去看的究竟情形如何？在那一塊分開的。他說：他們走了好遠，過了兩個山，再到溫泉中洗澡。洗了澡，再去，又走到一個山上，他因為走倦了，老法師還要前去，他便在那裏等着。等了好久，不見老法師來，後問一人，說老法師已回去了，於是他也便回來了。我聽了，心裏更是着急，恐怕老法師不是走錯了路，便因天氣太熱，發了急症。不然，怎麼一天還不回來？並且飯也沒吃。我說：「待我去找找看。」於是，我仍由上午出發的路上，一路找出，逢人便問。又走到「搭客崩伽落」，請裏面的人代為留意。倘遇着使人看見，請代囑其把老法師送至廟中。裏面的人欣然承諾，并說：「你要趕快叫裏面的人同去找，天色已晚了；日中這麼大的熱氣，老人家怕發生意外的急症。」於是，我再一路趕快走到山口溫泉上的廟中，問裏面的人看見一個「中國老鬍鬚和尚」沒有？有幾個人說：「下午二三點鐘時，一個老年鬍鬚和一個少年鬍鬚（即劉居士）又到這裏洗澡，并買了一點東西（廟中有販零星食物的），吃，隨後一同去了，再也不看見。」我便在那裏周圍一面找，一面高聲叫了一遍，沒有一點影嚮。天已黃昏，我便又趕快一路叫回來了。回到廟中，天已黑了。我說：「老法師回來了嗎？」他們說：「沒有。」於是，我便叫守廟者和代買東西的用人，預備燈火，我們大家一同分途去找。我便同看守廟者，打着燈火，再向山中走。

去。走到山口印度教廟中，還不待我們開口，一個人趕快說：「老鬍髯和尚到這裏了，在溫泉中洗澡。」我趕快跑去高聲一叫：「老法師呀！他在裏面慢慢一應！哦！在這裏呀！原來，他剛由山頂上才下來。我又大聲大氣地對他說：「老法師，你真有點糊塗！怎麼天黑了還回來，害得我們到處找，急煞人了！」他趕快說：「啊！罪過，罪過，阿彌陀佛！阿彌阿佛！」隨即等他洗完了澡，便同回廟中。心急之後，人已尋着，又非常的歡喜。我們還沒走到廟中，劉居士已在門外望着，便高聲叫道：「老法師回來了嗎？」我們齊聲應道：「回來了呀！」

再次日，即四月八日。天方微亮，便去遊山。預計本日，要把全山都走遍。山分五峯，舊稱「東峯」「南峯」「中峯」「西峯」「北峯」。按之實在方向，實不甚合。據印度教廟中人告我，五峯之名，由山口東邊數起，第一峯叫「碧波拉卡兒」(Bijulacal)，一ウ一ウ<sub>ナ</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即上云「南峯」；第二峯叫「啦他那略」(Ratanagir)，一ウ一ウ<sub>ナ</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即上云「東峯」；第三峯叫「鳴打雅略」(uogay-sagir)，一ウ一ウ<sub>ナ</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即上云「中峯」；第四峯叫「梭那略」(Sogasir)，一ウ一ウ<sub>ナ</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即上云「西峯」；第五峯叫「北叭刺略」(Baibaragir)，一ウ一ウ<sub>ナ</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ウ<sub>ル</sub>，即上云「北峯」。「東峯」即「鷺峯」，亦云「鷺台」。如玄奘所云：「其山建岡北嶺，隆崛特高，形如鷺鳥，又狀高台，故取為稱。」但「鷺峯」在梵音為「略里打啦窩他」(Gradhra Kuta)，玄奘作姑栗陀羅矩吒山，與上「碧波拉卡

兒」又不合，想上所云者，係另名也。我們所謂「靈鷲山」即指此「鷲峯」一山而言。後人通稱五峯爲「靈鷲山」者，亦有未合，或係舉其一著，而包其餘者乎？五峯相連如環，成一天然城郭。故又有「五峯山」「五峯城」之稱。現在，則通稱「喇甲略哩山」(Rajeri Hills)。我和四川和尚，各僱轎一乘。老法師與劉居士，因昨天已經把山走過一半了，故再作步行。我笑着叮咐他們說：『再不要和昨天一樣啦！』他們都說：『不得！不得！』於是他倆步行走一路，我和四川和尚坐轎走一路。但這種轎，與其說是「遊人乘轎」，則不如說是「囚人坐檻」。講得客氣點，則好比我們中國喪葬致弔時抬豬羊的「官扛」。講得不客氣，則連抬豬羊的「官扛」還不如。下面是一塊麻繩織的小小長方平框，兩頭各有小柱兩根，上面串一長抬桿。寬約一二尺，高約二三尺，長約三四尺。四川和尚，比較矮小一點，還可以勉強過去。我則坐也不好，靠也不好，睡更不能。勉強坐到山口，抬的人既萬分辛苦，我也苦的難耐。便把他們開了，率性跟着四川和尚底轎子後面跑。我們由山口向東而上，首先即至鷲峯。山頂一路上去，有神廟五所。最高處有遺址一大塊，殘磚累累，不知是否即法顯所說之「佛說法堂」遺址。按佛在此山說法甚多，大般若、法華、楞嚴、無量義等大乘經典，都是在此處說的。法顯到此時，曾「慨然悲傷，似乎掉過一場眼淚。我追想佛說大般若、法華等經時那種盛況，於今却荒涼至此，實在不勝感慨，差不多也要掉淚了。由此再轉山南行，即至第二峯，峯頂有神廟一座。下山再南行上山，即至第三峯，峯頂有神廟三座，并有



殘址一所。下山再西行上山，卽至第四峯；峯頂有神廟兩座，并殘址一大塊。下山再北行上山，卽至第五峯，卽北峯。峯頂有神廟五座，并小屋一所，但無人住。由此下山，卽至山口西邊溫泉。每至一處，和尚都拜，我則一面看，一面繪圖。以上各山頂神廟，據說都是耆那教徒（Jains）建的耆那教廟 Jain Temples，并非佛廟，其名稱，意義，與來歷，均未及考究。『耆那教』（Jainism）爲基督紀元第六世紀時，印度一大聖「伐拉達嘛那」（Varadama 699-577 B.C. 較釋迦佛爲長）創造的。介於婆羅門教與佛教之間。其教義多與佛教彷彿，釋迦佛亦似曾略受其影響。此外如法顯佛國記上所說的「舍利佛目連初見頰鞞處」，「尼毘子作大坑毒飯請佛處」，「阿闍世王酒飲黑象欲害佛處」，以及佛坐禪處，諸羅漢坐禪處等，都無從尋覓。至於五山之中，不但城郭沒有，遺迹都無。只是荆棘叢生，荒涼滿目。所謂「靈山寂寞」，真是「寂寞」！我跟着和尚轎子，一上一下，一氣把五坐山峯走遍。太陽似火，天氣如沸。口又渴，肚子又饑，腳趾上底皮，更擦破了幾塊。走到末了一個峯上，實在有點支持不住，幾幾乎不能圓滿及到溫泉，勸也勸不得。休息了好一會，買了一點豆子吃了，洗了澡，才慢慢走回住的廟中，已是下午三點多鐘了。老法師，劉居士，也都回來了。四川和尚說：「譚先生，真好本事呀！」我輪着笑着說：「你們拜塔我遊山，五座靈山一日完；踏破腳皮未覺苦，靈山寂寞却悽然！」

他也笑着說：「譚先生又作詩了。」我又學着道階老法師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譚先生那裏作什

麼詩？只因不會唸經，隨便張開嘴亂嚷罷了。」引得他們大家都笑了。

再次日，即四月九日。原定早上離喇甲噠里赴鹿野苑，順道往遊那蘭打 Kalanda 玄裝作那蘭陀。但道階老法師還要到山中去找那些古壁，臨行又中止，改作下午再往那蘭打。但到下午，老法師還是不肯行，他十分舍不得離開這清泉靈山。我們因恐時日耽擱太久，我更有重大的事在前頭等待，劉居士也有他學校底事着急；便一同要求他老人家莫再留戀，趕早前去。其實，我們大家都有些留戀的心思，只因時因事，不得不趕早前去。他老人家堅決地不許。他說：「請你們前去吧！我就在這裏打止算了！我在靈鷲山的願心不滿，是不欲走的。」我說：「靈鷲山到處都看遍了，還有什麼願心呢？」他說：「我至少還要在靈鷲山多住一天。」我遂問他們，可否再同留一天？他們都說：「他老人家留了一天，怕又要留兩天，我們還是前去算了。」我於是遂採一折中辦法。我說：「我們今天下午先到那蘭打去，今晚便在那蘭打宿，在那裏等老法師；請老法師明天早點到那蘭打來，好麼？」他們都說：「好！」於是我和劉居士四川和尚三人，便搭下午四點鐘的車先去那蘭打；老法師一人，仍留在靈鷲山的緬甸廟中。

那蘭打，即在喇甲噠哩北面，相距僅八英里。由喇甲噠哩至霸克梯亞坡小鐵路，正經過其地。每日有上下火車各三次，片刻即到。我們抵那蘭打車站，即在站中僱苦力背着行李，行二三里，至一耆那教廟中（因無佛廟又無客舍）請求借宿，廟中不許。交涉之間，適一鄉村視學員自內出，蓋他即住在裏

面，詢我們來歷。我把前在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與此次遊覽的情節，略略告訴他，他極表歡迎，遂向廟主說項，始得允許。晚即在廟中後面一個小廳中住宿，由廳中用人代備牛奶燒餅爲餐。

又次日，卽四月十日。大清早起，卽遊覽古那蘭打寺遺址。那蘭打寺爲玄裝大師求法之所。大師曾留此十五年，從戒賢法師，精研佛法，博學梵學，可謂勤矣，亦可謂久矣！當時情景與寺中盛況及其來歷，據他底西域記上說：『那蘭陀寺（卽那蘭打寺），差四大德來迎……至寺莊，莊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戒賢，法師也。衆共尊重，不斥其名，號爲正藏……依彼方儀式，膝行肘步，鳴足頂禮……那蘭陀寺，主客萬僧。那蘭陀寺者，此云施無厭寺。耆舊相傳：此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蘭陀。旁建伽藍，故以爲號。』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故號其處爲施無厭地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爲施佛。佛於此三月說法，商人多有證果。佛涅槃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迭，多敬戀佛，故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麴多王，纂承鴻業，次南又造伽藍。後見聖僧從支那國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位出家。其子伐闍羅嗣位，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以輒壘其外，合爲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門，中分八院。寶台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烟中，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明月於軒簷。加以淡水透迤，青蓮茵茗。羯尼華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疎其外。諸院僧室，皆有四重重閣。蚪棟虹梁，綠檣朱柱，雕楹鏤檻，玉

礎文樞。叢接搖暉，棧連繩綫。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高，此爲其極。僧徒主客，常有萬人。并學大乘，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陀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亦諸研集。凡解經論二十部者，一千餘人；三十部者，五百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德秀年者，爲衆宗匠。寺內講座，日百餘所。學徒修習，無棄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以來，七百餘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邑二百戶，日進秬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無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矣！嗚乎！盛哉！盛哉！誠問今之號稱文明國家者，能有是乎？能有是乎？但現在又只剩得一個遺址，剛由土中掘出。蓋此寺不知已埋沒土中幾百年了？然卽此遺址，其規模之偉大，結構之精巧，亦可概見。由此又可知印度古代文物之盛與事業之隆了。現政府尙在鳩工開掘，欲圖修復，并在近處設有一博物館，收存寺中發掘之古物。我們內外觀看，幾如太史公之仲尼廟堂，『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

我們看了那蘭打寺遺址之後，再回到着那廟中。道階老法師，還不見來。我又想起，老法師一人在後面，實在有些不方便，心甚不安！便請劉居士和四川和尚在那兩等着，我再搭火車到喇甲噠哩，把老法師接來。隨又同老法師到那蘭打寺遺址中和博物館看了一遍，便一同搭車赴鹿野苑。車下午四時五十分離那蘭打，晚九時許抵霸克梯亞坡（Baktapur）。旋由霸克梯亞坡再轉車，深夜過巴德拿（Pana）。巴德拿爲古阿梭迦王故都，亦印度聖地。因趕赴前程，未及停留，經過又在深夜，亦不能在車

中遼望，殊甚悵悵！晚二時半，過恆河，抵北納勒斯（Benares）。在此，再須換車，才得到鹿野苑。因車站太大，夜中找換車處甚費時間，本班赴鹿苑車未及趕上，遂在站中睡覺，俟次早再行。自那蘭打到北納勒斯，計程共二百九十七英里。

（三）到撒吶噉——（鹿苑，釋迦佛初轉法輪處）

四月十一日，清早，趁火車時間未至，周覽北納勒斯城市一遍。北納勒斯（Benares）法顯作波羅捺，玄奘作婆羅痾斯。臨恆河北岸，適當恆河流域之中心。與阿拉哈巴得（Allahabad）、巴德拿同為恆河中流沿岸之三大都會，亦同稱印度聖地。阿拉哈巴得居西上，巴德拿居東下，北納勒斯則居兩地之中。三地相連并列，略如我們中國長江沿岸之武漢、安慶、南京。土地膏腴，氣候溫和，物產豐富，人口稠密，文化茂盛；印度自然地理之精華在此，印度人文歷史之精華亦在此。附近廟宇林立，每年遠道來巡禮者數百萬。而印度教遠近教徒之來在此段恆河中沐浴聖水者，更不可以數計。北納勒斯城市中人口約二十萬，有興度大學一所。興度大學（Hindu University），創立於一九一五年，為印度大學後起之秀。創辦者，多是印度國民大會的革命領袖人物，故該大學實為宣揚革命思想之廣場，又將為印度文化之中心。其有關係於印度民族文化之前途，實甚重大。初擬往參觀，因時間來不及，未果，亦憾事也。

忽忽周覽北納勒斯城市之後，即於八時四十分搭車赴撒吶噉。撒吶噉離北納勒斯只五英里，火

車、汽車、馬車均片時可達。抵撒啞嶼車站，再僱苦力背着行李，我們跟着步行，至鹿苑。（鹿苑，一作鹿野苑或鹿園 Deer Park）鹿苑離撒啞嶼車站，又約二三里，抵鹿苑，卽至嘛哈波的社所設之達喇嘛撒喇，適達嘛巴拉居士亦已由加爾各答到此養病。因房屋正在修飾，遂由達嘛巴拉拉着其祕書送我們至一緬甸廟中寄住。廟中有緬僧二十餘人，爲緬甸之小乘教徒，特居此傳習小乘教義與戒律。

我們在緬甸廟中飯食後，卽遊覽鹿苑聖蹟。鹿苑，卽釋迦佛初轉法輪處。當釋迦在伽雅附近之塢壩味啦六年苦行時，因復進飲食，受村女所供乳糜，喬陳如等五人棄之他去，卽來到此處。釋迦成道後便來這裏，欲度五人。五人初見佛來，相互約商不與爲禮。以爲釋迦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尙未得道，後復進飲食，受人乳糜，更何能爲。但當佛行近時，五人皆不能自相約束，見佛威儀，不知不覺地起而作禮致敬。佛遂留在此處，開始與五人說「四諦」等教義。五人聞之，「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遂復皈依爲弟子。所謂「初轉法輪」就是這麼一回事。佛留此約數月，除五人外，尙度餘衆頗多，始創立僧伽（Sangha）制度，共同遵守。後阿梭迦王，亦於此處起塔，并建立石柱，都已毀壞。現在此處有一大廟遺址，也是由土中挖出來的，規模比那蘭打寺略小。阿梭迦王所立石柱，卽在此遺址之中，尙殘存十餘尺。據玄奘說：「鹿野伽藍，臺觀連雲，長廊四合。僧徒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部。大院內有精舍，高百餘尺。石階甃甃，層級百數，皆隱起黃金佛像。室中有鑰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狀。精舍東南，有石臺塔波，

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就是這個廟。豈料千餘年後，只剩了這個湮沒在土中的遺址，却又掘出來給我們憑弔呢？廟址附近還有兩個大塔，來歷未及考。一高約數十尺，一高約百餘尺。均係破敗之後，略經修正者。此外，還有一印度教廟，一耆那教廟，皆略爲參觀了一下。

晚上，達嘛巴拉居士，約我們在達喇嘛撒喇吃飯，辭謝未去。一因免得煩擾人家，二因我們也實在已有點懶得走動。

次日，即四月十二日，早上，達嘛巴拉復邀至達喇嘛撒喇集談，并參觀嘛哈波的社所設立之佛學苑及新建大佛堂。佛學苑即設在達喇嘛撒喇內，現有學人十餘名，皆錫蘭和尙。彼等於前年春間，曾在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寄學數月，常與我交往，故相見甚熟。大佛堂，由各國信佛人士捐資所建，費十數萬金。據達嘛巴拉說：嘛哈波的社，將聯合世界各國信佛人士，在此地辦一完善佛教大學，希望把此地造成一個世界佛化中心。我當對他笑說：『把此地造成一個世界佛化中心，則不如把靈鷲山造成一個世界佛化中心。』但他說：『靈鷲山不若此地適宜，此地附近北吶勒斯，交通較靈鷲山方便。』實則，其原意未必如是。據我觀察，靈鷲山是佛演大乘教義的地方；此地是佛演小乘教義的地方。在前已說，達嘛巴拉是錫蘭人，錫蘭佛教是小乘佛教；而嘛哈波的社則是達嘛巴拉創設的。所以他們特選擇

此地，以實行他們所理想的世界佛化中心。此種觀察，是否正確，這要問達嘛巴拉自己才知道。我平常本極不願妄自揣度他人，更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好在此種觀察，并無是非善惡於其間，故聊爾云云。且所謂「大乘」、「小乘」也只是分別佛當時隨緣應機，示教利喜，普攝衆生之方便法門而已。至如來大法，根本則一。從來一般人判別教義，以爲小乘只自度，大乘兼度他。此種說法，殊不盡然。不能自度，固不能度他。若不度他，又怎能自度？又有一般人以爲小乘戒律拘謹，大乘則不必守小乘戒律。例如我在國際大學遇着那位蒙古和尙，我問他：「每天吃幾頓飯？吃肉不？」他說：「我是奉大乘教和中國人一樣吃三餐飯，并吃肉。」我又有一個朋友，（他是一個和尙，是一個很有天才與特性的人，是我很敬重的一個朋友。）他有兩句妙語說：「大乘分經，大塊吃肉。」此種說法，我也不敢贊同。戒律之應守與不應守？肉之可喫與不可喫？這是另一問題。但若借「大乘」之名，去破戒律，大喫肉；則期期以爲不可，亦且不必。所以我對於佛法只問其與佛慈悲救世之根本教義是否相合？甚不欲分門別戶，妄定差等與高下。而我對於嘛哈波的社之欲以此地（鹿苑）爲世界佛化中心，亦只望其本佛慈悲救世之根本教義，善用其宗旨，善達其目的而已。不管其爲大乘也好，爲小乘也好。我們參觀佛學苑與大佛堂後，再往觀政府設立之博物館。館所新築，規模頗大，專陳列佛教遺物。館前圍大草坪一方，中植花木，游息其間，尤爲可愛。并聞政府將在鹿苑，再建一大公園；園址已劃定，只待興工。是鹿苑前途，或將有一番大



光明起色也。吾人且馨香以禱祝之！

(四)到估尸訥伽——(釋迦佛涅槃處)

四月十二日，下午七時許離鹿苑，至撒訥磁車站，搭車赴估尸訥伽。因重要到晚上十時才有，在車站中小睡一覺。次早四時，經巴特尼(Phaun)抵場席爾得哦利亞(Tashil Deoria)；再搭公共汽車至估尸訥伽；十時許到，住緬甸廟中。由撒訥磁車站至巴特尼，計九十六英哩，此處有時須換車。由巴特尼至場席爾得哦利亞，計八英哩。由場席爾得哦利亞至估尸訥伽，計二十英哩。

估尸訥伽(Kushinaga)，為釋迦佛涅槃處。一作估尸訥喇(Kushinara)又叫嘛塔估哇(Ma thakuwa)。法顯佛國記，作拘鞞那謁城，玄奘西域記作拘尸那揭羅國。當釋迦佛在世時，估尸訥伽，原為嘛啦之城邑(The City of Mallas)。但現在則只是一個荒野，屬於北印度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噶拉喀坡縣(The District of Gorakhpur)喀西亞驛(Kasia Station)之味尸訥坡村(Vishnupur Village)

我們在緬甸廟中，燒飯吃過後，即去觀覽佛涅槃處聖蹟。聖蹟就近在緬甸廟右方，也有一大廟遺址，是由土中掘出來的；規模比鹿苑大廟遺址又略小些。遺址中有一精舍，內供佛涅槃像，北首側臥，頭枕右脇。令人觀之，不勝悲感。所謂釋迦佛入「娑羅雙樹間」而般涅槃即在此處。原來釋迦佛自成道以

來，說法四十五年；「初轉法輪，度阿若喬陳如；最後說法，度須跋陀羅（Subhadda 應作蘇跋打喇）所應度者，皆已度訖」遂於「娑羅雙樹間」而般涅槃。時享年已八十矣。當釋迦佛涅槃之前，曾在距估尸訥伽不遠之怕發（Pava）村中，一鐵匠名羣打（Chunda）者供養佛受供後，即腹痛成病，遂來此處而入涅槃。此供養，即釋迦佛所受最後供養；與成道前所受村女色娜尼蘇家她供養，適前後輝映。「娑羅樹」應作「沙拉樹」（Sal Tree）。據西域記說：「至娑羅林，有樹似櫛而皮青葉白，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來涅槃處也。有大輒精舍，內有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造。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是玄奘到印度時，沙拉樹還存在。現在則不但沙拉樹沒有，連無憂王所造大窣堵波與所立石柱，也沒有了。就是佛涅槃像和這個精舍，也幾經破壞，現存者是一八七七年修整的。在布的伽雅成道處的大塔，是坐西朝東；此處精舍，則坐東朝西。這是因為釋迦佛在布的樹下成道時，面東向而坐；在此處涅槃時，則係北首而西向而臥。此處有一趣事，即我們中國底禮記上有「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的話，適與佛北首而入涅槃符合，豈中印禮俗不約而同乎？還是別有道理？殊可研究。精舍後有一新塔，則是某善男信女，於一九二六年才建造的。

涅槃處東方，相距約二里許，有一殘廢古塔基，已成一土堆；大如丘陵，形如破窰；據說即八王分舍利處。上有一大榕樹。有一浙江和尚，名印道，號善修，南海普陀山寺僧，在樹下傍着樹身架了一間小茅

房，住在裏面修行。他打坐過夜，已經好幾年了。他底飯食，都由附近的村居人家供養。村人有病，多不請醫，喜歡叫他去誦誦經，唸唸咒，有時也用點八卦丹之類，據說比醫生的効驗大得多。故附近村人，都甚愛重他，欣願供養。他身上很多疤痕，都是點燈供佛燒成的。但他底身體，却很強壯而且肥大。他看見我們來遊覽，歡喜非常。趕快拿了一個裝煤油的鐵桶，一個碗，一包紅糖，邀我們到土堆腳下的井邊，打了一桶水，給我們喝，用紅糖點送。這個井也是他自己鑿的，紅糖則是村中人供養的。我們因天氣炎熱，正在口渴，得此紅糖，涼水，真如吃「冰淇淋」比什麼「八仙茶」，「牛奶咖啡」好得多。我們在井邊，一面吃，一面談。我問他：在此地所過的生活如何？安適與否？他說：「非常安適而且快樂；無憂無慮，無望無惱。只是龍（指蛇）多得一點，大者如碗，小者如杯，時來茅屋內，或盤旋茅屋上下。有時晚上，亦鬼哭神號（？）。」我說：「蛇來如何？不相害麼？」他說：「不！我已發誓不打蛇，蛇也不害我。牠們來的時候，我都坐着不動。只說：『龍啊！龍啊！快些去呀！我是在此地修道呀！牠們聽了，也舞舞頭，吐吐舌，叫幾聲就去了。』我們聽了他底話，不覺駭然驚異而又悚然起敬！記得佛國記上載法顯到印度時，一晚獨自坐在雪山中誦經，有兩個黑獅來到他面前。他說：汝來何爲？若欲加害，待我把經誦完，若來探試，則速去。兩個黑獅子也就俯首貼耳去了。此外類此的故事，不知多少。可見此等事實，不可全信，亦不可全不信。而「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更是至理名言。我平日所信「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也於此得一堅證。我們中國底儒

者，常稱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孔老夫子的『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若善修和尚，則獨居異國，陋巷也沒有，自架茅屋；立不伸腰，坐僅容膝；靜坐過夜，肱且不枕；比顏回孔子之樂，不是更難能而可貴麼？善修和尚者，亦一奇人矣！

(五)到路比泥——(釋迦佛誕生處)——

四月十四日，清早六時半，離估尸訥伽，出發路比泥。由估尸訥伽至路比泥，須先坐汽車到噶拉咯坡(Gorakhpur)；由噶拉咯坡，再搭火車到叻坦哇(Nautanwa)，由叻坦哇再騎馬或坐牛車或步行，才到路比泥。由估尸訥伽至噶拉咯坡，計三十英里，平時汽車在兩小時內可到，恰好趕到上午的火車。今日因汽車在中途壞輪，多費一小時，至噶拉咯坡車站時，上午的火車已經開走了。下班火車，要到晚上才有，只好在車站中等一天。是日天氣忽變，狂風驟起，灰塵滿天，幾不可張目，我們因買三等車票，頭二等休息室，不能入居。普通待車庭雖甚寬大，但無門窗間格，不能遮蔽風塵。於是只得任塵拂風吹，大家頭上，臉上，身上，都是灰塵滿封，好似些活泥菩薩一樣。一天飯也不能煮吃，又只得在站中隨便買點灰塵中的東西，聊以充腸腹。車站上本有大餐間，飯菜都可以購吃。只因道僧老法師，持戒謹嚴；他寧肯餓肚子，凡是可疑為不素與不潔的東西，都絕對不食。他常對我們笑說：『我又吃得又餓得。極好的飲食也吃過。極壞的飲食也吃過。你們青年人總要又吃得，又餓得才好。』他這些話，自然是不錯。因為他

既如此，我們也正好跟着他學學榜樣。只是我生來有個「好吃雞蛋」的大毛病，遇有雞蛋，總是想吃。平常自問也吃得苦，忍得饑，並立志要過刻苦的生活。我最敬服釋迦佛的，有兩句話，就是：「願代衆生受無量苦，令諸衆生畢竟大樂。」但是「好吃雞蛋」這個毛病，却有點難醫。這也不是爲圖口腹之慾，因我底父母親生我是最後一個，身體實在比較來得虛弱些。平常勞動過分時，要吃幾個雞蛋，似乎精神才不感覺得困頓。并且我小時有個心痛的小毛病，也是吃雞蛋好的。因此吃雞蛋，便成了一個癮癖。今日因死板板地坐在車站中任塵拂風吹，實在有點難受，便一個人托故跑到大餐間吃了好幾個雞蛋。我們若一同到大餐間去，自爲規章所不許；但我一人跑去吃點東西，遇人扯幾句談，却又很被歡迎。我在大餐間坐了好些時，一面吃了雞蛋，一面又避了灰塵，同時並寫了幾個郵片，寄給朋友。我由大餐間出來時，他們齊聲說：「你這麼久，到那裏去了呀！」我趕快坦白地說：「對不起！我在大餐間吃了幾個雞蛋，並寫了幾個郵片。」

在車站中見一西婦，形似政府中辦事人員，戴一白紗面幕。因此，我又想起面幕這個問題。印度女子也和西亞阿刺伯土耳其等處的女子一樣，有戴面幕的習俗。外人都認作野陋，實爲趣談。實則此種習俗，均與自然環境有關係。例如遇着此等風塵，卽西婦亦不得不戴面幕。一般人只以爲是東方女子害羞，遮美，怕人看見，致生他故；而面幕的起源，也就是如此。我以爲這還是面幕的附原因，而正原因還

是在遮風沙灰塵。因爲西亞這幾處地方，風沙灰塵都是很大。在古時，男女必都戴面幕；後來男子因環境稍變與他種原故，把面幕去掉了，而女子却還留着。遂成爲後來的習俗，以致把原來的用意也變了。我們中國底「面」字，古書爲「𦉰」，許慎作說文解字，說是像面形。（記其意思如是）我以字外面這個「𦉰」，也許是像一個面幕。因爲我們底祖宗，發蹟在黃河。黃河一帶，也多風沙。故我們底祖宗，在古時也戴面幕，亦未可知。記得禮記上又有「覆之面葉」的話，也可作一旁證，這段話，看似奇談戲論；實在也含有幾分真理。我們研究東西文化歷史的人，對於這些地方，不可不特別留意。

我們在車站中一直等到晚上九點餘鐘，才有車搭。中夜一點餘鐘，抵叻坦哇，計程五十一英哩。下車，卽又在車站中安宿。次早（四月十五），把行李寄在車站上，再僱馬騎赴路比尼。馬小如驢，既無轡頭，復無鞍韉。馬背上鋪了一張破棉絮，棉絮上復加一張麻布，以爲坐墊。馬嘴上兜一草籠頭，籠頭兩邊，繫一繩索，以爲執轡。我們臨時并叫馬夫用一條繩塔在馬背上，兩端結兩個圈，掉在兩邊，用作腳踏。騎起來却也安穩。記得十年前在國內遊蘇州虎邱山時，騎驢子的風味，略與此彷彿。早七時許由車站出發，十一時三刻，始到。所過都是稻田麥土，麥稻均早已割盡。回憶祖國此時稻始播種，麥猶未黃。而祖國此時天氣，尚在春暖；此間則又已盛熱。時地相去之不同，有如是也。

路比尼（Lumbini），舊作藍毘尼；法顯作「論民」，未免相差大遠。此處原爲一園林，卽釋迦佛誕生

之地。據記載，此園林，原爲釋迦佛底外祖母所有；路比泥，即釋迦佛底外祖母之名。後來釋迦佛底母親嘛雅夫人（Maya 舊作摩耶），懷妊釋迦佛時，到此園林中遊散，遂手攀阿梭迦樹（Asoka Tree 與阿梭迦王同名，亦譯無憂樹），而誕生釋迦牟尼佛。釋迦佛底父親，是喀毗拉伐斯圖國（The Kingdom of Kapila Vastu）底國王；即所謂「淨飯王」或「白飯王」，梵名「蘇多打那」（Sudhodana），釋迦佛底外祖母，也是隣國得發打哈（Devadaha）底國王蘇蒲啦布達（Suprabuddha）底夫人。關於釋迦佛誕生的神話和故事，說起來很多也很長。我們殊不必轉述，亦不必深信，尤不足以爲師法。總之，釋迦佛也是和常人一般，由他母親嘛雅夫人在這個園林中生產的，這是不能變成神話的史實。我們所嘆惜的，只是這個神聖的園林，現在變成了一塊雜木堆聚荆棘叢生的荒地。內中僅有一小廟，廟內尚有嘛雅夫人手攀樹枝誕生釋迦牟尼佛像。有一人日來看守，侍奉香火，并司廟門啓閉，以便遊人觀覽。廟和像，都是幾經破毀，後來才修整的。廟後也有阿梭迦王所立的石柱，從土中掘出，僅存一節。嘛雅夫人攀樹生佛，即在此處。石柱近處，有一大澗池，據說即釋迦佛誕生後洗浴處，即故事中所謂「龍池」。近處又有小屋一所，空無人居，聞係緬甸人所建的佛廟。我們在裏面休息了一會，一時腹饑口渴，既沒有東西吃，又沒有茶水喝。只近處有一小井，井水瀾黃，沒有法子，也只得喝了幾口。園林周圍，均無人烟。

離園約四五里，有一富翁，號稱路比泥園管理 (The Manager of Lumbini Garden)。凡是來此遊歷的人，因無地可居，都到他家裏止宿。飲食供給，頗爲周到。我們因時候已耽擱了很久，天氣又熱，加以餓渴，直返車站，恐怕騎馬也難。於是也找到富翁家中，寄宿一晚。適有一日本和尚，也居在富翁家裏，已三個月了。他每日清早，都到路比泥園林中去巡禮。今日我們到園林中時，他早已巡過禮回來，富翁家裏了。彼此相見，頗覺欣快。富翁家裏，象大象一隻，價值數千元。每天載人運物，工作不停。數人之力，不能及牠。晚邊，剛由外面工作回來，一工人把穀浸溼，復用浸溼稻草把穀包着，一包一包送入象口中飼喂。我看着手癢，也把草與穀包了一包送給牠吃，但牠睬也不睬；後經象象工人叫牠吃，牠才接着。可見畜物亦有情感，人安可薄也！據說若有人惱怒了牠，牠可用鼻子把人捲着，一直擲入空中。

次日大清早 (四月十六) 日本和尚即持着鼓，一面打一面唱。又到路比泥園林中去巡禮。我們則復騎馬返叻坦哇車站，往沙喇伐斯底 (即舍衛城)。由路比泥赴沙喇伐斯底，可由富翁家裏騎象至另一車站去搭車，比較更爲便當并省許多路。我們因先不知道，把行李丟在叻坦哇車站中，故不得不再返至原車站去，失計真不小也。

喀毗拉伐斯圖 (Kapila Vastu, 舊作迦毗羅佛國，記作迦維羅衛城，西域記作劫比羅伐窣堵國) 距路比泥還有數十里，我們原想去看看，因趕赴前程，未及。法顯玄奘到印度時，城即空墟，現在自然



更是荒涼。許多人，以為到了路比泥，即到了喀毗拉伐斯圖，實是一個大錯。路比泥與客毗拉伐斯圖，均屬於尼伯爾(Nepal)，因此又有人懷疑釋迦佛不是印度人，亦殊非是。

(六)到沙喇伐斯底——(給孤獨園所在地釋迦佛長住說法處)——

四月十六日，下午二時，由叻坦哇搭車赴沙喇伐斯底，四時半抵扒冷打(Dharendra)，計二十五英里。我們須在此處換車，再至八關坡(Bairampur)。換車要到晚上一時半才有，故即在車站上煮飯睡覺。次早(四月十七)七時三刻抵八關坡，計一百零七英里。沙喇伐斯底，即在八關坡附近，惟相距尚有十英里，非火車所能到，故即在此處下車。此處有一佛廟，是緬甸人建的。我們即至廟中寄居。本日即在廟中煮飯、洗衣、休息，俟明日再去遊覽沙喇伐斯底聖蹟。廟中主持阿撒雅(Rev. U. Ahanya)，為一緬僧。其人頗有學識，并甚賢惠。他在廟中設了一個公衆閱書報室，供人自由閱覽。并欲把廟宇擴大，以供各處佛教徒與非佛教徒之來遊覽巡禮者居住。并預備辦一學校，以備各處佛教徒來研究巴利文(Pali)、梵文(Sanskrit)與的文(Hindi)等更預備辦一平民醫院，以醫救當地貧苦人民。我們在那裏住，他招待非常周到。

次日，即四月十八日。清早六時半，即乘馬車赴沙喇伐斯底。馬車每輛只能坐兩人，我們四人分乘兩馬車。馬路極平直寬大，兩邊樹木蔭翳，非常雅緻。但路為泥土所築，因天氣乾燥，上面滿堆塵灰，深厚

尺餘。車馬行走，極不方便。時時須下車步行，如入污泥。有時路上還不能走，馬車情願在馬路兩邊樹下穿來穿去。倘在路上加以小石，塗以土瀝青，則真要算是「康莊大道」；不知當地政府，何以不辦？

一條「康莊大道」，反而變成泥濘難行；世界上的事，真令人不能索解也。故由八闌坡至沙喇伐斯底，雖只有十英里，早上六時半動身，還要上午十時才到此處也。有一緬甸廟，只有一人看守，可以休息。

沙喇伐斯底 (SARAVASTI) 舊作「舍衛城」或「舍衛國」；法顯作「拘薩羅國舍衛城」；玄奘作「室伐羅悉底」；皆釋音之差異。即「給孤獨園」所在地，亦釋迦佛常住說法處。釋迦佛曾在此處長居二十五年。成道後要算在此處與靈鷲山住得最久。在此處說法也很多，如金剛經、阿彌陀經等，都是在此地說的。

「舍衛城」現在也是和路比泥一樣的一塊荒地，人煙全無。只有雜木叢生，荆棘滿目，內有兩三處土堆殘址，或為宮殿，或為塔廟，均未及考證，亦無從考證。給孤獨園，亦作「祇樹給孤獨園」；梵名「給他發那」(Jetavana)。法顯作「祇洹精舍」；玄奘作「逝多林」；與「給孤獨園」地在「舍衛城」南，相距約二三百里。(法顯說千二百步，玄奘說五六里。)現在也只是些殘毀遺址，由土中清出；什麼「精舍」，「伽藍」，一點都沒有了。我們回想「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坐而坐」的情景，真是不勝感慨。園中有一老布的樹，據說為釋迦佛大弟子阿南打 (Ananda) 舊作阿難陀

所手植，名「阿南打布的樹」(Ananda Budhi tree)恐未必足信(?)。

據法顯和玄奘所記，此處佛蹟非常之多；但也有些帶神話性質的。現在則都是一片坵墟，找不出明白的痕迹。茲將法顯和玄奘所記錄下以備參考：

法顯：『到拘薩羅國、薩奇城。城內人民稀曠，都有一百餘家，卽波斯匿王所治城也。……』

出城南門二百步，道長，須遠起精舍，精舍東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上作輪形，右柱上作牛形。池一，清淨，三太尚茂。花異色，蔚然可觀。卽所謂祇洹精舍也。佛上初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見佛，刻牛頭梅檀作佛像，置佛坐處。佛後還入精舍，像卽避出迎佛。佛言：還坐吾般泥洹後，可。四部衆作法，像卽還坐。此像最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者也。佛於是移居南邊小精舍，與像異處，相去二十步。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民競與供養，縣繒旛蓋，散華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絕。鼠銜燈炷，燒花旛蓋，遂。精舍，七重都盡。國王人民，皆大悲惱，謂梅檀像已燒。却後四五日，開東小精舍戶，忽見本像，皆大歡迎。共治精舍，得作兩重，還移像本處。法顯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鄙，共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尚相承以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祇洹精舍

大撥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卽須達長者布金錢買地處也。精舍當中央，佛住此處最久；說法度人，經行坐處，亦盡起塔，皆有名字。……出祇洹東門，北行七十步，道西，佛昔共九十六種外道論議，國王大臣居士人民皆雲集而聽。……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亦高六丈許。日在西時，世尊精舍影，則映外道天寺。日在東時，外道天寺影則北映，終不得映佛精舍。……繞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藍；盡有僧住處，唯一處空。」

玄奘：

『至室伐羅悉底國，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徒數千，并學正量部；佛在鉢羅那特多（此言勝軍，舊曰波斯匿，訛也。）王所居都也。城內有王殿故基，上列窣堵波，勝軍王爲佛造大講堂。次復有塔，是佛姨母羅闍鉢底比丘尼精舍。東有塔，是蘇達多（此言樂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側有十窣堵波，是鴛鴦利摩羅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卽給孤獨園也。昔爲伽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立。諸屋并，獨一軀室在。中有金像，昔佛昇天爲母說法，勝軍王心生戀慕，聞出愛王刻檀爲像，囚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婦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城南八百餘步，是戰遮婆羅門女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十餘步，有精舍，伽藍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來昔共外道論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

影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

觀以上兩段記載，可見往昔情景與各時變遷之大凡。

我們在「舍衛城」與給孤獨園中，循迴往復，所得的只是唏噓慨嘆。「太陽炎炎似火燒，」我們底胸中如湯煮，道階老法師，每到一處，總是滯留不肯走。他左步右步，步了之後，又要繪圖。我們催他，他叫我們先到緬甸廟中休息。隨後他老人家却爲幾隻豺狼趕來了。我們在廟中休息了一會，守廟者送了一些炒乾飯和糖水給我們吃，我們也便借以充充餓渴。旋復乘原來馬車返八蘭坡。路旁樹林中，猴成羣結隊，如同家羊。游戲跳躍，人來不畏。車至中途，停一山坡，林木叢生，有一小空廟。有一婦人，架一茅棚，在裏面專炒豆子賣。我們以爲她底豆子是賣給過路的人吃的。孰知馬車夫首先便買了一個「派斯」(Pie)印度銅幣，走開幾步，尖着嗓子「咯咯……」的叫了幾聲，馬上便來了一大羣猴子。他把豆子向空中拋散，猴子爭着檢吃。於是我們也跟着他每人買了好幾個「派斯」的豆子；一面「咯咯……」地叫，一面把豆子拋散。猴子愈來愈多，至少約有一二百隻。母猴抱着小猴，有的懷在胸口，有的在背上，適如人類母親之懷抱小兒然。吃時把小猴放下，走時再抱起；一起一放，動作非常敏捷。雖有危害，決不遺棄小猴而去。猴子原爲熱帶動物，我在南洋，也常常看見，但從未見過如是之多。佛經上常常說到猴子，蓋有由也。我們在此處又玩了一會，返抵八蘭坡廟中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了。

我們結伴回遊印度佛教聖地，到此算是「功德圓滿」。最表示歡喜愉快的，是四川和尚。他一個人地生疏，言語又不通；意外遇着我門，實在感覺方便。並且他在估尸唸伽，便因盤川用完要先轉去。我和道階老法師以他特遠來印度朝拜聖地，不把功德圓滿，未免憾事，遂共同幫助他，極力勸他和我們一同把聖地遊完。所以他特別地感覺得歡喜愉快。其次，劉秀南居士，他原來加爾各答爲學校向華僑募捐，遇此機緣，得順便周覽佛教各聖地，也非常欣喜。其次道階老法師，也是喜悅非常。他老人家來印度考察佛蹟已是第三次；第一次還是在三十年前，第二次則在前年。但是前兩次都因同伴不如法和他種原故，均未得十分結果；這一次，他老人家認爲是最如願，最圓滿的了。再其次，我自己，自然也是十二分的快慰！我久欲周遊印度聖地，考察佛蹟，到此時却如願以償。並且得他們同伴，免除個人孤寂和許多不便。尤其是得道階老法師一路討論佛教上和其他問題，受他底指示教訓不少。而劉居士底琴簫，一路也特別贈加許多美感與快樂。所可惜者，就是悲觀和尚，一個人到靈鷲山便轉回去了，我當時實在沒有法子把他留得住。只希望將來得有機緣，再和他來遊一遍！

我們遊覽聖地的功德既圓滿，我們的結伴，也便可於此告一段落。四川和尚便由此搭車直返加爾各答。我則還有別人和自己底重要使命，要去見甘地先生；并要遊德里、孟買、及南印度等等。劉秀南居士，則還要到孟買去向華僑募捐。道階老法師，則除宣揚佛法考查佛蹟之外，本帶有雲遊性質，無可

無不可。因此，我遂勸他倆再同我去遊德里，他倆也欣然樂從。但道階老法師忽又想起「三克薩」(Saktia 舊作「三降沙」，法顯作「僧伽施」)所謂「釋迦佛上初利天爲母說法下降處」，要去遊。我對於「佛登初利天爲母說法」這回事，本不甚信仰；而三克薩這塊地方，在印度也不足稱道；加之天氣又太炎熱，時間又很迫促；故不贊成去遊。劉秀南居士也和我同意。但老法師堅決地要去，我問廟中主持到三克薩和我們去德里的路，方便不方便？他說：「路也沒有不方便，只轉轉灣，多換幾次車，多走點路就是了。」他并慫恿我們說：「你們順便去看看也好。」於是我們便又牽就老法師底意志，到三克薩去。

即日(四月十八)晚上八時半，即由八蘭坡搭公共汽車赴扛打(Gonda)，計十八英里。中夜一時，再由扛打搭火車赴康坡(Canhpore)，次早(四月十九)七時三刻到，計一百二十英里。旋轉車赴發六喀把得(Haru Khabad)，下午三時半到，計八十八英里。此處盛產西瓜，實大形圓，味甜色美。晚九時五十分，再由發六喀把得搭車赴怕喀那(Pakina)。須由此步行或坐牛車，才到三克薩。我們因一路火車過於疲倦，上火車便都睡着了，車已多走過一站，還不知道。及車中剪票員叫醒我們，我看表上時間，有點不對，遂問剪票員。他說：「怕喀那已過了，這裏是摩他(Mot)。」他并問：「你們要到那裏去？」我說：「去三克薩。」他說：「趕快下車，由這裏去也是一樣。」我們便趕快下來，據車站上底辦事人說，

許多到三克薩去的人，都是由此處下車，這真是有點僥倖；不知是佛意還是天意（？）由發六喀把得到摩他，計二十一英里。是夜即在車站中過宿。

次日，即六月二十日。清早六時，僱一牛車至三克薩，即所謂「釋迦佛登忉利天爲母說法下降處」。現在只是一個破爛的小村，近處有一類廢廟宇，僅餘殘牆十數尺。廟旁有大樹數株，樹下有一石柱，高約八九尺，柱頭作獅像。據玄奘所記：『至切比他國，城東二十餘里，有伽藍。院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西，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爲摩耶夫人說法訖歸瞻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攝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居左，是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有階級，今并淪沒。恐後王戀慕，累甄石擬其狀，飾以雜寶。現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釋梵像，并放光儀，式彰如在。傍有石柱，高七丈，無憂王所立。傍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昔經行處。』又據法顯所記：『有國名僧伽施，佛上忉利天三月爲母說法來下處。』佛從忉利天上來向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師子柱。內四邊有佛像，內外映徹，淨若琉璃。有外道論師，



與沙門證此住處，時沙門理屈，於是共立誓，此處若是沙門住處者，今當有靈驗作是記，柱頭獅子，乃大鳴吼見證。於是外道怯怖，心伏而退。」觀比兩段記載，只有法顯「精舍後立石柱，高三十肘，上作獅子柱。」一語，略與現存的石獅子柱相合。或者這個石獅子柱，就是「阿育王」所立的石柱也未可知。此外「寶階」等等，毫無痕跡。所謂「佛昔於初利天爲摩耶夫人說法」或「佛上初利天三月爲母語法」，所謂「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攝中階而下。」或「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以現在的科學眼光，或科學的哲學眼光看來，自然是決不可信。即所謂「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也是一樣。然而傳說記載，不知何以如是其鑿鑿？或謂現在的科學，還在吃奶。而所謂科學的哲學，也還沒有一樣達到了佛學底地位。并且所謂現在的科學與科學的哲學等，有些還倒可做佛學註解與證明。那能證實佛教上的事情爲不可信呢？這種說法，也實有些道理。所以我對於這些傳說故事，不能解釋的時候，也只好讓牠們「如是我聞」而已。究竟是否可信，且待我們未來再進一步的知識去判斷吧！

三克薩雖是這麼一塊地方和這麼一種情景，但親身遊歷了一下，到底安心樂意些。十二時許，再返至摩他車站。在站中燒茶裹飯，再待車赴德里。於是我們遊覽佛教聖地的大「功德圓滿」之外，又加了一個小「功德圓滿」。道階老法師的歡喜，固不待說。就是我和劉居士，其初雖不贊成來遊，而遊後的

歡喜，也是一樣。計我們自四月一日由加爾各答出發，至今已整整二十天。這二十天中，總是繞着恆河穿來穿去，到此差不多已窮恆河之源了。恆河，本叫「甘潔斯」(Ganges R.)，玄奘譯「菴加河」。中國古譯「恆河」，蓋「恆」字古與「甘」音相近。這條河在印度，實在要算一個怪物。普通一般印度教徒和下級社會，視恆河爲神聖，以爲在裏面洗個澡，便可消災遣罪，固不待說。而印度古代文明之發展與光大，也實在是在恆河流域。我們說印度之精靈在恆河也可，說印度之文明卽恆河之文明亦無不可。故印度一般上等學者，一談起恆河，也是神飛色舞，又帶歡喜，又帶驕傲。卽釋迦佛口中所說的『恆河沙數』也，幾如『恆河沙數』一樣的不可數計。我們這次得以『窮恆河考佛蹟』，不能不謂一大快事！



## 六 上德里看新都

恒河既窮，佛蹤已考；乃上德里，再看新都。

德里 (Delhi) 在恆河支流朱木那河 (Jumna River) 西岸，就印度半島與印度全國之地面看來，似略偏西北；但就恆河與印度河 (Indus River) 兩流域之平原而言，則正在中心。東睥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西睥阿拉伯海 (Arabian Sea)。南撫印度半島，并遠眺印度洋。北有蘇勒曼山 (Sulaiman Mts) 與喜馬拉雅山，圍繞後方，如坐圍椅。恒河與印度河則東西分流，如出肘腋。統觀全局，地位形勢，極其重要。自基督紀元一二〇六年，回教奴隸王朝 (Slave Dynasty) 建都以來，歷經克爾基王朝 (Kilji Dynasty)、圖拉格克王朝 (Tughlak Dynasty)、羅底王朝 (Lodi Dynasty) 以及莫伽兒帝國 (Mughal Empire) 約七百年。一八五八年，英滅莫伽兒帝國，統治印度，初以加爾各答 爲首都；至一九一一年，以種種需要，乃復遷都德里。就各方面看來，其地位情形略似我國舊日之北平。唯北平現已成爲腐敗陳舊不合時代之廢京，而德里則又方爲英印帝國之新都矣。

我原先預定在德里會見甘地先生。因周遊各佛教聖地，費時太多，甘地先生早已到過德里而又早已離開德里了。但甘地先生雖不在德里，而我遊德里的計劃，還是不欲犧牲。因如此其重要之隱里，實不可不遊。只好遊了德里之後，再去找甘地先生罷了。

四月二十日，下午三時許，仍借道階老法師，劉秀南居士，由摩他搭車，六時抵西可嘎把得(Salkhabad)。由此換車，即可直達德里，計程共一百八十九英哩。換車要次晨才有，故又在車站中過宿。當即在站中拍一電給德里回教大學 (Jamia Millia Islamia) 教授安沙利君 (S. Ansari)，報告行車及抵德里時間，請其來車站中接待。安君前曾在國際大學研究院作過研究的工作。我上月再到國大時，恰好他也到了那裏；因約我遊德里時，由他任招待。

四月二十一日，大早三時，即搭車赴德里，八時抵站。此次車在前頭因事來得特別快，抵德里比規定時間約早半小時。故我們到車站時，並不見安君來接。道階老法師主張在車站中等候，以待安君之來。一旅館中招客者，極力勸我們先入旅館休息，再到安君處去找安君，我聽他底話也很有道理，又怕安君或不在校，或因事而不能來接，甚或我底電報未拍到，故贊成先進了旅館再說。遂由招客者，代僱馬車，同至一離車站不遠之回教旅館 (Muslim Taj Hotel) 到旅館後，心裏畢竟放不下，恐誤勞安君在車站中尋我，因即囑老法師和劉居士在旅館中休息并安排房鋪，我一個人再到車站中去碰碰。

我走到車站中，安君果然和另一朋友正在站中找來找去。車站又十分大，月台多至數十個；到處走廊吊橋，橫通直貫。生人在裏面，幾找出路不着。安君一見着我，驚喜非常。他說：他們在站中約莫找了半小時，個個月台都尋到了。我告訴了他抵站的情形，并表示歉意，遂再同至旅館中。安君邀我們到學校去住，我們都以爲既入旅館，也就算了，橫豎在德里只有一兩天；并且若再搬動，不但攪擾學校，連同自己也覺得麻煩，遂對安君辭謝。安君又約我們在學校晚餐，我們也未應允。他遂約我們到學校茶會，旋即辭去。回教旅館，設備簡陋。只租房間，不供餐食，飯食都要着人臨時到外面去買。房間大點的，每天租價三盧比，其次兩盧比，再其次一盧比。我們租的是每天兩盧比的，房中只有一個空繩床，一個小條桌，兩條椅子，一個臉盆和架子，此外什麼都沒有。大小便所，沖涼房，都欠清潔，且極不方便。其取值不可謂不貴。然而比之歐人所開的旅館，每天取值數十盧比，則又相去天壤。不過西人旅館，設備完全，住着舒適點罷了。

下午五時許，安君復偕一友人來，邀至回教國民大學茶會。與會者，有該校教職員等二十餘人。會中談及中印革命情形，及兩國過去與未來關係；彼此都互表同情，并深覺兩國有切實聯結共同奮鬥之必要。他們原都是回教徒，但對於甘地先生都極敬重與信仰，有的并且是甘地先生底信徒。如安沙利君，即甘地先生最好的忠實信徒之一也。然一談到印回兩教民族的利害衝突問題，則又各不肯相

讓。例如目前爭執最烈的「選舉問題」(Election)大家都是一點也不肯放鬆。原來自前年(一九二九)底，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拉賀(Lahore)議決獨立後，去年(一九三〇)四月間，甘地先生即重新發動「非武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與「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一時全印鼎沸，不可遏止。英政府無法應付，乃一面逮捕甘地先生及大小領袖約五六千人下獄。一面則在英倫召開英印「圓桌會議」(Round Table Conference)，以解決印度國是，即所謂「第一次圓桌會議」。會議於去年(一九三〇)十一月開幕，於今年(一九三一)一月閉幕。列席這次圓桌會議的印度代表只是些王公、貴族、和大地主等，而代表印度革命力量的國民大會竟無一人加入。這些王公、貴族、大地主等，平素本只顧私利與阿附英政府，并無民族國家獨立等觀念。其會議結果，當然是只有利於英人的統治，而無益於印度獨立革命運動。但不得印度國民大會領袖代表加入，雖有結果，也斷不能發生効力。故印度獨立革命運動，依然進行不懈，并不顧及英倫圓桌會議。於是英政府又另出以陰險懷柔之策，極力向甘地先生商求和平解決之中道，遂於上月(三月)三日，成立甘歐協定(Gandhi-Irwin Agreement)。印度允許停止反抗與不合作運動，英政府允將所捕從事獨立運動之大小領袖五六千人全行釋放，并在倫敦再開第二次英印圓桌會議，討論印度聯邦自治方案。本月初，國民大會在喀拉其(Karachi)開會，勉強把甘歐協定批准，并推甘地先生為國民大會出

席倫敦第二次圓桌會議總代表。在二次圓桌會議中最重要的事件，即討論製定印度聯邦憲法。而在討論製定憲法上最重要的問題，即爲「選舉問題」。因爲印度國中，宗教民族，頗爲複雜；其中人數最多的，是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印度教徒約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八，回教徒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二。因人數之多少不同，遂預先發生各宗教民族對於將來議員之「混合選舉」(Joint electorate)與分別選舉(Separate electorate)之爭執。印度教徒因人數多，主張在圓桌會議中討論製定聯邦憲法時，必須規定用「混合選舉」。回教徒因爲人數比較少，則主張在圓桌會議中討論製定聯邦憲法時，必須規定用「分別選舉」。甘地先生雖爲印度教徒，却本大公無私的態度，極力向各方面疏通。他要預先得到印度內部的意見一致或接近時，才決定赴英倫出席二次圓桌會議。但任他苦口婆心，不辭勞瘁，多方開導，還沒有得到相當的効果。我因問在會諸人對於甘地先生最近的努力，作如何感想？他們都極口贊服甘地先生謀國的熱誠。我再問他們：印回兩教，對於將來的選舉問題，究竟能解決否？易解決否？他們却說：「不易解決，并且恐不能解決。」他們并且再補足地說：「印回兩教，不能解決的問題，還不止選舉問題，還有其他問題。」我說：「在目前的印度，各宗教民族，似應切實團結一致，在甘地先生領導之下，共同奮鬥，先去公敵，後及私利，以免分散革命的勢力，反爲敵人所乘，并爲世人譏諷。」他們對於我底話，半以爲然，却半不以爲然。半以爲然的，是覺得我所說的道理不錯。半不以爲然的，是他



們底環境事實，不能如我所說。他們說：『如印回兩教的問題，不先解決，將來回教徒必受印度教徒壓迫，將發生無窮鬥爭。與其將來受印度教徒壓迫而起鬥爭，不如目前在反抗英人統治之中，爭得一妥善解決。』由此可知印度內部，尚有許多困難；而獨立革命運動的前途，還不能十分樂觀。我們常痛心吾國之內部混亂與黨派紛爭，對此真有不勝同情相憐之嘆！

茶會之後，即順便參觀該校。該校為回教各領袖所創辦，為一純粹回教徒之學校，故名回教大學。(回教 Jomia Millia Islamia 英文 Muslim University)，內附中學小學，學生共二百餘人。讀書之外，兼習工藝，辦法比較特別。規模頗具，精神尚好。有一中國同學海維諒君，並且是我們湖南寶慶人。已在此三年了，我并不知道。海君係由中國回教學會送來，亦一苦學有志之青年朋友。他在校中，一面讀書，一面替學校服點務，故不需自費。這正和我在回教大學一面研究，一面教授差不多。我其初還以為中國在印度來苦學的，只有我一個人，不想此地還有一位海君。意外遇此同志并同鄉，真喜慰之至！我們略事參觀之後，旋即由海君送回旅館，并約次日同遊德里各名勝古蹟。

次日，即四月二十二日。上午乘汽車先繞德里城市，再至新德里(New Delhi)參觀新建政府等。德里城市，自基督紀元第十三世紀初，回教奴隸王朝建都以來，已經數易。當一二〇六年，奴隸王朝古他布丁(Kutub-din)初定都時，為老德里(Old Delhi)，後遭毀滅。奴隸王朝之後，為克爾基王朝。

克爾基朝之第二個王阿考丁 (Alaud-din) 於基督紀元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另建新德里 (此新爲當時之新) 名叫西力 (Sirij) 後亦毀滅。克爾基王朝之後，爲圖格拉克王朝。圖格拉克朝之第三王菲羅沙 (Fir oz Shah) 又建一新德里 (此新亦當時之新) 名叫菲羅札把得 (Firuzabad) 後亦毀滅。現在之德里舊城市，則爲莫伽兒帝國之第五帝沙佳罕 (Shah Jahan) 於基督紀元一六三八年至一六五八年時所建。至一九一一年，英政自加爾各答遷都於此，又復建現在之新德里。現在之新德里卽新都之新政府所在地，亦可謂新都之政治區域。地在舊城市南面之山坡，距舊城市五英里。此地原爲一無主荒坡，現經英政府之建設，已成一嶄新大花園。新政府之建築，約分三部份，卽：一、政府 (Government House)；二、政務廳 (Secretariat Buildings)；三、國會議院 (Legislative Buildings) 建築均爲歐式，外表則加以印度式之藝術裝飾。惟國會議院，全部成一大圓盤形式，頗爲特別。此等建築，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遷都時，卽已奠基，中經歐戰，乃致停頓。至一九二四年，始正式興工。至一九二九年，全部工程，均陸續告成。規模都甚宏壯，建築費共約一萬四千萬盧比。我們不能不贊佩英人建設能力之偉大。新議院於一九二七年二月正式舉行開幕典禮，新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正式舉行開幕典禮。各部政務均早已陸續完全遷入新府辦公。惟因德里天氣太熱，政府人員仍只能以半年居在新都。每年自四月半至十月半，仍須移居德里北方之西姆拉 (Simla)。故我們此時來遊，只得見職

俄新都政府之數建築物，曝曬於炎威熊熊之日光中而已。聞英政府尙擬於新都建築王宮數十所，以爲印度國內各小邦王公晉京時之居住。是英政府若能在印度久安長治，則新德里未來之氣象，可想而知也。

參觀新德里之後，再驅車遊覽「古他布塔」(Kutb minar)與「古他布廟」(Kutb mosque)。塔與廟，皆在上述奴隸王朝建都時之古德里。古德里底遺蹟也就只有這個塔和廟。古他布塔，通稱「大塔」(The Great minar)，即奴隸王朝首王古他布丁 (Kutabud-din) 與其後王伊兒達米什 (Iltamish) 所建。相傳古他布丁於基督紀元一二〇六年開始建築，經十數年後伊兒達米什始爲之完成。有人疑爲伊爾達米什一人所建，亦未可知。塔之外形，爲二十餘小圓柱合成之一大圓柱。材料都是石頭。上刻古斐文 (K.E. 古阿刺伯文字) 字句并各樣花紋。塔內自最下之塔門進去，只有一石級門路，旋繞至塔頂，以便登覽，餘均墜實不空。塔頂已經毀去。現高二百三十八英尺一英吋，分五大層。每層都有門，門外有走廊，圍繞塔身，可以遊覽。塔內之路，共三百七十九級。我們費了一番大氣力，才跑上頂層。我們所乘的汽車夫，他自己誇說他能於五分鐘之內，一氣跑到頂上。在頂上張目一望，八方無際，頗爲壯觀。古他布廟，即在古他布丁塔隣近。原廟亦爲古他布丁與伊兒達米什所建，其傳說與古他布丁塔同。至後克爾基朝阿老丁王，又增加建築少許。現原廟大部份已殘毀，只阿老丁所增築之一阿

老丁門 (Alaudin Gate) 尙頗完好。其餘多是破門殘壁，短牆剩基。各牆壁上都是石板穿花彫刻，上鑄花樣文字，工作非常精美。據說此等材料，多取之於各印度教廟中。當古他布丁建此廟時，至少毀了二十七個印度教廟作材料。所取各印度教廟中材料，外面都加以回教紋綵，以爲掩飾。現在此等掩飾痕跡，尙隱約可辨。我們知道，早先回教底布教方法，是一手持經，一手持劍。其勢力所至，往往難與他教并行不悖。故回教勢力侵入印度後，對於印度的固有宗教，頗多嫉惡與衝突。自奴隸王朝以至莫茄兒帝國，印度宗教文物古蹟名勝之被摧毀者，實不知凡幾。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情！即現在的青年回教朋友，亦多同抱遺憾。及英人統治印度，則大反其所爲。對於所有宗教文物古蹟名勝，不但不摧毀，且盡力爲之保護。且不但英人之統治印度爲此，凡歐洲白人所侵略之國土，莫不皆然。故往往買得當地民族幾許好感。因此，我們又不得不嘆賞白人侵略手段之高明。古他布廟中，有一圓形鐵柱，手長者可背柱反手合抱。據說：凡能背柱反手合抱者，其人則善良無咎，否則必有罪過。我們幾個人，只我底手比較長一點，勉強可以合抱。以道階老法師之清真善良，道高行潔，修練數十年，功德圓滿；但因其人比較矮，手比較短，故仍不能反背合抱。若照傳說云云，這真是無稽的笑話。這種傳說，不知其來歷如何。或者是昔時用此法以定讞判罪，如我們中國古時之「以鷹觸不直者」然，亦未可知。若然，則不知會有多少無辜受其枉誣。

看了古他布丁塔與古他布丁廟之後，再驅車遊覽周圍各回教王朝之墓。因回教各王朝相繼在德里建都很久，故所留王墓亦很多。我們只參觀了兩處，餘均驅車而過：一即，奴隸王朝之伊兒達米什王墓 (Tomb of Iktamish)。伊兒達米什，通常誤叫阿兒達馬什 (A Ikamash 或 A Ikamsh)，為古他布丁王之女婿。古他布丁王於一二〇六年建回教王朝於德里，是為回教在印度建立王朝之始。一二一一年，古他布丁王殂，其子阿蘭姆 (Arum) 立，庸懦無能，旋即退位。伊兒達米什遂以女婿而繼承王位，稱「散母蘇丁」(Shamsuddin)，其意為「宗教之大陽 (The sun of Religion)」。一二三六年，伊爾達米什殂。其子路克奴丁 (Ruknuddin) 立，亦庸懦無能，羣臣改立其女拉勒亞 (Raziyya)。伊兒達米什王墓，即其子洛克奴丁與其女拉勒亞所建。墓與寢堂，均大理石築成。寢堂壁上石刻略如古他布廟優美精緻，為德里各王墓冠。二，為莫伽兒帝國之呼馬容帝陵墓 (Emperor Humayun's Tomb)。呼馬容即建立莫伽兒帝國之巴拜爾 (Babur) 之子，為莫伽兒帝國之第二個皇帝。基督紀元一五三〇年，巴拜爾殂，呼馬容立。時莫伽兒帝國在印度範圍尙小，國基亦未鞏固。南有咕甲拉底王國 (The Kingdom of Gujarat) 之強隣，東有首沙 (Sher shah) 之勁敵。呼馬容與之苦戰十餘年，後竟於一五四〇年為首沙所大敗。他奔亡各處，在印度之莫伽兒帝國，幾致天卒。及至一五五五年，得波斯王助，始得收復德里，重興莫伽兒帝國。旋於一五五六年，在德里遭受意外危險，由其書齋梯上跌落。其墓

爲其妻哈姬柏咕母(Haji Begum)所建，經營十六年始告完成。其規模之宏壯，可想而知。帝墓四周，有別墓一百數十塚，皆屬莫伽兒帝國著名臣僚。其墓廬圍繞帝墓陵寢，四面相連并列，朝外各開一門，共成一走廊，有如城郭。帝墓陵寢居中，作圓頂拱門，高約十數丈。在內高叫一聲，音浪經數分鐘不滅。嘗考印度原有宗教風俗，不重骸骨，人死多用火化，或棄之林野，沈之中流。自回教侵入印度，各處始見塚壘，尤以各王墓爲大觀。如在德里東南方面阿格拉(Agra)之阿克巴大帝陵墓(the Akbar's Mausoleum)，據云其建築之巍峨華麗，爲世界冠；比德里各王墓，更爲遠甚；竟與我們中國之古長城、埃及之金字塔等，同稱世界奇物。我們來德里，經過阿格拉，惜因時間關係，未下車去看。

遊覽上述各王墓後，時已正午，天氣太熱，再不可多遊，因即驅車遍返旅舍。本日之遊，雖是「汽車看花」，却極有意義，且極痛快。惟車返旅舍，却發生一個小小不快意的風波，即汽車之車費是。原來印度各城市中的公用汽車，都是用胎克西(Taxi)所謂「胎克西」，即汽車上設一自動價目表(Taximeter)，自八安那(Anna)起碼，開行後以兩安那遞增。上車不須講價，不須計時，下車只照自動價目表上數字給錢。希叟無欺，極爲公便。但若周遊城市之外，路途較遠，須時較長，則自動表價目太貴。宜特別包租，或論時間，或論遊程，比較廉儉得多。當我們昨口入旅館不久，便有一很客氣的朋友即今日租給我們的汽車夫，特來攀談。他問我們要遊覽德里各古蹟名勝不？我說：「特爲遊覽古蹟名勝而

來的。」他遂歷道各古蹟名勝遊法，并說他可以作引道，并願給我們代僱汽車。我問他汽車如何僱法？他說：「這不須講，胎克西，有一定規矩，只停車遊覽時，可不算價。」我因其人頗文雅大方，態度又很和靄懇勤，並且所言都是不錯，遂約定他今日清早把車開來。至今早開車，因遊興太濃，却未及再和他說妥。同時海維諒君，亦未詢及。及回至旅舍，問他底車費，他指着自動價目表上，已是三十盧比；時價約合中國銀五十元。劉秀南居士和道階老法師以為太貴。我和海君也有同感。但車夫却極不以「太貴」為然。海君遂開始與他談判，問他如何算法。他說：「昨天說定的照價目表。」我說：「但也未免太貴了，你會說停車遊覽時不算價，現在你可把價少一點麼？」他說：「現在價不能少，在停車時，已經沒有算價。」我說：「在停車時已經沒有算，你的自動表何以沒停呢？」他不容分說，只是不能少他底價錢。劉居士和老法師都只肯給十個盧比。我給他二十個盧比，他還是不足。累得海君和他說了許多話。後來我另外再給他三個盧比，并懇切對他說：「好，我個人另外再給你三盧比；朋友，你今天很可以了。」他接着還是悻悻然而去。這只怪我不曉得有特別包租汽車的便宜，一時又欠於「老成」了。這個小小的風波，却使我得一個很大的教訓！

下午在旅館中，買過飯吃了，略略休息了一會，再去遊德里大回教堂和莫伽兒帝國皇城并皇宮。因為上午受了坐汽車的教訓，大家都主張下午一邊步行，一邊搭些電車。好在大回教堂與皇城皇宮，

均在德里城市區域之內，亦無坐汽車之必要，故樂得和小孩子一般爭個硬氣。否則「因噎廢食」，將怎樣辦呢？

先遊大回教堂。教堂門口，有人看守。我們連海君和另一印度朋友，一共五人。但守門者却不許道階老法師和印度朋友自由進去，因為道階老法師穿着和尚的衣服，與其教不同；印度朋友則為印度教徒，更與其教相反，自然一望即識。海君本為回教徒，固無話說。我和劉居士，內無特別異教模樣，故亦無阻。海君以同教關係，與之說項，亦無效果。後須另外購兩張入門票，始得一同進去。大回教堂，亦莫伽兒帝國之沙佳罕所建，回名「朱嗎馬斯基得」(Juma Masjia)。「馬斯基得」(Masjia)即回教之教堂(Mosque)「朱嗎」，即主要或總大的意思。據說沙佳罕建築此大回教堂，曾費十四年之久；於基督紀元一六四四年開工，至一六五八年始告完成。每日常工，多至五千人。其規模之宏大，又可想而知。教堂全體外形，為一方城。總開三大門，前面為正門，左右為側門。正門起樓房三層，側門起樓房兩層，上面均為平臺。教堂內面，前部為一大空坪，約可容萬餘人。後部為一大殿，約可容數千人。因回教有朝拜的教條，凡回教徒，都往阿拉伯穆罕默德之故鄉朝拜一次。朝拜大典，即於回歷每年之十二月十日，在麥加 (Mecca) 舉行。但離麥加太遠的地方，則可分別在各本地方之回教堂舉行。其情形略似我們中國舊時之大祀典禮。又回教徒在每金曜日(即禮拜五)有聚會禱告的習慣。而回教的教規，每一城市



或地方的教徒，聚會禱告，又必須在一個教堂。除非有特別的阻隔，不能分開。故凡回教徒人多的城市，必有大回教堂一所。德里爲莫伽兒帝國首都，不但教徒麇聚，亦觀瞻所繫；而從來帝王又多好大喜功，故此大回教堂，規模不能不有如此之宏大。至其建築之莊嚴華麗，自又不待言說。

次遊莫伽兒帝國皇城并皇宮。現皇城皇宮已成一博物館，專供人遊覽，惟統須購了入門票，才得進去。門有英兵看守。莫伽兒帝國，或直叫蒙古帝國（Mongul Empire），中國舊作「莫臥兒帝國」或「蒙兀兒帝國」如前所記，即巴邦爾於基督紀元一五二六年所建。巴邦爾原爲帖木兒（Timur）底後裔，帖木爾又爲我們中國元朝蒙古底後裔。所以說起莫伽兒帝國，似乎和我們往時的中國也有點瓜葛之親。我們現在遊其故皇城皇宮，便好似來到一個湮沒無人的舊親戚家裏，也特別發生許多感想。皇城與皇宮，亦均爲前面所說的沙佳罕帝所建。常巴拜爾在印度建立莫伽兒帝國之時，本定都德里。其子呼馬容仍之。至其孫，呼馬容之子，即前面所說的阿克巴（Akbar），乃遷都於德里東南方面之阿格拉。阿克巴要算莫伽兒帝國第一個賢能的君主。莫伽兒帝國之國勢，至阿克巴已登峯造極。一般歷史家，多以之比阿梭迦王。其子佳罕略（Jahangir）繼之，仍都阿格拉。至佳罕略之子沙佳罕立，乃於其接位之第十一年，即基督紀元一六三八年，復決定將都城由阿格拉遷回德里。沙佳罕承其祖業，國既富裕，乃大事建築。既在阿格拉建築著名之塔幾瑪哈皇宮（Tij Mahal）與磨梯回教堂（Moti

Masjid) 又於德里建築上面所記之朱嗎大回教堂與此皇城并皇宮。皇城皇宮正在朱木那河西岸。一面瀕河，三面帶陸。自一六三八年開工建築，至一六四八年始告完成。整暫的建築時間，爲九年三月餘日。皇宮即在皇城之中。城爲八方形，東西兩邊特長，其餘六邊，長短不一。故全體形式，爲南北長，東西狹。全長三千英呎，全寬一千八百英呎，周圍約一英哩有半。城牆東邊臨河一面，高六十英呎。其餘連接陸地各面，高至一百一十英呎。下爲濠池，深三十英呎，寬七十五英呎。濠池外畔，昔日都是花園。羣花叢木，終歲長春。聞此等花園。至一八五七年，大亂之前尙約略，可見。城牆都是紅砂石 (Red Sandstone) 建的，故全爲紅色。城有五門，兩個大的，三個小的。兩個大門：一個在南邊偏西，叫德里門 (Deli Gate) 一在西邊當中，叫拉賀門 (Rahore Gate)。此拉賀門，卽爲皇城之正大門；現在入口，卽由此門。門爲拱形，高四十一英呎，寬二十四英呎。上有樓房及望樓數層，形爲八方尖圓頂。門外復有外堡 (Barbican) 爲沙佳罕之子奧蘭哲布 (Aurangzeb) 所增築。進門爲一拱廊街 (Chhatru Chalk) 長二百六十六英呎，兩邊有拱屋三十二所，陳設各種食品貨物，隨遊人所欲。此等拱屋，建築都非常精美。此拱廊街連此拉賀門，稱『世界皇城中，最寶貴之入口。』(The Noblest Entrance Known to any Existing Palace)。過拱廊街，爲四方大花園。園中原有一塘，現已填塞。園周圍原有石築欄牆，均已毀去。過花園，爲鼓堂 (Naubat) 亦多毀敗。過教堂，又爲一更大花園，園後面(東邊)則爲帝萬依阿母宮殿 (Diwan-

i-Ann) 卽公衆大朝廷 (Hall of Public Audience) 又卽做外殿。殿爲一橫長方形，南西北三方均敞開；東面，卽後方，爲牆壁。內分三大橫欄，每欄縱分九格；每格四柱，形成一四方亭間，上起拱門。故自前而至後方牆壁，適爲各十柱九拱門連成之三橫列。自左至右（卽自南至北），則爲各四柱三拱門連成之十縱列。西南，西北，兩角上，起一四方圓尖頂亭閣。靠後方牆壁中央，則爲寶座。寶座爲一方臺，上有四柱撐支天蓋。寶座後面牆壁上及柱上天蓋上等，都爲青石板，上刻花鳥樹木陰紋，嵌以各種各色寶石。精美生動，其價值不可數計。寶座前面脚下，有一大理石長方凳，每當會朝時，皇帝高坐寶座上，其臣下卽由此凳上呈遞奏章等。自經一八五七年大亂，此殿與此寶座，多被毀壞。現寶座上底嵌花石板，已失去很多。有的或被將各種貴重寶石取去，僅存空陰花紋。由帝萬依阿母大宮殿再進去，卽至皇宮皇城之後邊，卽臨朱木那河之東邊。庭苑宮館，交相連間，爲皇宮皇城中最精采的一邊。其中極寶貴極華麗者，更爲「帝萬依卡紫」宮殿 (Diwan-i-Khass) 卽特別朝廷 (The Hall of Special Audience)。又可叫做內殿。此殿比前面說的大殿格局略小，建築形式略相彷彿；但精美華貴，則遠勝之。全殿上下，都是大理石。和各種寶貴的石頭建築的。各石柱上和牆壁上，均嵌以各種各色寶石花紋。殿中靠後面牆壁中央，亦有一寶座。此寶座卽世界最著名最貴重之「孔雀寶座」 (The Peacock Throne)，據說其價當不下二萬萬盧比。寶座底天花板上，有兩個孔雀像，都是真明珠作成的。兩孔雀像中間爲

一樹，也是眞珠，綠寶石，金鋼鑽石，等做成的。其精美華麗，真不可想像。可惜此孔雀寶座，已於基督紀元一七三九年爲那底沙(Nadir Shah)搬到波斯去了，現在只剩得一個空架子在這裏。寶座前面的拱門上，有幾句名言是——

『If there is a Paradise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it is this, it is tis, it is this ! 』

『如果地面上有一樂園天堂，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可是這「樂園天堂」現在也就可憐了。此外與此宮殿并列，南邊有「喀斯麻哈」宮，(Khas Mahal)「蘭麻哈」宮(Rang mahal)。「穆母他茲」宮(Mumtaz mahal 現爲博物館)北邊有「哈馬母」宮(Ammama)。「摩梯麻哈」宮(Moti mahal)又與此殿并列，面臨朱木那河，有三個望樓(Burj)一叫「穆散捫」(Musaman Burj)居中間，一叫「阿沙得」(Asad Burj)居南端，一叫「沙」(Shah Burj)居北端。是等建築，均堂皇華麗，精美異常，難以罄述。內殿西北，又有一「眞珠教堂」(Moti masjid)亦十分華貴莊嚴。此外在皇宮北方，有一「哈呀特吧克什」大花園 (Hayat Baksh Garden)以及其他殘存或已毀滅的建築，尚非常之多。惜我們都因時間短促，不能細細遊

覽，更不能細細考察。此皇城并皇宮，一六五七年大變亂時，損壞甚大，後雖經漸漸修復，已多非舊觀。然即此規模，亦大可令人贊歎。我心中常想着我們北平紫金城內的故宮，借向未去看過。據道階老法師說：北平皇城皇宮，比此皇城皇宮，規模還要偉大，內容還要豐富；但此皇城皇宮，也有許多勝過北平皇城皇宮處。時光難駐，天已不早，即返旅舍。

德里因歷代建都甚久，不爲英印帝國新都，故古蹟名勝，可遊可看的很多。上面所看記的，只是幾處頂大頂著名與頂重要的。此外尚有圖格拉克朝之圖格拉克王墓與其城堡（Tomb of Emperor Tughlak and Fort），沒有去看。又在奴隸王朝建都之前，還有一老老德里，其遺留城堡，據說是基督紀元前一千四百五十年時，爲般多王育都夏曲拉（Pando King Yudhara）所建，復經呼馬容修理的，亦未去看。德里現有人口，約三十萬，多爲回教民族。故德里現表現的文明，可以說是回教的文明。不但上面所遊所記的古蹟名勝，全爲回教各王朝所遺留的古蹟名勝；即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等，亦都與我們窮恆河考佛蹟時所聞見的不同。英人雖統治印度已七十餘年，遷都德里亦二十年，但德里英化或歐化的程度，還是很少。除了火車，汽車，電車等交通器具，以及幾個西方旅館和幾所新建築外，差不多完全保持印度回教底面目。但是我們遊了恆河各佛蹟，已不勝今昔之感；看了新都德里，又大有鵝巢鳩居之嘆。烏乎印度！古何其盛，今何其衰耶！

## 七 眞理學院之一宿

德里遊罷，我即決定直赴沙巴馬梯 (Saharati) 甘地先生之眞理學院 (Satyagraha Ashram)；道階老法師和劉秀南居士，則決定直赴孟買 (Bombay)。我們所以決定這樣分開走的原因：第一因我此去須追跡甘地先生，行止目標，不能確定。因爲甘地先生此時正是奔走國事，席不暇暖的時候。據昨天報載，他前天還在阿麥打巴得 (Ahmedabad)，但說昨天或今天又將他去。我要到了眞理學院，才能得到他底確定行止。并且眞理學院，我以前打算去住既未如願，現在無論如何，也必須去看一次。其次因劉秀南居士也要趕早到孟買去做他底事情。而道階老法師，則因此路無佛蹟可考，亦願早點到孟買去休息。他倆約定在孟買等我，我們再在孟買相會。

四月二十三日，早上七時許，卽同至車站，分別搭車，趕赴前程。道階老法師和劉秀南居士原定搭由德里直赴孟買的特別郵車，我則搭由德里經沙巴馬梯赴阿麥打巴得的特別快車。但至車站，往孟買的特別郵車已開行了，他們又臨時改變和我同搭特別快車，到阿麥打巴得再換車赴孟買。車費是

一樣，不過路遠時間久一點。車在八時二十五分開行，新舊德里，如過眼烟雲，轉瞬即去。一路陽光熊熊，車中天氣愈行愈熱。過午略見沙漠，更是熱不可耐。旋見小山綿延，却又是另一氣象。車路兩邊房屋，多用石築，圓頂矮小，連排并列。亦另成一種景緻，與以前所遊經各處，概不相同。入晚，行經山間，天色既黑，我們亦時睡時坐，風景已無心再看，亦不能再看了。

次日，即四月二十四日。上午車過阿布山 (Abu Hill) 風景極佳。阿布山亦印度最著名勝之一，爲著那教之靈山，等於佛教之靈鷲。上有帝瓦拉廟 (Dilwara Temples) 可以代表著那教的藝術文明。惜我們只能在車上望一望，未能如在靈鷲山之上下登臨，暢情遊覽，并得意高歌也。中午十二時半，抵沙巴馬梯車站。但火車在站中并未停車，直過了站外，才略略停了一下。原來此次快車，本不停沙巴馬梯，要直到前面阿麥打把德才停止。我到沙巴馬梯，必須由阿麥打把得再搭一段回車。幸而他忽然又在站外停一下，我即乘間趕快下來了。由德里至沙巴馬梯，計程五百三十二英哩。我下車之後，恰好路傍有一空人經過，便請他把行李拿到車站中。車站中人一見我底行色，便知我是到真理學院去的，紛紛問我來歷。一種平和友愛的空氣，溢於詞貌。此蓋受了甘地先生底影響。所謂「君子居之」，「移風易俗」，其感化力之大，於此亦即可見。真理學院，離火車站約尚有一英里。此時因天日正午，又無火車停留，站中一切轉運車子連苦力都沒有。我遂請站中辦事員，代僱一工人，一面替我拉行李，一面即

送我到學院去。他很誠懇地勸我，要我即在車站中稍事休息，等午熱過了，替我叫了牛車再去。我因急於要到學院，只好誠敬地謝了他底好意。他便又借了一把布傘給我，遮那暴日底炎威。

下午一時許，行抵真理學院。進了院門，還不知道。蓋學院完全是一個理想的新村，毫無一點普通學校式的門面裝潢。旋由甘地先生底姪子那蘭打斯甘地 (Narandas K. Gandhi) 君出來接待。那蘭打斯君爲學院中現任的祕書 (Secretary)。我對他說明我底來意，他對我表示他極誠摯的歡迎。他一面和我敘談，一面卽叫人收拾房間，給我居住。我和他略略談了一會之後，卽沖涼休息。他們沖涼洗澡，原來都在學院側邊的河裏，故無沖涼的設備。因我初到，臨時才找了盆子桶子，打了水給我在房子裏沖。沖過涼後，有兩個朋友走來，問我有衣服要洗不？我反問他們：『這裏有洗衣的麼？』他們說：這裏不用工人代勞，他們底衣都是自己洗；但是我有衣要洗，他們可以替我洗。我說：『焉有是理！你們底衣既然是你們自己洗；我底衣當然也要我自己洗。』他們聽了，非常歡喜，便笑盈盈地去了。我因想起，剛才收拾房子，打沖涼水等，還不知錯勞了那幾位朋友；心裏一時又是慚愧，又是不安！

下午五時半，那蘭打斯君來邀我同到食堂中去吃晚飯。食堂中空無陳設，但極潔淨。飲食都是由男女同學，自己輪流烹飪。學院中也照印度固有的習俗，吃飯是盤腳席地而坐。每人各帶一個銅盆和一個銅罐，銅罐裝水，銅盆盛飯菜。我是客人，自無此等器具，故由他們代備。大家三面排列坐定，由負烹



負責任的同學，將飯菜依次一再分給。吃飯之先，同作一禱告。吃時，先把銅罐裏的水喝一口，再把右手指用水打濕或洗，再把銅盆裏的飯菜調和，即用右手拈拈入口中。飯菜全是素菜，學院中絕對不食肉，油亦有一定限量，不能多放，但味尚可口。飯吃完之後，再把銅罐裏的水，喝一口漱漱口，有的也吃。漱口之後，再將銅罐中的水，把手指在銅盆中洗乾淨；再把放盆罐吃飯的地上，也用手用水洗乾淨。（地面是石灰粉過的。）然後各人再把銅盆銅罐拿到外面去洗乾淨，各自帶回收取，留待下餐再用。

吃過晚飯之後，由那蘭打斯君着一教職員，領我到全學院各處參觀一遍。學院創立於基督紀元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先設在離此不遠的珂卡拉布（Koolrab），後移至此處——現在所在之沙巴馬梯。此處正在沙巴馬梯河（R. Sabarnati）岸，流水淙淙，林木蔭翳。居鄉村平地之中，而有清淨幽雅之氣，可謂人物既傑，地方亦靈。實可為偉大的精神與偉大的事業之寄託。學院現有地面一百三十餘英畝，約值二萬七千盧比。房屋數十所，約值三十萬盧比。房屋的建築，簡樸而散漫。有的是新築的，有的是舊有住屋而加以改造的，有的仍是舊有住屋未加改造。物質設備，實不華美，但精神却極充滿。甘地先生住的房中，只有兩個書櫃，滿裝着書籍，此外一塊木頭都沒有。因為他睡坐都是在地上，寫字是在膝頭上。

真理學院的辦法，最為特出。既全不像普通大學，亦不像專門職業學校。其精神注重在人格訓練。

與體力勞動，書本知識殊在其次。全院師生，天天都有一定的勞動工作。每日大清早四時即起，晚上九時入睡。其每日工作時間 (Daily Routine) 如次——

午前 四點……………起床

四點十五分至四十五分……………晨禱

五點至六點十分……………沐浴、運動、自修

六點十分至六點三十分……………早餐

六點三十分至七點……………婦女祈禱

七點至十點三十分……………體力勞動、教育與衛生

十點四十五分至十一點十五分……………中飯

十一點十五分至十二點……………休息

午後 十二點至四點三十分……………體力勞動、技術學習

四點三十分至五點三十分……………遊戲

五點三十分至六點……………晚飯

六點至七點……………遊戲

七點至七點三十分……………普通禮拜

七點三十分至九點……………遊戲

九點……………就寢。

其勞動工作的種類，分爲下列各門：

第一紡績 (Spinning)，內又包含軋棉、紡紗、織布等項。此門勞動，是學院中最重要的工作。無論何人，均須認爲必要的工作。他們以紡績爲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因爲印度目前最急迫的問題，輒爲民衆之貧困。民衆之所以貧困，則由於在英人統治之下，受資本主義與機械工業的侵略，使印度原有的手工業破產。印度手工業中最重要與影響最大的，則爲手紡績。所以甘地先生有『回到手紡績去』(Return to Hand-Spinning) 的口號。他極力提倡服用土布，抵制外貨。現在全印度人民，已造成一種極普遍的風氣。凡甘地先生底信徒，不論貧富貴賤，無不自紡、自織、自着，絕對不用外國布。即此一項，使英國每年在印度的損失，多至十數萬萬盧比。所以此項紡績運動，實爲甘地先生一種最鋒銳的革命利器。

第二種植 (Agriculture) 內又包含種穀、種棉、種菜、種果等項。本學院所有的一百三十餘英畝土地，均係自己耕種。除學生勞作外，特有專事種植的勞工三十人。其產品差不多可以供全學院內吃食。

與製作之用。

第三畜牧(Domestication)——肉又包含飼牛、取乳、製革等項。現有大小牛八十餘頭，每天可產牛奶二百餘磅。一面可供全學院的勞作，一面可供全學院的飲料。惟製革僅限於死牛皮，因學院中不但絕對不殺牛，且絕對不殺生也。

此外還有縫紉、木工等項。縫紉製衣帽，木工製紡車耒耜等物。凡學院中所用的紡車耒耜及其他木器與所着的衣帽等件，都是自己製作的。至於對於人格的訓練，特別立有十一個信條 (Observances)，凡學院中人員，均須敬謹遵守。其信條譯錄如下：——

一、真實 (Truth) —— 真實非僅在對於朋輩間的普通言行上之戒除不真實。真實即神 (God)，即唯一的實在 (only Reality)。所有其他信條皆由追求真實與崇信真實而生。凡真實的崇信者，絕對不與不真實 (Untruth) 為緣；縱信其事有利於國家社會，亦決不為。為忠於真實的原故，不惜和平地反抗親長 (Parents and elders) 底命令。

二、不殘虐或仁愛 (Non-violence or Love) —— 只是消極的不殺生尚不足。不殘虐的實行為仁愛。仁愛底法則，要把一切衆生，自最高等的人至最微細的虫，作平等看待。凡遵守仁愛底法則者，決不生忿怒；雖對罪大惡極之人，亦應愛他救他，使他從善。但雖對罪大惡極之人亦愛，却決不可姑息。

其惡，當盡其能力爲之矯正，并須極端忍耐，雖爲矯正其惡而反遭受苦難，亦不當生瞋恨。

三、貞潔 (Chastity) —— 欲上列信條之有效，必須能保守童真。不但不能以邪眼看男女，連一點帶獸性的慾念都不應存留在腦中。如係已婚，必須在夫婦中間建設一種純潔的情誼，彼此都須認作終身好友，不應夾雜絲毫不正當的觀念。有一點不敬的行爲，一個手勢或一句言詞，都爲破壞貞潔。

四、戒嗜好 (Control of the Palate) —— 一個人若未能節制嗜好，則極難保守貞潔。故戒嗜好，實一要事。飲食只爲養生，但求能支持身體使能負勞，切不可圖口腹之慾。故食物必須如藥品，應有特別約束。凡帶刺激性的食物，如香料等，均須避而不用。肉食、烟酒等，更爲本學院所厲禁。此信條，卽在目的原爲享樂的大餐宴會中，亦須遵守。

五、不偷竊 (Non-Stealing) —— 不得別人底許可不取，還是不足。卽假此物以作彼用或使用過了一定的時間，亦成爲偷竊之罪過。再者，若非真正需要而收受，亦爲偷竊。此信條之根本真理，因自然供給，恰好適足，無多餘以應我們每日額外的需求。

六、不私有或清貧 (Non-Possession or Poverty) —— 此條實卽前條之一部分。正因一個人不是真正需要不應收受任何財物，故亦不應私有任何財物。例如一個人可不用桌子，卽不應保有桌子。守此信條，可使一個人進於簡單的生活。

七、體力勞動 (Physical Labour) —— 體力勞動，爲不偷竊與不私有兩信條底根本。人只能以體力勞動維持自身生存，從傷害的社會與傷害的自身得救。健全的人，凡是本身應做的事情，都要自己作，非有特別原故，不應由他人代勞。同時并須記着，對於老幼與疾病無能者，強健的人均應盡負勞的義務。

八、沙瓦得希 (Swadeshi) 原爲自給自治之意，即不用外貨。——人非萬能。故服務世界最好先服務鄰人。一個人如意存服務很遠的世界而不服務最近的鄰人，即爲破壞沙瓦得希。沙瓦得希的信條，可打破世界的混沌，使歸於秩序。由此信條，凡衣食所需，必須購用本地貨物，切不可購用由外國船來者。在沙瓦得希，并無自私自利的地方，以防禁犧牲一身以爲家，一家以爲村，一村以爲國，一國以爲全人類。

九、無畏 (Fearlessness) —— 人如畏怯，便不能信守真理與愛。因此時國家正在受恐怯底統治時代，無畏的精神訓練，特別重要，故亦特列一信條。凡真理底追求者，應不畏一切，決不爲貧窮或死所恐怯。

十、打破「不可接觸」風俗 (Removal of Untouchability) —— 「不可接觸」風俗，在印度教中根深蒂固，實爲印度教之玷。故打破「不可接觸」實爲一重要信條。在真理學院中，所謂「不可接觸」

者，與其他階級，地位一律平等。本學院中斷不容許此等違反愛底法則之階級風俗存在。但本學院相信「伐拉那沙拉嗎教義」(Varnashrama Dharma)此教義原為一種職務界限的區分；使人各安其分，各盡其職。故本學院雖信「伐拉那沙拉嗎教義」，但所有從事各種職務的人，地位并無高下的區別。

十一、容忍 (Tolerance)——本學院相信，世界上各種主要的信仰，均為建設一種真理底啓示。但因人不完善，使各含有不真的缺失。人必須尊重他人底信仰，如自己底信仰。故容忍當為生活底定律。改變他人底信仰與不同的信仰間的衝突，皆屬不可能與不可有之事。吾人只期望各信仰底缺失從速過去，大家并行前進，以達於完善。

這十一個信條，不但把真理學院底精神，完全表出；即甘地先生底思想、信仰、人格，亦都表現出來了。而且由此更可以推見印度文化底根本精神與其從來所有的一般教義。試看這些信條和佛教底戒律，幾完全相合。而佛教底所謂「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十善」(身、口、四意、三)「六波羅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等教義與教律，也差不多完全包在這十一個信條裏面。故一字一句，都應細細注意與細細思索細細玩味。故我特把全文，也細細地譯錄出來。

此外，關於其他的各種知識，都由各人在課外自行研究。實則在學院中，即以上面所說的勞動工

作等項目與精神訓練等信條，爲人生應有的真實的知識，此外都是些不急之務罷了。學院中除禮拜紀念外，無假期。原有人數共二百七十餘，連教職員、學生、特別勞工、男女小孩等都在內。現在成長男女，大半都到外面作革命的工作去了，留在學院的，僅百餘人。

甘地先生創此學院，小而言之，可以說是爲印度開發革命的源泉；大而言之，可以說是爲世界樹立得救的旗幟。學院底梵文名字叫「沙提亞格拉哈阿什蘭」(Satya Graha Ashram)。「阿什蘭」即「學院」。印度自古以來，凡對於施行教化的地方，都叫「阿什蘭」。故聖地尼克坦國際大學，亦叫「聖地尼克坦阿什蘭」(Santiniketan Ashram)。其義略如我們中國舊時之「書院」，但帶有宗教的性質。「沙提亞」(Satya)意爲「真理」；「格拉哈」(Graha)意爲「保持」；合起來，則爲「保持真理的學院」之意。故我特譯之爲「真理學院」。申言之，則可說是「一種真理的教育」。但是一個「保持真理的學院」或「一種真理的教育」，何以說是「爲印度開發革命的源泉」，「爲世界樹立得救的旗幟」呢？這很容易解釋，并很容易明白。印度以數千年文明古國，三萬二千萬民衆，而受十餘萬英人統治；致使國脈乾涸，幾至於斷絕，民生困窮，幾至不能生存，這自然是一個不合真理的事實。甘地先生要糾正這個不合真理的事實，而使之合於真理，故發動種種真理底革命運動。如所謂「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文明的反抗運動」(Civil-disobedience)等等，實則都是「真理運動」(Satya Movement)。「真



理運動」底原動力，即寄托於真理學院。如去年四月，甘地先生重新發起「文明反抗」與「不合作運動」，首先即是率領真理學院底信徒，由真理學院出發，然後遍及全國。（請參閱拙著印度獨立運動之近局，載去年的東方雜誌。）這不是「爲印度開發革命的源泉」麼？由此推之：現代這個弱肉強食、掠奪侵佔、一邊是「廂有肥肉、廐有肥馬」，一邊却又是「民有饑色、野有餓殍」，一邊是「農夫胸中如湯煎」，一邊却又是「公子王孫把扇搖」，以及種種罪惡、種種不平等的世界，自然也是一個不合真理的世界。我們要挽救這個不合真理的世界，也非有此等真理底革命運動不行。這真理底革命運動，現在却已在真理學院不但發了芽，而且開了花。這不是「爲世界樹立得救的旗幟」麼？現在真理學院所給印度的影響，已有彰明較著的事實擺在這裏。則其將來給與世界的影響，又何待說呢？當我在國際大學的時候，只以爲國際大學是我們東方教育唯一的特產。現在看了真理學院，覺得真理學院，更是我們東方教育的特產中的特產。這兩個學校，國際大學與真理學院，一東一西，恰好東西輝映；可謂印度一對明星，也可說是世界一對明星。

晚上七時半，學院禮拜，邀我加入。禮拜場在甘地先生底住房前面，即河邊一塊敞開的沙地上。大家盤地坐定，一女教員點名，無不到者。先唱禱歌，次默禱若干分鐘，再誦詩唱歌。此外，再無別種儀式。禱歌誦詞，均採自印度古代經典。一人作弦樂領唱，羣隨聲和之。聲音幽揚，洋溢耳際；淑性陶情，動人最切。

所謂『弦歌之聲』我們中國已徒有名，早失其實，不料在此却得真實地領略其中的風味了。禮拜規定爲半小時。禮拜後，即各自分散。再休養半小時，即鳴鐘就寢。

次日，即四月二十五日。依學院中規則，早四時起來。四時半晨禱，我亦加入，儀式如昨晚禮拜。六點十分早餐，一人送來牛奶一壺，糖果數樣。早餐後，在河中沐浴，并洗衣褲。河分兩段，上段爲女子洗沐處，下段爲男子洗沐處。我初不知，行至上段，幸爲一人看見，他趕快告訴我：『這是女子洗沐處，男子洗沐在下面，請由那邊去。』我才謝了他，快快轉身走到下段。不然，幾乎要在真理學院犯一個無意的大錯。河水清淺，不滯不湍。岸上樹木傾倚，風吹樹枝，影動水上。使我又感覺到我們杏壇，洙泗，『浴乎沂，風乎舞雩』的快樂。我口裏又不知不覺地唱出——

『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

但一唱到『滄浪之水濁……』便趕快收口了。

十時三刻，仍至食堂，一同吃中飯，情形如昨。飯後，那蘭打斯君再着昨天領我參觀的那位先生，同我到附近的國民大學 (Nationalist University) 去參觀。國民大學離真理學院，約兩英里，亦甘地先生於一九二〇年所創立。其旨趣辦法，與真理學院略有不同，而根本精神則一。真理學院最注重人

格訓練與體力勞動，此大學則注重文化運動與知識研究。真理學院可說是世界上最特出而帶有宗教性的；此大學則比較近於普通而帶有國民愛國性。甘地先生創立此大學，一面是為抵制英政府設立的大學，一是要融合印度各種文化。因為不合作運動裏面，抵制英政府設立的學校，也是很重的一條。要抵制英政府設立的學校，故不得不自設學校。要抵制英政府設立的大學，故不得不自設大學。至於印度底文化，從來是不大統一的。印度教有印度教底文化，回教有回教底文化，耆那教有耆那教底文化，錫克(Sikh)教有錫克教底文化。而各種文化又各有其文化教育的中心。如北吶勒斯與度大學(The Hindu University Benares)為印度教底文化教育中心；阿里伽穆斯林大學(The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為回教底文化教育中心等。而甘地先生創立此國民大學，則欲融合印度所有的各種文化，以為全印度底文化教育中心。故此國民大學所負的使命也是非常的重大。在校中各宗教平等並重，不偏不黨。課程除與普通大學相同者外，則注重東方的語言文字與亞細亞文化。甘地先生曾說：『系統的亞細亞文化研究，并不次於要研究的歐洲科學。』故在大學中梵文(Sanskrit)、阿拉伯文(Arabic)、波斯文(Persian)、巴利文(Pali)等，均并重學習；而尤以印度現在所最通行的語文，為最重要；英文則只列為次要的語文。大學底設備，亦甚完全，規模亦頗大，圖書特別豐富。校中職教員及學生等，此時亦多到外面作革命運動的工作去了。故我只略略看了個大概。

參觀國民大學後，返至真理學院，即請那蘭打斯君致一電給甘地先生。甘地先生，此時正在巴多利（Baroli），我即約定到巴多利見他。下午四時許，即由那蘭打斯君代僱一汽車，并着二人送我赴阿麥打把得；由阿麥打把得再搭火車去巴多利。臨行，那蘭打斯君贈我自製白布「甘地帽」（Gandhi Hat）一頂（我送了真理學院一本英譯「民主主義」），他很誠懇地說：「你來真理學院的紀念，請你不要忘記我們！」我也極誠敬地接了，并對他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我永遠不會忘記真理學院！』彼此遂同聲笑着而別了。真的，我雖然只在真理學院一宿，可是所得的印象，也和在國際大學幾年差不多。我真實地永遠忘不了國際大學，我也真實地永遠忘不了真理學院。



## 七 巴多利見甘地

還是一九二八年底，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加爾各答開常年大會，我由聖地尼克坦跑去參觀。臨走之前，太戈爾（Tagore）先生特意薦引似地對我說：『你去參觀國民大會，必須去見見嘛哈子嗎甘地。』我問他可以寫個信介紹否？他說：『這個用不着。嘛哈子嗎，任何人見他都很歡喜的；你去，他一定更是特別地歡喜。』我亦甚以為是。但至加爾各答，因甘地先生的行止了無一定；同時我自己也是匆匆忙忙，並且覺得在那緊急的時候，無特別事故去見他，也沒有多少意義。遂把太先生提示的這個「去見嘛哈子嗎甘地」的意思，中途打消了。只在熱烈澎湃的大會場中，望見了他那副枯瘦的臉，那個弱小的身軀，并聽了他那緩緩的抑揚頓挫的演說聲音。我當時也就以為夠了，暫時不必再去見他了，橫豎將來是要到他那裏去的。可是他那枯瘦的臉，弱小的身軀，和那抑揚頓挫的聲音，從此便在我腦子中留了一個更深刻的印象。後來，每看他底書，讀他底文章，或在報紙上看見了他底消息，便想起那枯瘦的臉，弱小的身軀和那抑揚頓挫的聲音。愈想，印象因以愈深。印象

愈深，而敬仰他的情感，也因以愈篤。敬仰他的情感愈篤，而要見他的心思亦愈加迫切。同時每遇到他底信徒或由他那裏來的朋友，總是勸我：『你必須要去見見麻哈子嗎甘地』，『你必須要到麻哈子嗎甘地那裏去』。無奈人事多蹇，直到現在，我才得有一個實行見麻哈子嗎甘地的機會。這自然是免不了幾許已往的遺憾，同時却也就得着一個很大的欣慰。但我之想見甘地先生，完全是出於一片純潔的同情，毫無一點「虛榮」與「崇拜偶像」的觀念。有許多外人，每以見了甘地先生為榮耀；這不僅小視了自己，同時并小視了甘地先生。也有許多外人，每把甘地先生作偶像崇拜；這更是不懂侮辱了自己，同時并侮辱了甘地先生。至我此次與此時之見甘地先生，除了上面說的純潔的同情之外，還有達賴喇嘛底囑託，且我自己也有些事情必須與他見面談談。總之，我覺得無論如何，必須和他見面談談，似乎才不致虛到印度。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許，由沙巴馬梯真理學院乘汽車至阿麥打把得，計七英哩。晚十時五十分，再由阿麥打把得搭火車，赴蘇拉特 (Surat)。次日，即四月二十六日，早五時二十五分抵蘇拉特，計一百四十三英哩。由此轉車，即可直抵巴多利 (Bardoli)。在蘇拉特下車時，一偵探即來詢問種種，一面口說，一面筆記。他那副猙獰的面孔，兩隻貓頭鸚似的眼睛，表出一種很可憐的顏色。其人似歐產，又似印度，又似波斯土耳其其產，大概不是單純的混血產。我把我以前在國際大學與此次周遊印度并

要見麻哈子嗎甘地的情形，慷慨坦白地告訴了他，他聽了并寫了之後，也便欣然地去了。他去時還對我尖銳地說了一聲：「Thank You」我也笑着望着他那黑影由人叢中擠去了。旋在站中休息室等車，遇一個由孟買來的印度朋友，他一望着我，便打了一個很親熱的招呼，并很直截地說：「你是到巴多利去見麻哈子嗎甘地的吧？先生！」我驟然聽了，很有點驚異，以為他又是一個偵探。但他還不等我回答，便接着說：「我也是到巴多利去見麻哈子嗎甘地的，我們一同走吧！我才由美國回來印度。」他隨即打開手提箱，從皮包中拿出一封介紹信給我。他原來是去美國留學，在美國得了碩士學位之後，并在美國實業界得了一個職業，一共在那裏已經十年了。這次回來看看祖國家鄉，特地來拜見這拯救祖國的聖哲——麻哈子嗎甘地。他姓杜阿（Dua），是旁遮普（Punjab）人。我聽了他後一段話，并看了所帶的介紹信，心中才爽然大釋。彼此遂暢談種種，快慰之至。八點二十五分，遂一同轉車赴巴多利。我本是在阿麥打把得買的三等通車票（Through Ticket），但他定要替我再買一張二等票，以便坐在一塊談談。車開了之後，他才由提箱中拿出一套白印度土布裝衣服和一頂白土布甘地帽，把身上着的西裝洋服換了。他并笑着說：「這是特別為見麻哈子嗎甘地，才在孟買買的。」我說：「你也贊成這種衣帽否？」他說：「當然贊成。」我說：「既贊成，曷不索性把西裝丟了，都用這種衣帽呢？」他說：「因在美國久了，改變有點不慣；將來若常居印度，定不用西裝，常常用這種土布衣帽。」他同時并望着



我頭上的甘地帽說：『你這帽也是特別爲見麻哈子嗎甘地買的麼？』我說：『不是，是在真理學院，麻哈子嗎底姪兒那蘭打斯君送我的。——可是我沒有印度土布衣裳呢。』他說：『哦！你是中國人，不用着這些。』我說：『但是我却很歡喜，這種衣帽咧！』彼此都大聲笑起來。車不知不覺地便到巴多利了，時九點三刻。由蘇拉特到巴多利，計二十英里。旋僱馬車至沙瓦拉哈阿什蘭(Swaraj Ashram)甘地先生住處。

抵沙瓦拉哈阿什蘭門口，卽有一人出來接待。我們把來意告訴他，他卽引我們入內休息，并卽爲我們備一房間，我便和杜阿君同住。房間甚清潔寬敞，但除鋪着一面厚布地毯外，了無他物。我卽把所帶的被包打開，和杜阿君一同靠靠。旋一人却又送來兩張棉鋪墊并布毯等。隨後麻哈子嗎甘地先生底幼子德伐打斯甘地(Devadas Gandhi)君來了，我們再把來意重複說了一遍，并把朋友門寫的介紹信交他轉給麻哈子嗎甘地先生。我在未來之前，友人已有信給了他，前天在真理學院又托那蘭打斯君拍了一個電報：故德伐打斯君見面便似很熟識，大有「一見如故」的情景。我們一起略談了一會。他說：『麻哈子嗎哈(Mahatma)今天有三個重要會議，一個此刻正在舉行，下午還有一個，晚間還有一個。故今天恐無工夫和你們見面談話，你們今天也很辛苦了，請暫作休息。等明早他空閒的時候，當來奉請你們。』但杜阿君說：他明天急於要回家鄉，希望卽在本日有一個空閒的時間給他見

見嘛哈子嗎咕。德伐打斯便說：『他把此話告訴嘛哈子嗎咕，請嘛哈子嗎咕特別抽出一個時間出來。』他并問我：『你呢？』我說：『我不急急。』他便去了。隨後我們便沖了涼，先看看沙瓦拉咕阿什蘭。沙瓦拉咕阿什蘭，即「自治學院」之意。阿什蘭，即學院。「沙瓦拉咕」(Swara)有「自治自主」之意，有時亦可作「獨立」解。如印度國民大會底目標，即是要求印度達到「沙瓦拉咕」；即脫離英國統治，使印度獨立自主。此學院亦爲甘地先生於一九二一年所創立。辦法與真理學院相仿佛，信條規則，與真理學院完全相同，可以說是真理學院底分枝，但另成一獨立組織而已。下午五時許，同至食堂晚飯，吃飯的情形，也和在沙把馬梯真理學院一樣。晚飯後，德伐打斯君即來叫杜阿君去見甘地先生，另一朋友則同我去學院外面散步。學院附近，都是些小村子。村子裏的人看見我，都表示一種驚喜的形色。矮小破舊的房舍與貧苦窮困的人民，却襯着偉大和愛的氣象，令人見之，特別生起一種又憐惜又敬慕的感覺。晚上八時許，學院禮拜，邀我和杜阿君加入，甘地先生亦到場。禮拜儀式，也和在沙巴馬梯真理學院一樣，唯無樂器。禮拜後，即散，我和杜阿君便睡覺了。

次日，即四月二十七日。大早四時許，學院晨禱，一人來叫，問我們願加入否？我即趕快起來加入了。但杜阿君則不欲起來，故未加入。晨禱後，天還是黑沈沈的。許多人提着馬燈洗衣沖涼等等，我無事可作，却跑回房間，仍然睡了。一直睡到七點多鐘才起來，杜阿君要到外面去走走，我却有點懶得動。洗過

面沖過涼後，一人送牛乳點心來。他說：『今早嘛哈子嗎咕叫你和他去散步，你却睡着了。』我說：『怎麼不叫醒我呢？』他說：『嘛哈子嗎咕說讓你睡睡好，不要叫醒你。』我聽了，真有點不好意思。

上午十時半，再同至食堂中早飯。早飯後，杜阿君便趕車回他久別的家鄉去了。旋德伐打斯君，來叫我去與甘地先生會談。甘地先生，是住在另外一個樓上。樓房中只有一個矮小的檯子，堆着書籍、文件、紙筆等。甘地先生則用一張坐墊，靠着壁坐着。檯子，即擺在他前方的右側。他底正前面，則擺着一個手紡車。我去的時候，他是光頭赤足，裸着上體，只腰膝間圍一塊白布，正在坐着紡紗。這是他日常的功課，也是他見客的規矩。他底手紡車，是由真理學院自製的，製作頗精巧。收拾起來，恰好裝成一個小盒子，很便於攜帶。因他無論行至何處，他底手紡車，是要帶着走的，差不多比什麼東西都重要。我見了他，他開始便說：『我老早在德里就聽說你要來了，正在盼望着呢！』我說：『因為在途中耽擱久了，有勞盼望，實在當不起！』他說：『今早祈禱後，我本要找你一同去散步，但你睡着了，所以沒叫你。』我很有點難為情地說：『真是慚愧得很！怎不叫醒我呢？』他趕快安慰似地說：『不！不！你一路疲勞了，還是讓你睡一睡，比散步好。』他隨又轉過口氣說：『你能和我住多久呢？』我說：『有朋友在孟買等我，今天我見了嘛哈子嗎咕之後，就可去了。』他還不待我住口，便說：『這樣快！好在我昨天下午沒工夫見你，假使我昨天下午見了你，你今早或已走了。』我也趕快說：『那末我常和你住在一起，不去好麼？』他說：『那

是我所盼望不到的。不說遠了，你且等我要離開巴多利時去，好吧！」我說：「這是我頂歡喜頂榮幸的！」大家都笑了。我隨即莊嚴地向他表示了我底誠懇的敬意，并把達賴喇嘛底囑託交代妥了。往後我們遂談到關於中國和印度底事情。關於中國，他說：「我因為自己國家問題太多，沒有工夫專心去研究中國底事情。但我知道：中國底歷史與文化，是很悠久很豐富的；中國底民族是很偉大很和平的。這種偉大和平的民族，將來定能替世界擔當和平的大責任。」我說：「誠然，中國底偉大的希望，是在將來。但目前中國底處境，也是非常的困難。你以為什麼是最好的拯救中國的方法呢？」他很爽然地說：「我以為最好的方法，是『真理』與『和平』。中國只要內部能夠和好，依着真理用和平的方法來應付國家困難，我相信中國是立刻得救的。」我再進而說：「中國現在一般青年，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於你底主義都甚表同情，更極尊重你底運動，愛敬你底精神人格。你對他們，其將如何指教呢？」他笑着很謙遜地說：「我也很敬愛中國底青年學生，可是指教，我恐不能。我只希望他們：若留心到我和印度底事情時，請把我底主張和印度底情形切實研究一下，得一個正確的瞭解，切莫誤會了。在歐洲與美洲，有些朋友對我很表示好感，却不甚瞭解印度底真實情形和我底主張，且有發生誤解的，這是很可惜的事！」關於印度，他說：「印度過去對於世界的供獻，你是知道的。現在雖是處於極窮困的奴隸地位，但她為世界所負的使命，也很不小。我現在正率領印度人民，要從窮困的奴隸的環境中掙脫出來，

以求負起印度對於世界的使命。我問：『你對於你底運動和印度底最近的前途感覺如何？』他毫不遲疑地說：『前途很好！我自己總是準備與惡勢力奮鬥到底。』我再問：『最近印度國民大會舉你爲英印第二次圓桌會議的總代表，你將出席否？』他說：『我正在考慮中。只要有中和的路可走時，我沒有不走的。』末後，我們再談到中印兩個民族底關係與聯合上。我說：『中印兩國過去的親密關係，不用說了。在目前這處處衝突與處處矛盾的世界中，我以為只有中印兩個國家，兩個民族，才能真正聯合起來，共同努力，擔當世界和平的責任。而中印這兩個國家，這兩個民族，也必要真正聯合起來，才能把世界和平的責任擔當得起。故我們現在急須謀中印這兩個國家，這兩個民族的切實聯合，不但要恢復過去的舊情誼，而且要創造一種未來的新關係。』他很贊成我底話，說：『你說的很對，我所想的也正和你所說的一樣。』至於中印實行聯合的方法，我們都贊成暫時先求兩民族間的互相瞭解，由文化事業上着手，從事兩民族間的精神聯合。末後，我希望他能到中國去看看。他說：『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我是很想去觀光的。但在印度未得到自由之前，我不願離開印度。』談至此，我覺得時間已經很多了，並且他還有許多人許多事在等着他，遂向他暫時告辭。他說：『請隨時來敘談，不必拘禁。』』

下午五時半，甘地先生赴附近一鄉村集會，邀我同去。他夫人，他兒子德伐打斯和我連車夫五人同坐一汽車；德伐打斯靠車夫坐在前面，他和我，他夫人坐在後面。我們坐一段車，又走一段路，走得

他氣噓噓的時候又坐車。我們一面走，一面談。他說：他從前在南非洲時，常常遇着許多中國人，有些且成了他底朋友。他覺得他們非常的可愛。只有一件事是他不喜歡的，就是肉食太多。他遂問我：『你吃肉麼？』我笑着說：『我們中國民族，可以說是個吃肉的民族，故我也吃肉；但我却不歡喜多吃，來印度後，更很少吃了。』他說：『你以為吃肉好呢？還是吃素好呢？』我說：『能吃素不吃肉，當然是好些。』他再說：『你能吃素不吃肉否？』我大胆地接應說：『能！他表示欣喜而帶勸告地說：『你既以吃素不吃肉為好，又能吃素不吃肉；那我就勸你率性吃素，不要再吃肉了！』我也欣然地答應他說：『好！我早願素食，今既得嘛哈子嗎，暗勸告，我以後便不肉食了；一以成我素願，一即作我們此次相見的紀念。』他聽了非常地快慰。他夫人和德伐打斯君齊聲笑着說：『好呀！好呀！』但我心裏隨即暗地想着：生在我們那個肉食的中國，將來能保守得不破禁麼？然而無論如何，非遇特別事故，這個誓約是要信守的。我們這樣談着，我連不知路走了多少了。只見在路上所遇着的人，都恭恭敬敬對着我們行禮。隨後將至一鄉村，遠遠便望着一堆人站在那裏，看見我們底車來了，一齊高聲喊着：『嘛哈子嗎！甘地！』嘛哈子嗎甘地！』……』及至近前，大家便一頓蜂擁似地把汽車圍着，口裏嚷着：『敬禮！敬禮！……』這些人都是本鄉村中的老少男女，他們打聽了甘地先生某時赴某處集會，要從本村中過去，特地在此等着。有的把香粉塗在甘地先生底額頭上，有的把小孩給他抹一抹。有的十個盧比，有的五個盧比，有的

一兩個盧比，有的幾個安那；沒有錢的，便拿點自己手紡的棉紗，都恭敬虔誠地送到甘地先生底手裏，有的也分送一點於甘地夫人底手中。甘地先生一面接着，一面說着：『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在這種純潔神聖的熱情之中，使我感動得不知不覺地流出淚來！我嘗說：『要能爲天下之至貧，才能爲天下之至富。要能犧牲一切，才能得到一切！』這話由甘地先生給我一個恰好的例證。怎麼說呢？甘地先生他現在是無所謂財產，無所謂家私；夫人兒子，都是常日奔波流離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途中。這不是天下之至貧麼？然而他若要錢，則隨處皆是。全印度三萬萬多人底財產，可以說都是他底。所謂『富有四海』者，他只有過之，無不及也。試看在此村中，一般老少男女，都是很貧苦的；而大家都情願自己餓肚皮，打赤膊，把十盧比，五盧比，一兩盧比，幾安那，甚至無錢把自己手紡的紗來恭敬虔誠地送給他。平常人募化，敲竹槓，也要向有錢的富翁。而他不要募化，更不要敲竹槓，連一般無錢的貧民，也願把所有的貢給他。這不是天下之至富麼？試問天下還有誰可以比他這樣富麼？但他若得了這些錢物，大吃起來，大穿起來，大揮霍起來，或者是私蓄起來，則誰還會再給他呢？他吃的只是一點菲薄的素食，穿的更只有幾塊自己紡織的簡單的土布。至於揮霍、私蓄，更不待說了。他拿了這些財物作什麼用呢？他拿了這些財物就用作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他作救國救民運動的費用，也就靠這些財物。我們所謂：『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他是『人民送他，爲人民用。』而他底無家無產，並不是他本來無家無產。他家裏原來

是很富裕的，他父親是世宦。當他在南非洲執行律師業務時，每年的入息，約五六千金鎊。但他都捨棄了，以作社會公益與救民救國運動。因為他能如彼其犧牲，所以他能獲得如此其報酬。這不是能犧牲一切，才能得到一切麼？因此，我覺得他底偉大，才是偉大！他底人格，才是人格！他底感化，才是感化！隨後再至一鄉村，也是和前一一樣。最後至所赴集會的村中，歡呼擁擠，送錢送物等等，更是加幾倍的熱烈。本晚集會，是為解決鄉村中底人民土地財產等問題。原來自去年四月間，甘地先生重起反抗英政府的運動，人民都對政府不合作，不納稅等等。有許多人底土地財產，被政府沒收而用廉價拍賣了。現在甘地先生既與印度總督成立協定，暫時停止反抗運動。被沒收了土地財產的，遂要贖回來。政府也可允許，但得了便宜的買主，却不肯把所買得的土地財產放棄。甘地先生一面勸被沒收了土地財產的人忍耐犧牲，一面勸買主慷慨自動地把所買的土地財產退出。有許多買主，也依了他底話實行了；有的不肯放棄所得的便宜的，他也只叫人民不與他合作。於是問題也就如此解決了。又有些人向他哀訴說：他們現在是為國家犧牲，窮得什麼都沒有了。教他們如何生存？但他教他們：還要忍耐，還要犧牲。為國家為真理而犧牲，是很值得的。只要大家能堅持忍耐犧牲，則得救的日子，便快要到來。如果大家不能堅持忍耐犧牲，恐永遠不會得救的了。大家聽了他底話，也欣然地應了他，情願再忍耐再犧牲。集會約莫只有一點多鐘。但我們散了會回來，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



再次日，即四月二十八日。早上與甘地先生底英國信女斯勒德(Miss Slado)君會談約時餘。她算是甘地先生頂喜歡的預親信的一個外國女信徒。她也是光着頭，赤着腳，披着自己紡織的印度土布。她一面和我談話，一面也是紡着紗。她跟着甘地先生，已經是十來年了。她說：她幼時在英倫研究文學，往後到法國巴黎研究美術。但文學、美術，畢竟是不能打動她底心靈與安慰她底心靈。後來讀到關於甘地先生和印度山書報，她底心靈便頓然動了。她於是便決然跑來印度。及見甘地先生，她底心靈才得着一種無上的安慰。她便決意放棄一切，委心跟甘地先生作一個信徒。我說：『你也思念你底家鄉故國麼？』她說：『在我腦子中，是只有一個嘛哈子嗎咭，此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問她：『你覺得在印度這種生活，比在歐洲的那種生活舒適些麼？』她說：『就物質的生活方面說，歐洲的生活自然是高貴些；但就精神的生活方面而言，印度的生活比較要舒適而且優美得多。』我再問她：『你歡喜去中國看看麼？』她很歡喜地說：『我很願意到中國去看看的，假使嘛哈子嗎咭能到中國去，我一定是要跟着他同去的。』她隨後說：希望我和嘛哈子嗎咭多住些時日，并希望我將來能再到印度來。她底印度名字叫米拉嬪(Mira Behin)是甘地先生替她取的。

今日本是甘地先生底緘默日(Silence Day)。他照例不講話，不見客。有要事，用筆談。他每禮拜緘默一日，一面是休養，一面寫文章。非有特別事故，不破例。但我上午却到他面前去了兩次。每去，都是看

見他一個人靜悄悄地坐在那裏，把紙墊擱在右腳底膝頭上，不停筆地寫着。一見我來了，即望着我笑，用手指着要我坐。他底笑非常之自然，真是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and)說的「笑着和小孩一樣。」我說：我此次回到中國去，要把他底真實的消息和主張特別地傳播一下，希望他能寫幾句話，貽贈中國底青年學生。他把筆寫着，要我把在加爾各答的通訊處開給他，他將有信寄給我。

下午五時三刻，甘地先生有要事即要到蘇拉特附近的一個地方去。我遂決定離別巴多利，和他同去蘇拉特，再去孟買。我們和甘地夫人，德伐打斯，米拉嬭及其他甘地先生底男女信徒，共十數人，同搭火車坐在一個三等客車箱中。每到一站，車上車下的人，都高呼着「噶哈子嗎甘地！」因此，這個三等車遂變成特別地莊嚴榮耀。而那些頭等車二等車，反覺得一文不值了。而坐在頭等二等車中的人，反有來到三等車中抹甘地先生底脚的。天下的事，真也很可笑了。抵蘇拉特，甘地先生一人即偕歡迎者他去。我們其餘的人，同至某博士家中休息并晚餐。晚餐後，德伐打斯君特叫一馬車，同我周遊蘇拉特城市一遍。因在晚上，景象不大看得清楚。九時半，我遂辭別了他們，搭車赴孟買。

當我未見甘地先生以前，我敬仰他，還只以他是一個如一般所稱頌「聖哲」(Mahatma)與「偉大的精神人格」而已。但見了他之後，覺得他除如一般人所稱頌的「聖哲」與「偉大的精神人格」之外，還有許多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地方。他這些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地方，並不是於「聖哲」之上

再加上些「聖哲」於「偉大的精神人格」之上，再加上些「偉大的精神人格」；或如同教經典一樣，在「聖」之上，再加上些什麼「欽聖」，「大聖」，「至聖」。他這些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地方，却是些「聖哲」與「偉大的精神人格」中的「平凡」。我常感覺一般所謂「偉大人物」，每只能表現其「偉大」，而不能於「偉大」中表現其「平凡」。這是一個大大的缺憾！尤其是一般「假偉人」，更每每故意作出一種倨傲高貴的樣子，自命超然不同凡俗。居則深溝高壘，出則前虎後狼。看人則目空一切，說話則立異鳴高。在他們以爲是「陽春白雪」，光榮炫耀到了不得了。實則只是自脫羣衆，自絕同儕；至多也只能盜得一個虛偽與矯揉造作的「假偉人」的空名。在有識者看來，真是淺小鄙陋得不堪了。這種人，我們只有一面替他們可憐！一面又替他們可恥！惟甘地先生則不然。他能偉大，又能平凡。惟其能平凡，所以更偉大。他底偉大，是一般偉人所能及的。他底偉大中的平凡，却是一般偉人所不能及的。所以他底偉大中的平凡，是較他底偉大更難能而可貴。所以他是特別令人悅服與愛慕的。許多朋友說：「一個人見了甘地沒有不愛他的；而他也沒有人不愛。」這話實在是不錯。一般人每以兩個字標舉他底德性：一即「愛」(Love)，一即「和」(Peace)。我以爲應該再加一個字，即是「誠」(Sincerity)。而且這個「誠」字，還是他德性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所謂：「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甘地先生，真

可謂「天下之至誠矣」。「誠」「愛」「和」這三個字，說起來似乎也很輕便；但要真實地實踐起來，却不甚容易。而甘地先生，則不但能真實地實踐，而且他底本身便是完全由這三個字融合而成的。由「誠」「愛」「和」這三個字的融合，遂生出他底人格、思想與主義。由他底人格、思想、主義，遂生出他底種種運動。如「不合作運動」(Non-Cooperation Movement)即可以說是出於「誠」；「不殘虐運動」(Non-Violence Movement)即可以說是出於「愛」；「文明的反抗運動」(Civil-disobedience Movement)即可以說是出於「和」。這三種運動，綜合起來，則成爲他底「真理運動」(Satya Movement)。他這種「真理運動」，不只是爲救印度的「革命運動」，而且是爲救世界的革命運動。只是在步驟上，他以爲要救世界，須從救印度着手；而救印度，同時也就是救世界。這正如我們孫先生底「三民主義」，不單爲救中國，而且爲救世界；而在步驟上也是從救中國着手，同時救中國也就是救世界；是一樣的。許多人不明瞭甘地先生底「真理運動」之內容與真義，每每發生誤解。如以「不合作運動」與「不殘虐運動」爲「不抵抗的運動」，以「文明的反抗運動」爲「消極的運動」。這是極大的錯誤。姑無論世界上有無「不抵抗」與「消極」的運動，而甘地先生底「真理運動」，則決不是「不抵抗」與「消極」。甘地先生底「真理運動」，不但不是「不抵抗」與「消極」，而且是一種最有力的抵抗與最高度的積極；只是他所用的「抵抗」與「積極」底力量、方法，不同罷了。一般人只認或只知用「鐵」用「血」的「殘殺暴動」爲「

抵抗」爲「積極」，而不知還有一種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爲「最有力的抵抗」，與「最高度的積極」。這用鐵用血的殘殺暴動與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可以說是現今世界上的兩個大分野，也可以說是改造世界的兩種大力量，又可以說改造世界的兩種大方法。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即我們所說的「以德服人」，也就是「王道」。用鐵用血的殘殺暴動，即我們所說的「以力服人」，也就是「霸道」。若問：這兩種力量與方法，到底要採取那種好些？則請先問自己底良心，到底是覺得用鐵用血的殘殺暴動好些？還是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好些？如果良心上是不以用鐵用血的殘殺暴動爲然，那我們只有採取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若再問：這兩種力量與方法，到底是那一種見効些？則請先檢查世界過去的歷史，看那些用鐵用血殘殺暴動的與用誠用愛用和和平感化的，各得了些什麼效果？并想想在以後的世界上，要讓牠用鐵用血去殘殺暴動？還是要用誠用愛用和去和平感化？如果覺得在世界過去的歷史上，只有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的得有相當的效果，用鐵用血的殘殺暴動只遺留了些慘慟的瘡痕；而在以後的世界上，再不能讓牠用鐵用血去殘殺暴動；那我們也只有採取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甘地先生，他便深深地看透了這一點，故他便採取了，也可說是創造了這用誠用愛用和的和平感化的力量與方法。他底聖哲，就在這裏；他底偉大，也就在這里。此外他還有幾點特別與一般所謂「偉人」不同的，也是一般所謂「偉人」所不及的：第一，即是他底刻苦

犧牲。」如上面所說，他毀棄一切家產與所過的生活。第二，即是他底「深入民衆」。如他在巴多利附近的鄉村情形。不但如此，他的生命可說是完全融合在民衆中。他常與民衆同在，與民衆同甘苦，爲民衆奮鬥。他與民衆，真是沒有絲毫的隔閡。第三，則是他底「言行一致」。他真是說到那裏，做到那裏；怎樣說，便怎樣做。我們看一般的所謂「偉人」，口口聲聲說「犧牲」，而自己却不能刻苦。口口聲聲說「爲民衆」，而實際上離開民衆不知有幾十萬里，連民衆要望他底影子也望不着。口口聲聲說「主義」，而所行所爲，總是與其所說的主義大大相反。要求如甘地先生這樣真實的「刻苦犧牲」，「深入民衆」，與「言行一致」，實在不可多得！太戈爾先生會稱贊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大聖人，亦未爲過當。所以我說：他底偉大，才是偉大；他底人格，才是人格；他底感化，才是感化！我把他和世界古今的大聖人大偉人比較，只有兩個人大致和他相似。一個卽是釋迦牟尼佛，一個卽是我們摩頂放踵的墨子。記得往常讀莊子至天下篇所批評墨子的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愛，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頓使我廢然釋卷沈思，循環反復了好久，總覺得這話似非而又是，似是而又非。幾乎把自己所懷抱的理想、志願，都動搖疑懼起來了。好在我畢竟還只覺得他是「似非而又是，似是而又非」。故尙能保持了原有的信心，以待事實的佐證。今得甘地先生，已可證明莊子這話，完全是不對的了。噫！我若也套句凡俗的舊語，則是：「微斯人，吾誰與歸？」

斯人，吾誰與友？

## 九 西過孟買

既見甘地，乃遊孟買（Bombay）。孟買之名，包舉兩義：一爲孟買省區（Bombay Presidency），一爲孟買都市（Bombay City）。孟買省區，爲印度本部三大省區之一。（除緬甸 Burma 在外。）所謂印度本部三大省區者，除孟買省區之外，一卽麻打拉斯省區（Madras Presidency），一卽孟加拉省區（Bengal Presidency）。以三大省區之面積論，則孟買居首，麻打拉斯次之，孟加拉又次之。孟買全省面積（連阿拉伯東南端之亞丁島 Aden在內），爲一十八萬七千〇七十四方英里；麻打拉斯全省區面積，爲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五十六方英里；孟加拉全省區面積，爲八萬二千二百七十七方英里。以三大省區之人口論，則孟加拉居首，麻打拉斯次之，孟買又次之。孟加拉全省區人口，約爲四千七百五十九萬餘；麻打拉斯全省區人口，約爲四千二百七十九萬餘；孟買全省區人口，約爲二千六百七十萬餘。試將三大省區之面積與人口，簡表如次：



省 區	面 積	人 口			
		本省生長	外來僑民	僑居於外 實有人數	
孟 買	187,074	26,211,508	1,081,649	592,009	23,701,148
麻打拉斯	152,956	44,340,755	209,862	1,756,462	42,794,155
孟 加 拉	82,277	46,359,869	1,929,640	697,047	47,592,462
附 註	(一)面積爲英方哩 (二)人口數爲一九二一年度之統計				

孟買省區，濱臨阿拉伯海，屏障印度西邊。麻打拉斯省區，則濱臨印度洋，連帶阿拉伯海與孟加拉灣，屏障印度南面。孟加拉省區，則濱臨孟加拉灣，屏障印度東方。三省區連接起來，恰好繞着印度半島，如一舌邊。孟買都市，即孟買省區之首邑。據阿拉伯海岸，原爲一小島，用人工連接陸地。孟買都市，爲印度西邊之第一個大口岸，正如印度東邊之加爾各答；亦即次於加爾各答爲全印度之第二大都市。與加爾各答東西并列；猶如印度東西兩個大門。自東亞方面來印度者，則由加爾各答出入；自西歐方面來印度者，則由孟買出入。加爾各答市區面積約六十餘方英哩，有人口一百三十餘萬；孟買則有人口約一百二十萬，市區面積約二三十方英哩。然歐力東漸，首及印度；而在印度當其衝者，又爲孟買。及英

人統治印度，更以孟買爲出入門戶。凡英國貨物之輸入印度者，多由孟買入口；而印度原料之輸入英國者，則多由孟買出口。故孟買又可說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出入印度的一條大路。其市區面積人口，雖是次於加爾各答；其地位之重要，則有過之無不及也。如此重要之孟買，我們自亦不得不遊。加之，孟買還有華僑不少，我們更不可不去看看。

四月二十九日，大早五時許，由蘇拉特搭車抵孟買，計程一百六十七英里。下車後，即僱一汽車赴拜枯拉（Byculla）國民黨第三支部。適道階老法師，劉秀南居士，也在黨部住。此時天氣尚未大亮，他倆還睡着，聽見我來了，趕快起來。都說：『你才來呀！天天望你早些到呢！』我說：『來遲了麼？』相隔還只有六七天呢？他倆把日子算一算，真是不錯，大家都好笑起來了。但日子雖然只有六七天，彼此都覺得別了許久一樣。古人所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一月不見，如三歲兮！真是實情。這種情景，尤其是我們遠出國外的人，更特別感覺得濃郁。彼此敘了一個短短的離合悲歡之後，遂與道階老法師劉秀南居士同住在黨部。黨部常務幹事梁明星君及各委員，都是一見如故。一種慇懃和愛之情，使人喜慰，并使人欣感。

本日頗覺疲倦，日中即在黨部休息。下午譚惠初君譚星鶴君等來，敘談良久，甚覺親熱。晚邊復駕汽車，同遊孟買海濱。紅日西下，暑氣頓消。清風嫋嫋，掀起襟袖。旅途困乏，亦頓然逸逝。回憶五六年前在

南洋時，最可愛的，就是一個海與海濱。我在星島留居兩年，差不多天天離不了一個海。每日晚飯之後，一個人都要跑到海濱去，有時也和朋友同去。在那裏或唱歌，或吹簫，或吟詩；有時也笑也哭。我那段生活，真是別人想像不來，自己也很難用言詞道出。我在那裏吟的詩，合成了海畔一本小冊子。其中很有些能表現那海濱的情景。茲隨錄兩首如次：

## (一)

『清風嬝嬝月皎皎，不勝心潮與海潮；

無限情懷無處訴，每來海畔誦離騷！』

## (二)

『月明雲散海天開，萬里潮聲滾滾來；

幾處船燈幾處火，五光十色入詩懷！』

那時的情景，真是詩的情景；那時的生活，也是詩的生活。自來印度國際大學後，那海與海濱的情景，便與我離別了。我底詩的生活，也與我離別了。今晚於遊興闌珊，旅途疲頓之後，適得遊此孟買海濱，因使我頓憶起那幾前年在南洋星島海濱的生活。但此時的情景，却又大不相同了。此時的情景，是——

既會聖哲後，乃遊孟買郡。

孟買據海口，西印之門戶。

歐船由此入，印財由此出。

都市固已富，印度已難蘇。

歐力自東漸，亞人半爲奴。

吁嗟乎！

焉得此海水？蕩此世間醜。

焉得此海水？滌此人間污。

焉得此海水？化爲民間酥。

吁嗟乎！

彼聖哲兮行良苦，

吾心慰兮道不孤！

次日，即四月三十日。上午譚惠初君同之火車頭華僑工友俱樂部參觀。俱樂部工友，約一百七十八人，同服務於 Q. P. R. 鐵路公司（即大印度半島鐵路公司）之車頭木工廠。工人薪水，每月九十盧比（時價合國幣百三十餘元），工頭月薪一百四十盧比。每日工作八小時，自早上八點鐘起，至下午

五點鐘止，中午吃飯休息一點鐘。同廠中的印度工人，月薪則只有六十盧比。因華僑工友，工作能力，印度工人優良故也。工友等工作固甚辛苦，但生活亦頗充裕。若無家眷供養（工友大都無家眷同住），除消費外，每月尚可存儲數十盧比。但他們都慷慨好義，故每月費用，亦很不小。如劉秀南居士此次同來參觀，并順便爲學校募點款；各工友都慷慨輸將，毫無吝色。我在旁見了，一面固極欽敬他們底義舉，一面却又深爲他們底血汗表示同情。我們在此敘談很久，俱樂部并備茶點以爲款待。車頭離黨部很遠，故我們上午一早即去，直至午后才回。下午，再同遊拜枯拉公園（Byulla Park）。公園因在市中，故範圍不甚廣大。園中并有一博物館，規模雖小，陳設却頗豐富。內有關於印度各種民族及生活風俗習慣等塑像，極有意思。尤以印度教徒之各種苦行修煉模樣，最爲有趣。有的裸體睡在釘床上；有的把一雙腳架在頸上；有的把手舉起總不放下，令成廢物，有的把身體倒樹起。種種苦狀，令人看了，都有點難受。我們試爲數數，計一百一十五種。道階老法師以爲：這都是些佛經上所說的外道。亦殊不盡然。這種陳設，實爲特別。使人一看，把複雜的印度民族及生活風俗習慣等，也便一目了然。

再次日，即五月一日。譚星鶴君來，同之穆卡拉（C. A. Muchala）君家敘談。穆卡拉君，爲孟買一大名士，又爲孟買佛陀社（Buddha Society）社長。其人極好佛，略如達嘛巴拉（Dharapala）家中收藏書籍佛物甚多。洋樓數層，頂置精舍，備極雅麗。內供玉佛一尊，朝夕頂禮不輟。其祕書巴地耶（R.

A. Padye) 亦雅然學者，與譚星靄君常有交往，故譚星靄君特邀道階老法師和我們去敘談，蓋應其預約也。穆卡拉與巴地耶，爲人均極和靄；見我們來，喜悅非常，優禮備至。道階老法師與談中印佛法，我則略談中印文化。未了，歸結到中印聯合。我主張從文化事業上着手，他們則更主張在文化事業中專從佛化上着手。但我們對各人主張，都互相尊重，敘談極爲融洽。他們明天有個佛誕紀念會，特請我們加入。他們也有一個熱望，想把孟買造成一個佛化中心。我們對他們這些熱望，也只有表示敬意，殊不必加以可否。當敘談時，適某緬甸和尙亦在座。某和尙爲緬甸一革命領袖，數年前曾遇余於國際大學；今又不期相值，彼此都喜出意外。其人似頗豪爽，但略帶俗傲氣。他曾旅居日本甚久，并曾遊歷中國。一見卽出示各報紙所載關於他底新聞，頗有自得之意。由穆卡拉家出來後，卽往遊孟買西印度博物館 (Museum of Western India Bombay.) 博物館規模宏大，收藏極富，與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 (The Indian Museum, Calcutta.) 不相上下。建築却更爲特別，陳設亦甚新巧。內有中國漢人模型 (Chinese Models) 甚多，見之羞憤無狀。有的拖着辮子，有的纏着小脚，有的抽着鴉片；種種醜態，實在難堪。這可說是我們國家民族底恥辱，也可說是我們國家民族底侮辱！難道我們堂堂中國民族，就是這種模樣麼？我們當然不能承認。但我們堂堂中國民族，不是這種模樣麼？這又都是我們堂堂中國民族所真有的事實。而外人之欲醜揚我們中國民族者，則只要有材料，便無所不用其極。外人對於我們中國

國家民族之宣傳大都如此。這種宣傳的力量，比什麼出版物都來得厲害。嗚乎！我中華子孫，我們還不替國家民族爭氣；這種恥辱與侮辱，要何時才能洗雪得去哦！此外博物館中還有一特別的陳列，即維多利亞女皇底像片。女皇像片，特別另陳一室，大小約百數十幀。自幼年以至衰老，行住坐臥，梳裝打扮，無不應有盡有。種種裝飾，種種花樣，亦無不應妍盡妍。容貌既極姿麗，態度亦復優美。其他館中所陳列種種珍奇之物，難以殫記。

再次日，即五月二日。上午八時許，即赴孟買佛陀社，參加釋迦誕生二千五百五十五年 (Bhagwan

Buddhas Jayanti—The 2555 th Birthday of the Bhagwan) 紀念會。同時在孟買華僑中，亦有多被邀請參加者。到會男女，約四五百人，都是「優婆塞」，「優婆夷」居多。會中情形，頗為熱鬧。按釋迦佛誕生年代，異說紛紜，多至數十種。有說生於基督紀元前一〇二七年，有說生於基督紀元前七二三年，有說生於基督紀元前七一六年，有說生於基督紀元前五五七年，有說生於基督紀元前五六〇年，有說生於基督紀元前四六七年等等。今據佛陀社所開紀念會，則在基督紀元前六二四年。究竟誰是，尙待考正。大概以基督紀元前五六〇年與五五七年兩說底真確性較多。下午因劉秀南居士爲學校募捐，便同往參觀華僑各商號。此間華僑，共約千餘人，多廣東籍，別省人爲數甚多。僑胞職業，除作工外，即係經商。有江蘇人開的綢布與珠寶莊數家，生意頗不小；每年進出，約計二百萬。又有廣東人

譚聲根君開的烟草雜貨公司，生意亦很大。譚君且爲僑胞中最富足與最有聲望者，其爲人亦甚慷慨可嘉。當劉君拿捐冊向他捐款時，他不待開口，便提筆寫了兩百盧比。數雖不大，要亦難得。孟買爲印度最富足的都市，故此間華僑情形，亦比加爾各答的情形爲好。大都皆生活豐裕，無失業者。惟因居住分散，少有團結。除黨部與俱樂部外，尙無學校及其他團體，殊爲缺陷。但一相見，感情却極親熱；其程度較之他處華僑，更有加焉。這大概是人數少，離祖國家鄉更遠的原故。我們常覺得在南洋馬來半島一帶的華僑很親熱可愛。但一到緬甸仰光，便覺得緬甸仰光的華僑比馬來半島一帶的華僑更親熱可愛。及到加爾各答，又覺得加爾各答的華僑比較緬甸仰光的華僑更親熱可愛。及到孟買，則覺得孟買的華僑比加爾各答的華僑又更加親熱可愛。這是人類一種高尚純潔的自然的感情，全不是什麼封建式的地域觀念。這種情感，尤以我們中華民族爲特別豐富。我們對於這種優美高尚純潔的親熱情感，應該好好保存，且宜擴而充之，以及於全世界人類。

日月易過，時光難駐。到孟買不覺得又幾天了。再次日，卽五月三日。清早，我與道階老法師和劉秀南居士商量，要到南印度麻打拉斯去遊。劉居士極爲贊成，要和我同去。但道階老法師，則主張到麻打拉斯，便要去遊錫蘭；若不去錫蘭，則不去麻打拉斯。到錫蘭去遊，我與劉居士也都贊成。因爲錫蘭是一個很有名的佛教國，并是一很重要的島。但經濟與時間，都不能如願。於是我們便決定：老法師再在孟



買附近各處遊一遊，因孟買附近也有許多佛蹟。我和劉居士即到麻打拉斯去，我們在再回到加爾各答去集會。下午七時許，黨部特設茶會，一面作爲對我們歡迎，一面即作爲對我們歡送。大家會集一堂，非常喜樂。主席會直民先生，首先要我說幾句話。我除對他們表示快慰感謝之外，即勸他們宣傳主義，團結僑胞，開辦學校。一面努力替自己爭光榮，一面努力替祖國國家民族爭光榮。并舉在博物館中所見模型，以爲警戒。他們聽了，都頗爲振奮。隨後劉君也勸他們趕快開辦學校等等。茶會後，他們復僱汽車數輛，一同送我和劉君到火車站。直至十時半，車開動了，他們還立在車站中舉着手遙送。他們這種熱情盛意，實令人感激不置！我因此便無意中記起李白贈汪倫的幾句詩：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但我把末後兩句，改爲：——

『孟買海水深千丈，不及僑胞送我情！』

## 十 南至麻打拉斯

遊了孟買，再遊麻打拉斯。「麻打拉斯」(Madras)之名，亦如孟買，包舉兩義：一為「麻打拉斯省區」(Madras Presidency)，一為「麻打拉斯都市」(Madras City)。麻打拉斯省區，已略如前記。麻打拉斯都市，亦即麻打拉斯省區之首邑。地瀕孟加拉灣，為印度南方門戶，亦即次於加爾各答與孟買為印度之第三大都市。有人口約五十餘萬，市區面積，約三十英方哩。都市等次雖居第三，但西來海道，首及孟買，次即麻打拉斯；東來海道，首及加爾各答，次亦即麻打拉斯。加爾各答與孟買，都只各營一面；麻打拉斯，則雙縮之。故其地位之重要，實亦不亞於孟買與加爾各答。我們自亦不可不遊。并且，南印度文化與北印度文化，截然不同。北印度的文化，是印度阿利安 (Indo-Aryan) 民族的文化與印度塞米梯克 (Indo-Semitic) 民族的文化。印度阿利安民族的文化，即印度教文化。其主要勢力，在印度東北恆河流域一帶。印度塞米梯克民族的文化，即在印度的回教文化。其主要勢力，在印度西北一隅。南印度的文化，則是印度最初的達羅維荼 (Dravidian) 民族的文化。達羅維荼民族，雖亦為印度

教，但其文化却與印度亞利安民族大不相同。（其詳須另爲專論。）我們既自東印度，遊歷了北印度，以至西印度；看了印度阿利安民族的文化與印度塞米梯克民族的文化；則達羅維茶民族的文化，自亦不可不看。而南印度首區，即麻打拉斯。而麻打拉斯，又可謂達羅維茶民族的文化中心。故我們更不可不到麻打拉斯一遊。

五月三日。晚上十時許，由孟買搭車，直赴麻打拉斯。是晚搭車人數，雖不十分擁擠；但空坐位却沒有。我們買的是三等車票，一定要有空的坐位，才可以苟且睡一睡；若無空坐位，則只有硬坐。三等車箱，亦分兩種。一種是大間車箱，滿坐數十人。一種是小間車箱，只坐八人。小間車箱，大概是爲長途旅客而設的。但座車並無限制，捷足則先得。我們是長途旅客，因有僑胞送車，也勉強找到了一個小間車箱。人數既滿，硬坐還是一樣，不過比較清靜一點。車開了之後，我和劉秀南居士，一面坐着，一着談着，也不覺得如何辛苦。及車過午夜，眼睛却有點想睡起來。劉居士便把他底琴拿出來，手裏一面彈着，口裏一面唱着「阿彌陀佛。」他底琴聲，固幽揚悅耳；他底唱聲，亦嘖嘖和嗜。我則一面聽他彈唱，一面也默念着般若波羅多心經。他彈唱得固然是興致蓬勃，毫無倦意；我聽着亦精神奮發，倦意全無。於是把一個「漫漫長夜」，不知不覺地而且是快快樂樂地便度過了。這是劉居士唱的「阿彌陀佛」也和觀世音菩薩一樣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呢！抑是劉居士底琴聲足以陶性怡情，令人忘倦！音樂的能力與魔力，真

是「大矣哉！難怪孔老夫子在齊聞韶，便三月不知肉味」了。

次日，即五月四日。車中天氣，實在熱不可耐。好在同車箱的搭客，一個一個的漸次下車去了；我們便不應該地把非分的座位佔着，睡覺起來。本日整整一天，在車中睡一會又坐一會，坐一會又看一會，連東西都不想。一路多石山，僅經過小河數處。兩旁房屋，都很矮小。有石築的，有土築的。有蓋瓦的，有蓋草的，也有平頂的。人民比北印度，軀幹略小，膚色更黑，生活似更簡單。語言文字有太米爾（Tami）特路咕（Telugu），嗎拉雅蘭（Malayalam），奧里亞（Oriya），喀那李斯（Canarese），奧都斯坦尼（Hindustani）等種。以太米爾與特路咕兩種為最通行。

再次日，即五月五日。早上六時，車才抵麻打拉斯。在車上一天兩晚，計行七百五十一英里。下車後，即僱馬車直赴青年會（Y. M. C. A.）青年會為在孟買時巴地耶君所告我者，既無介紹，復無相識；但我們一去，却極被歡迎。會中房間，本已住滿；會所管事人特別騰出一間，為我們寄寓。青年會會所，為四層洋房，屋宇軒敞。內設球場、遊藝室、圖書室及閱報室等。圖書頗多，報紙雜誌更是不少。廚房、膳廳、沖涼房等，亦甚完備清潔。足為青年集會遊息之所。外人寄寓，每天取費八安那（即半盧比）。飲食由各人隨時隨意受用，按物照價取值，亦甚方便。

我們在會中沖過涼，吃過飯，將會所略事參觀後，即出遊覽街市。我提議：此回遊覽麻打拉斯，須換

一新方法，專乘電車，作個普遍的漫遊，劉居士極爲贊成。我們遂出發，專搭電車。每上電車，賣票員問：『到何處？』我們總是說：『到最末的一站。』坐完了這條電車路，又換那條電車路。換了一條，又換一條。碰到同路的車上，賣票員都望着我們笑起來。他們或以爲我們是發瘋，那知我們是坐電車遊覽。這樣不到三四點鐘，便把麻打拉斯底電車路，條條都坐到了；把麻打拉斯底街市也處處都看到了。有時還下車玩玩，或買買東西。這種辦法，不但節省費用，而且經濟時間，並又周覽普遍。辦法雖不十分高明，但偶一爲之，却極有趣。比較坐汽車等等，到覺得痛快得多！

晚上再步行市中，以觀夜景。過「國家寫真」(National Pictures)門口，人甚擁擠。我疑其名，不甚了解其意。一時好奇心動，進去一看，乃一影戲院。劉居士便要買票再到裏面去看看，我平素本不看影戲，但因劉居士定要看。且其名爲「國家寫真」，想是本地風光，不無興趣，故亦樂而從之。果然奏過了開台音樂之後，便是一幕有趣的技藝表演。內有兩節，甚可驚歎。一節爲槍射(好似是汽槍)：一人持槍遠立，對面裝以電光小汽毬十數；每發一彈，射中一個。一連發射，如貫珠然，無不中者。又使一妙齡女郎，兩手各執一小電光汽毬，對面直立；槍發兩聲，左右皆中。再用兩小汽毬，安置女郎兩耳根上，對面直立如前，槍發兩聲，亦左右皆中。又令女側立，用牙齒把一小電光汽球咬着。亦一發即中。後再令女郎對面直立如初，用小電光汽毬一串，橫頭頂至兩頰，成一半圓。一連射擊，亦一一皆中，響聲如鳴邊炮。當表演

時，女郎神色極其自然，不但無傷無恐，而且笑容滿面。到是我們看了，却有點寒慄。後用兩槍，前後架着後槍槍口，正對前槍發動機。持槍者遠立槍前，使槍彈由前槍下射去；以中後槍發動機，使後槍彈再在射中前槍發動機，令前槍子彈再射中一電光汽毬。其技真不可謂不巧矣。再一節爲刀擲：一人手持利刀數柄立舞台前，令女郎貼舞台後木版對面立着；持刀者將手中利刀一一擲去；一刀挨頭頂鑽於木版上；一刀挨左面，一刀挨右面，一刀挨左肩，一刀挨右肩，皆鑽於木版上。次在木版上用紛筆畫一弧線，再令女郎依弧線灣身側靠木版。持刀者再把前擲利刀，挨女身前後，一一擲去，皆貼身鑽於木版，將女郎夾入刀間。後令女郎身着被火衣帽，靠木版對面立如初。持刀者另持火箭十數枝，挨女郎頭身一一擲去；火箭皆貼近女郎頭身，一一鑽於木版上。我當時看了，幾不能安坐；真是身體發抖，毛骨悚然。但女郎又是笑容滿面，毫無怯色。隨後開映電影，我們便出來了。

再次日，即五月六日。上午參觀麻打拉斯政府博物館 (Madras Government Museum) 與考內麻喇公衆圖書館 (Connemara Public Library)。圖書館與博物館連接，圖書館在前，博物館在後。規模均不大，收藏亦不富。比之孟買與加爾各答等圖書館與博物館等，相差遠甚。惟博物館中，有名畫約數百幀，頗爲可貴。但畫之內容，盡是人物，尤以少女及作沈思默禱儀式者爲多；神祕與宗教色彩太濃厚，亦嫌單調。出博物館與圖書館後，過一高大巍峨之建築物，乃高等法院 (High Court)。高等法

院，可任人遊覽參觀，我們遂也進去看看。裏面有好幾個廳，正在審判案件。旁聽滿座，秩序整肅。英人政府之司法精神，便略略於此可見。

麻打拉斯，就算是這樣地草草遊過了。晚上八時許，即搭車赴加爾各答。麻打拉斯街市頗簡單而且散漫。寬整清潔，都不及孟買。市面大建築物，亦不甚多。惟海口郵局及高等法院等，規模却極宏偉。中國人民多爲達羅維茶族。此族原爲印度開化最早與最古之民族，後爲亞利安民族所擠，遂羣聚南印。其情形，略與我們中國之苗族相同。其人民男多披頭散髮，女多穿鼻掛鑲。女子腳趾腳腕與手指手腕，好滿帶金銀銅鐵及玻璃鐲。此種人民移殖於南洋馬來半島一帶者很多。當我們在一店中買東西的時候，有幾個曾經到過南洋的人，對着我們笑盈盈地很表示一種親熱的樣子。問我們是何處來的？到過星島 (Singapore) 沒有？并說：他們到過馬來半島，星島等處，那裏中國人很多，并且很好。這是他們會與我們南洋的華僑親近的原故。可見交往一通，感情自熟，人間隔膜，並不是牢固不可破也。又麻打拉斯特產甘蔗花生。花生在印度叫「支那波丹」，說是由中國來的。但不知是那一位先人，把這花生的種子，由中國傳到印度？

## 一 復返加爾各答

五月六日晚，由麻打拉斯搭車；五月八日上午十一時三刻返抵加爾各答，計程一千零三十二英里。一路沿孟加拉海灣，直繞印度半島東岸。水光山色，風景頗勝。經咕都（Guntur）、柏札瓦打（Bezavada）、拉甲蒙打里（Rajahmundry）、涂泥（Tuhji）、枯塔喀（Cutback）、米得那坡（Madnapore）、等大小地方數十處；過泐耨（Ponner）、克滋那（Kistna）、戈打伐涅（Godavari）、布拉嘛泥（Brahmani）等大小河流數十條。戈打伐涅河之鐵路橋，長五十七節。用鋼鐵和水門汀築成，一大工程也。

抵加爾各答後，即寄居董洪盛公司樓上，以便靜息，并待船回國。董洪盛公司，為雲南茶商，資本頗大。總公司設在緬甸仰光，在印度加爾各答，崑崙崩及西藏帕里，拉薩等處，皆設有分公司。我此次進出西藏，多賴其招呼，其老少主人，均賢能慷慨，并富愛國心思，頗為難得。

這次返抵加爾各答，頭一件快慰的事情，就是得着甘地先生父子底信。五月八日晚，在洪盛公司



休息了半天之後，卽至總領事盧春芳君處談。甘地先生在巴多利會面時約給我的信，便早已寄到了。他底信，是——

“Dear Friend,

You must come again whenever as you like.

My message to the Chinese Students is Know that the deliverance of China is through ahimsa pure and unadulterated.”

Yours sincerely

M. K. Gandhi,

as at sabarmati 4, 6, 31.”

「親愛的朋友，

你一定要再來，無論何時，只要你歡喜。

我給中國青年學生的話，是：要知道，中國之拯救，是完全憑藉（經過）純正無疵的「阿喜母沙。」

你底誠實的甘地。

如在沙巴馬梯，一九三一年，五月四日。』

這就是我在巴多利會見甘地先生時，請他寫幾句話給我們中國青年學生，他當時答應將有信給我，故特地寫來這個信。他這信底文字，雖是很簡單，但意義却非常之重大。他兒子德法打斯君并另具一信告訴我，說這信是嘛哈子嗎甘地先生自己親手寫的，其實，我不待他另信告訴，一見便知道了。信中一個頂重要而又最難翻譯的字，就是「阿喜母沙」(Ahimsa)。這個字原是梵文。照字根的分析：「a—阿」是「不」的意思；「Himsa——喜母沙」是「傷害」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不傷害」。故許多歐洲人把牠譯作「Harmless」(無傷害)。但這只能說出字面的近似，不能恰盡原字底底蘊。我喜歡用積極的意義并體察甘地先生底主義人格，特把牠譯作「和愛」或「和愛不傷害」。我以為這樣意義比較充分生動一點。大致和我們中國古訓『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與最近孫中山先生底『和平、奮鬥、救中國』的精神相彷彿。「阿喜母沙」不但是甘地先生底根本教訓，而且是印度民族底中心思想。印度古「婆羅門教」，「佛教」以及現在的「印度教」等底根本教義，都是出發於「阿喜母沙」這個字。印度古聖維士那(Vishna)及釋加牟尼佛，都喜歡用這個字。近來甘地先生所領導的印度革命運動所採用的各種和愛奮鬥主張，如「不暴虐」、「文明的反抗」等等，也都是從「阿喜母沙」這個字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殘暴橫行」、「不講真理」的世界，甘地先生是要創造一種和愛

的新生命新力量來救濟牠。他不但要用這和愛的「阿喜母沙」來救印度，他并且要用這和愛的「阿喜母沙」來救這殘暴的世界。所以他給我們中國青年學生的話，也就用這個和愛的「阿喜母沙」。這可說是甘地先生給我們中國青年學生的一個福音，我便把牠帶回中國去。當我們現在這「互相殘殺」「血肉飛濺」的中國，甘地先生這個和愛的福音，真是一副對症下藥的良劑。我要代我們中國感謝甘地先生！我要代我們中國底青年學生感謝甘地先生！

其次，第二件欣慰的事情，便是遇着高劍父先生。五月九日，上午，之唐人街振華學校，會李弈賢君。李君一見面，便說：「譚先生才回來呀！高劍父先生天天在望你。」我說：「他還在這裏嗎？」他說：「他正在這裏等你來呢！」我聽了非常地歡喜，即同李君去廣府華僑俱樂部高君住處。原來，當我由西藏出來，一到崩嶺崩，便看見一張報紙，載着有一個中國藝術家，在加爾各答開了一個圖畫展覽會，大得各界人士底贊賞，替中國爭了好幾分光榮。我便想到加爾各答，一定要見見他。及到加爾各答，才知道他是高劍父；但他又已經到孟買去開展覽會了。及我們遊到孟買時，他又早已返回加爾各答。這回我回到加爾各答，以爲他一定是早已回國去了，在印度定沒有見面的機會，不料他還在這裏等着。高君一到印度，也便知道了我，也很想和我見一見，故這次特地在這裏等着。因此，我們一見面，真是說不出的喜快。他連聲說：「相見恨晚！相見恨晚！」我笑着說：「還不算遲，還不算遲！」於是我們遂傾談種種，彼此

均有積憾難盡之概。古人有詩形容人生的樂事說：『他鄉遇故知。』我們則可以說是『他鄉遇新知。』實則此回的『遇新知』，比平常一般的『遇故知』，還要悅樂些。高君精於藝術，固不待言；他并且很有創造的精神與創造的志願。他此次受了遊印度的感想，很想在中印藝術上謀一個聯合，以爲東方藝術振色的。我雖不懂得藝術，却極好藝術；對於他這種精神與志願，自然是極端欽佩與贊成。高君雖爲一藝術專家，但對於文化，亦極感興趣；因此他對我所懷抱的中印文化事業，也極表同情。我們遂商量聯合中印同志，創辦一東方學會與東方學院。東方學院，擬分藝術文化、佛學等門。暫由高君擔任藝術方面的進行責任，我則擔任文化及其他方面進行的責任。關於佛學方面的進行責任，擬請道階老法師與太虛法師出來擔任。并由我先擬具創辦的計劃。我們底宗旨與目的是：（一）要替中國與東方底文化藝術出口氣，爭口氣。（二）要把中國與東方底文化藝術研究整理，發皇光大。（三）要把東方文化藝術與西方文化藝術融合起來，以創造世界新文化新藝術。（四）同時在教育方面，并要創造一種世界新教育。這種宗旨與目的，當然是非常正大與遠重。高君和我，均願犧牲一切，以從事此宗旨與目的之實現。談到道階老法師，我們便都極想他即刻回加爾各答來會商一下。因我和他同遊到孟買，便分別了；我和劉秀南居士去麻打拉斯，他還留在孟買。高君遂要我速即打一個電報給他，叫他快快回加爾各答來。但事又真湊巧！我們還正在談之間，道階老法師和劉秀南居士便一同來了。原來他也已於昨天

由孟賈回到加爾各答，剛同劉君去找我未見，遂再同來高君這里。大家相見，真是又驚又喜！幾不信天下人間有此等巧事巧遇。於是大家又從頭重新大談了一番。彼此都完全同情同意，似預先約定者然。這回的奇遇中復加奇遇，喜樂中復加喜樂；真可算是世界上「一大事因緣」。將來由這「因緣」所生出來的「結果」，自可預卜。我慰之，我祝之，我且勉之！

第三件欣慰的事情，即與劉仁航，嚴直方，陸韵秋諸先生等會談。五月十日晚，高劍父先生約吃晚飯；飯後并同至某旅舍與劉仁航，嚴直方，陸韵秋先生等會談。劉仁航先生，我早已相識。當我去年在仰光辦報時，他也正在那裏宣傳他底「坤化主義」。其初轟動一時，甚受歡迎。後不知如何，忽引起一部份華僑智識界的批評與反對。我當時以大公無私與公開討論主義學術的態度，在報上登載過反對與批評他的文字，同時登過擁護與辯正的文字。有一次，他與我談及此事，頗發牢騷，我常即極誠懇地勸慰他『凡是一種主義學說，必須經過許多很嚴格的批評與反對，始能成立。若是一種主義學說，經不起嚴格的反對與批評，或竟沒有人注意；則可斷定其主義學說不但不成立，且必不能成其所謂主義學說。先生底主義學說受人批評，正足以證明受人注意。倘遇批評得不對，正好提出正當的辯正。先生信佛，并深於佛學，試思釋迦佛創立佛法時，經過如何嚴厲的反對和辯論，始得人信仰。又試看最近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也是一樣。曷可因人家反對批評，遂有所不歡呢？』他當時聽了，很以為然。

但後來的辨難往往有軼出範圍的話。我見如此情景，遂把兩方面的文字，一概停止登載。後來劉先生離開仰光，來到印度；我隨即亦由印度赴西藏了。故此時會過，雖不能說是「舊雨重逢」，也可說是「新知再見」。彼此欣慰，自亦不待言喻。我對於劉先生底「坤化主義」，雖沒有工夫去研究；但對於他底精神，勇氣與熱忱，却極爲欽佩！此外，嚴直方先生，陸韻秋先生等，則都是初次「識荆」。諸先生亦皆雍容和藹，大有學者風度。故相見亦甚覺快慰。本晚劉先生以我來到印度久一點，定要我首先發表意見。我再辭不允，遂問他：本晚談話的範圍如何？要我發表關於那一方面的意見？他說：本晚談話，以各人對於印度文化的觀察所得，幷如何謀中印文化事業的合作爲範圍；請就此方面發表意見。我遂把我在印度研究與考察所得的，簡略地說了一遍。末後幷提出我和高劍父先生所商量的創辦東方學會與東方學院的計劃，請大家加以指正與贊助。大家聽了，都頗以爲然，幷表示贊成。隨後劉先生即接續發表意見。他開始說的，完全和我說的一樣。末了他把他預先擬就的「東方文化協會章程」提出來討論我也表示贊成。本晚會談，雖未有具體結果，大家都能相見以誠，傾心談吐，毫無顧忌。直至夜深，始盡歡而散。

我這次在加爾各答，便多是休息。間常會會朋友，談談話；或到各書店裏看看，買點書。五月十五日，便搭昂哥拉（Egra）船轉仰光返國。



## 十二 總結

幾年來「周遊印度」的心願，現在要算是匆匆地完成了。對於印度底古蹟，名勝，社會，風俗，等等情狀，現在也算是略略的實地考察過一遍了。上面既將所周遊的與所考察的，分目分段詳細記述；茲再簡要地作個總結：

(一)我這次周遊印度，從三月七日由西藏到崑崙崩起，至五月十五日由加爾各答搭船返國止。歷時二月有餘，計程四千六百九十五英里，合中國里約一萬四千。專指途中行程，在各地遊覽不計。由東印而中印，而北印，而西印，而南印；恰好繞着印度四境打了一個大圈。在途中或搭火車，或坐汽車，或乘馬車，或坐牛車，或騎馬，或坐轎，或步行；所有各種陸地上的交通器具，都使用過了。這在印度，不能不算是一回壯遊，亦不可不說是一回快事！茲特將所經歷的地方，途程，哩數及車乘，表列於后：

由某地

至某地

哩數

車乘

1 崑崙崩(Kalimpong)——大吉嶺(Darjeeling)

九二，

汽車



- 2 大吉嶺(Darjeeling)——西里古里(Siliguri) 五一 汽車
- 3 西里古里(Siliguri)——加爾各答(Calcutta) 三八六 火車
- 4 加爾各答(Calcutta)——報兒坡(Bolpur)(來回) 一九八 火車
- 5 加爾各答(Calcutta)——伽雅(Gaya) 二九二 火車
- 6 伽雅(Gaya)——布達伽雅(Budha Gaya)(來回) 一四 馬車
- 7 伽雅(Gaya)——訥瓦打(Nawadha) 三七 火車
- 8 訥瓦打(Nawadha)喇甲略哩——(Rajgiri) 二〇 汽車
- 9 喇甲略哩(Rajgiri)——那蘭打(Nalanda) 八 火車
- 10 那蘭打(Nalanda)——霸克梯亞坡(Bukhtiapur) 二五 火車
- 11 霸克梯亞坡(Bukht'apur)——北訥勒斯(Benares) 一一九 火車
- 12 北訥勒斯(Benares)——撒訥巖(Sarnath) 五 火車
- 13 撒訥巖(Sarnath)——場席爾得哦利亞(Tashil Deoria) 一〇四 火車
- 14 場席爾得哦利亞(Tashil Deoria)——估尸訥伽(Kushnagar) 二〇 汽車
- 15 估尸訥伽(Gusingar)——噶喇略坡(Gorakhpur) 三〇 汽車

- 16 噶喇喀坡(Gorakhpur)——叻坦哇(Nautanwa) 五一 火車
- 17 叻坦哇(Nautanwa)——路比泥(Lumbini)(來回) 二〇, 騎馬
- 13 叻坦哇(Nautanwa)——扒冷打(Pharenda) 二五, 火車
- 19 扒冷打(Pharenda)——八闌坡(Balranpur) 一〇七, 火車
- 20 八闌坡(Balranpur)——沙喇伐斯底(Saravasti)(來回) 一八, 馬車
- 21 八闌坡(Balranpur)——扛打(Gonda) 一八, 汽車
- 22 扛打(Gonda)——康坡(Cawnpore) 一二〇, 火車
- 23 康坡(Cawnpore)——發六喀把得(Farukhabad) 八八, 火車
- 24 發六喀把得(Farukhabad)——摩他(Mota) 二一, 火車
- 25 摩他(Mota)——三克沙(Sankisa)(來回) 一六, 牛車
- 26 摩他——西可嘎把得(Shikhabad)——德里(Delhi) 一八九, 火車
- 27 德里(Delhi)——沙巴馬梯(Sabarmati) 五三二, 火車
- 28 沙巴馬梯(Sabarmati)——阿麥打把得(Ahmedabad) 七, 汽車
- 29 阿麥打把得(Ahmedabad)——蘇拉特(Surat) 一四三, 火車

30 蘇拉特(Surat)——巴多利(Bardoli)(來回)	四〇	火車
31 蘇拉特(Surat)——孟買(Bombay)	一六七	火車
32 孟買(Bombay)——麻打拉斯(Madras)	七五一	火車
33 麻打拉斯(Madras)——加爾各答(Calcutta)	一〇三二	火車
總計	四,六九五	

(二)這次周遊，歷時二月有餘，計程四千六百餘英里；時間雖不能說是頂長，遊程則不可謂不遠，而所遊歷的地方與所考察的名勝古蹟，則更不可說不多。而一路搭的火車，都是三等。在火車上打坐過夜，在車站中煮飯睡覺。在各地遊覽時，多是寄宿各寺廟中。有時長日奔走，整天餓着；有時隨便買點東西，果腹充饑。這種生活，總不能說不辛苦。但我底心中，始終是快樂；我底精神，始終是興奮；我底身體，始終是健康。我和道階老法師說笑話：「我現在真和齊天大聖一樣，在造化爐中煉成一個金剛身了。」經過此番鍛鍊，以後旅行，敢說毫無困難。這也是一件很可欣慰的事情！

(三)據上所記，這次周遊印度，於二月有餘之間，由東印而中印，而北印，而西印，而南印，繞着印度四境打了一個大圈。在這二月餘之間，還是在各處停留遊覽的時候居多。這不能不說是受印度交通便利之賜。若在法顯玄奘時代，這樣的周游一遍，恐非兩三年時光不可。這「交通便利」可說是英人統

治印度底唯一的成績？)所謂「交通便利」最主要的就是「鐵路發達」。印度之有鐵路，從一八四五年始。現在全部印度鐵路約四萬餘英里，成爲亞洲之第一大鐵路網。其鐵路式樣，分爲三種：——

(一)大鐵路 (Broad-gauge) ..... 約二〇〇六九英里。

(二)中鐵路 (Metre-gauge) ..... 約一六,八八三英里。

(三)小鐵路 (Narrow-gauge) ..... 約三,九九六英里。

總計

約四〇,九四八英里。

上三種鐵路，在統計分類上，又別爲三等：——

(1)一等鐵路 (Class I) ..... 約三六,七四八英里。

(2)二等鐵路 (Class II) ..... 約三,一五三英里。

(3)三等鐵路 (Class III) ..... 約一,〇四七英里。

總計

約四〇,九四八英里。

其鐵路，多由商辦，受政府保證。初辦時，由政府與以幫助；至營業發達，政府得分取其利益。現在印度底鐵路公司，有下列等家：——

(1)大印度半島 (Great Indian Peninsula) 鐵路公司，資本十一萬萬餘盧比。

- (2) 東印度 (East Indian) 鐵路公司，資本十四萬萬餘盧比。
  - (3) 孟加拉與西北 (Bengal and North-Western) 鐵路公司，資本二萬萬餘盧比。
  - (4) 孟加拉吶格坡 (Bengal-Nagpur) 鐵路公司，資本七萬萬餘盧比。
  - (5) 東孟加拉 (Eastern Bengal) 鐵路公司，資本約五萬萬餘盧比。
  - (6) 孟買巴羅打 (Bombay Baroda) 鐵路公司，資本七萬萬餘盧比。
  - (7) 麻打拉斯與南麻拉他 (Madras and Southern Mahratta) 鐵路公司，資本約六萬萬  
盧比。
  - (8) 南印度 (The South Indian) 鐵路公司，資本三萬萬餘盧比。
  - (9) 西北 (The North-Western) 鐵路公司，資本十四萬萬餘盧比。
- 據去年統計，全印度鐵路所得利益，爲一千一百八十八萬七千萬盧比 (Rs. 1,18,87 Crores) 其中百分之六十，由運貨所得；百分之三十二(約)，由載客所得；百分之八(約)，由郵件行李等所得。又據統計，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之全印度鐵路搭客及利益，如下表——

等次	頭等—1st	二等—2na	中等—Inter	三等—3na
塔客	913	9,589	17,870	791,743
利盆	11,925	19,139	16,643	335,332
附注	(1)塔客單數為一千八		(2)利盆單位為一千盧比	

由此可見印度鐵路事業之發達，與其交通之方便。我們在印度旅行，差不多隨便要到那一處，都有鐵路可達。平原通都大邑無論矣，即山區荒遠邊塞，亦隨處有鐵路可通。火車種類，有普通車，有快車，有特別快車，有郵車，有特別快郵車等等。就路途地方而言，又有分段車，有通車。車費，三等頗廉；三等以上，依次倍增。如三等車費為一盧比，中等車則約為二盧比，二等則約為四盧比，頭等車則約為八盧比。以頭等比三等，約為八倍，則不可謂不高貴。旅客搭車，隨意所欲。長途旅行，可買通票。每程百里，可在途中停留一日。無論長途短途，在途中轉車換票，均隨時可行。故在印度旅行，實可謂方便之至。但此等鐵路火車，對於旅客雖然方便；而對於印度國家人民，却是害多利少。因為英政府創辦此等火車鐵路，原為發展其商業運輸政策。英政府底商業運輸政策越發展，則對於印度的經濟侵略越厲害。而在印度方面，因有此等火車鐵路；則外貨容易充斥內地，而內地財富則又為之一載而去。故此等火車鐵路越

發達，而印度的經濟反越貧困，印度的人民生活，亦越加窮苦。我常把此等火車鐵路，比作印度的壓榨機。印度現在，差不多已為這種壓榨機壓乾了。所以甘地先生，極力反對此等火車鐵路。一般人不明瞭印度的事實，徒以為甘地先生是反時代，反科學；而對英政府在印度所創辦的此等火車鐵路，則大加頌揚其政績功德；實是大誤！

(四)在這次周遊中，有一件最可注意的事情，就是「無兵」「無盜」。所謂「無兵」，並不是印度沒有兵，是我們沒有看見兵。英人統治印度，實有精兵數十萬。但他們底兵，是有紀律的兵，是保衛國家（此地當作政府）的兵。他們底兵，是有一定的駐所，是不能隨便逍遙的。非有極重大的變亂，或是危害國家政府的變亂，任何人是不能使用的，任何兵是不能隨便走動的。至於「無盜」，則真是「無盜」。我周遊印度二月餘，計程一萬數千里，一路在車站中敵地睡覺，在火車上跑上跑下，並沒有失過一毫東西，也從未看見有盜竊的事情。不像在我們中國，輪船火車上，只看見「謹防扒手」這類的警告。印度這個「無盜」，却不是英政府統治的成績，實是印度固有宗教的功効。蓋印度各種宗教，無不以盜竊為大戒。古婆羅門教如是，佛教亦如是，現在的印度教亦如是。一般人雖極下等，亦只願為清高的窮苦叫化，而不肯為卑污可恥的盜竊。宗教的效用與能力，就在這些地方。我們底成語，所謂「饑寒起盜心」，亦殊不盡然。

(五)在這次周遊中，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事情，就是行旅極其自由。我由東印而中印，而北印，而西印，而南印，所經過的大小地方，總算不少。但從沒有受過阻擋，受過檢查。只在蘇拉特，被偵探盤問過一次。那盤問我的偵探，手段還是規規矩矩，態度也是客客氣氣；並沒有半點無禮貌的言詞與舉動。又不像在我們中國，到處要檢查，檢查時，又是傾箱倒篋，有時連銀錢財物，都檢起去了。但關卡越嚴，檢查越密，而作奸犯科的事又越多。在印度雖不檢查，而作奸犯科的事情却又沒有。這也是英人底高明與利害處。

(六)如上面所說，英人統治印度，處處是表現高明，處處是表現利害。但有一件事，却沒有顧到。就是到處充滿着「廢疾」。在各大都市中，街道兩旁，總看見廢疾者輪着，聽見廢疾者在叫化。爛手爛脚的，斷臂折腕的，焦頭爛額的，啞口盲目的，殘軀敗體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使人看了，非常難過。英人政府并不為之限制，亦不設法收容。道階老法師說：「英國人有一件事情沒有辦好，就是不設法收容殘疾。」這話實在很有見地。這可說是英人露的「馬脚」，「破綻」。

(七)印度民族宗教，向稱複雜。但斷不如一般人所想像與傳說之甚。有些人說什麼印度人種有幾十種，說什麼印度為「迷信之窟」。這都是受了外人的反宣傳，上了自己不明瞭印度真相的當。印度最大而且最重要的民族，約有三種：一即達羅維茶族 (Dravidian)，一即印度阿利安族 (Indo-Aryan)。



一卽塞米梯克族 (Semitic)。達羅維荼族與印度亞利安族，大都信奉印度教 (Hinduism)，人數約二萬一千餘萬，約占印度全人數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塞米梯克族，大都信奉回教 (Islam)，人數約六千八百餘萬，約占印度全人數四分之一弱。此外婆羅門教 (Brahmanism) 徒，耆那教 (Jainism) 徒，錫克教 (Sikhism) 徒等，爲數甚少，且都可包括在印度教內。猶太教徒 (Jew) 基督教徒 (Christian) 拜火教徒 (Zoroastrian)，多是外來的民族，爲數更少。這些很少的外來民族，說他們是印度民族亦可，說不是印度民族亦可。雖然回教民族，也是外來的，但回教民族因種種關係，已成爲印度底主要民族了。所以說印度民族宗教，最顯著的，只有印度教民族 (Hindus) 與回教民族 (Muslims) 兩大羣。這兩大羣民族，在宗教教義與儀式上，在人情風俗習慣上，都頗多衝突。最著的，如印度教人敬牛，而回教人却殺牛；回教人禁音樂，而印度教人却極好音樂。因此兩教民族，時常發生無謂的大鬥爭。殺人流血，演成無窮盡的慘劇。英人則樂得利用此等弱點，以收漁人之利，以鞏固其統治。但近來兩教民族，受甘地先生偉大的「和愛」感化，漸多覺悟。回教領袖毛拉那摩罕德阿里 (Maulana Mohamed Ali) 爲甘地先生之至友，亦甘地先生極好的信徒，極力與甘地先生謀兩教民族的融和。兩教民族界限，雖不能立時盡泯，在不遠的將來，定能切實團結共同奮鬥。

(八) 印度語言文字，亦向稱複雜。但亦不知一般人所傳說與想象之甚。美國鮑曼 (Israhel Bow-

man) 著新世界 (The New World) 說：『印度全人數共三萬二千五百萬，有四十五種不同之人種，操一百七十種不同之語言。』此亦「道聽塗說」之談。還有人說印度有二百餘種語言的，更荒謬不合實際。印度語言文字，亦和印度民族一樣，可分為三大系：一即達羅維茶族語文系，一即印度亞利安族語文系，一即塞米梯克族語文系。達羅維茶系語文，主要者為太米爾 (Tamil)，特路咕 (Telugo) 等，多行於南印度。印度亞利安語文系，即梵文 (Sanskrit) 系；其主要者為崩加利 (Bengali) 即孟加拉語，咕甲拉底 (Gujarati) 等；多行於東北印度，中印度，西印度等處，地域最廣。塞米梯克系語文，即回教民族系語文，其主要者為烏都 (Urdu) 等，多行於西北印度一帶。此外又有一種「奧都斯坦泥」或「印度斯坦泥」(Hindustani) 為印度阿利民族系與回教民族系的一種混合的語言，盛行於東北西印度一帶；其他各處，亦頗通行。此種語言，可算是印度一種普通的語言；有些人很想把此種語言，作為印度底標準國語。其文字，在印度教人，則多用梵文字母；在回教人，則多用波斯文 (Persian) 或阿拉伯文 (Arabic) 字母。此外還有各種小分派與各種外來的語言，則只可算是「方言」與「外國語」之類。英人統治印度，每以英語為中介語 (Medium)，故英語在印度亦頗通行。凡上等知識階級，大半皆可用英語交談。我們外人在印度旅行，即可只用英語，不用印度土語。而印度人自己，若地方不同，也多用英語會談。比如甘地先生底語言為咕甲拉底，太戈爾先生底語言為崩崩利；若甘地先生與

太戈爾先生會談，則必用英語。這自然是印度底一個缺陷，亦爲任何地方，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所同有。將來印度語言文字，若能統一，自然是更好了。

(九)上面說：印度的鐵路火車，等於一個壓榨機；印度現在差不多給牠壓乾了。這并不是戲言，實是真狀。我在這次周遊中，最所感嘆的，就是印度人民的窮苦。印度原爲農業國，農民約占全人數百分之八十。自英人統治印度，實行經濟侵略以來，印度的農村經濟，已完全破產。農民平均收入，每人每日不過二安那 (Anna)。而田租賦稅，又極繁重。終歲勤勞，不得一飽。衣食居住，卑陋難名。故甘地先生極力革命，提倡恢復印度原有的農村經濟狀態；反對資本主義的侵略。而印度一般人的革命思想，亦日益洶湧，有沛然莫能禦之之勢！

(十)印度眼前最大的問題，就是「獨立自治」問題。換言之，卽「革命」的問題。以一百八十餘萬方哩的土地，三萬二千餘萬的人民，一個偌大的文明古國；而戴一個毫不相干的遠在歐西的島王做皇帝，受十幾萬英國財閥（英商人）軍閥（英軍人）與政閥（英官吏）底宰制。這自然是世界上頂怪誕的事，也是世界上的一件頂不合理的事。如果世界將永遠是一個怪誕的世界，世界將永遠是一個不合理的世界，則沒有話說。否者，印度斷不會如是終古。現在印度底革命運動，已經是一發不可收拾了；再沒有一個力量，可以把牠遏止了；成功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如果印度底革命一日不成功，則不但世界

一日不合理而且世界一日不得安甯，不得和平！

好了，我幾年來周遊印度的心願，現在要算是匆匆地完成了。對於印度底古蹟、名勝、社會、風俗等等情狀，現在也算是略略地考察過一遍了。這不但是我個人底一件欣慰的事情，即對於印度底古蹟、名勝、社會風俗以及民族文化等等，亦不無相當影響。昔法顯、玄奘遍遊印度，著佛國記與大唐西域記，遂留爲我們後人研究印度文化歷史等等的憑藉。安知我這回短短的周遊與這篇短短的記載，又不替印度爲後世留點種子呢！

當我初來印度時，在印度洋上的船中，曾寫了一首詩，詩題卽爲印度洋上。現在我是離開印度，又乘着船在印度洋上要回國去了。我一面回顧我周遊的印度，一面瞻望我思念的祖國；使我又不能不想起來時的情景，因又記起那首詩來。現在卽把牠附帶地寫在下面，作一個題外的餘韻。

印度洋上

(一)

好一片偉大的印度洋，

好一片偉大的波浪！

是這般地狂嘯怒號，

是這般地洶湧激盪！

天空中照着一個熊熊的太陽，  
洋面上浮現一層燦爛的金光！

✽

哦！你這偉大民族的象徵呀！

你這偉大的文明古邦！

但是——

誰想，誰想？

誰想你這偉大的民族呀！

會向這洋底沈淪？

誰想你這文明的古邦呀！

會向這洋底埋葬？

✽

看呀！

✽

✽

✽

✽

✽

✽

是洋潮在漲？

是淚潮在漲？

是血潮在漲？

是革命的高潮在漲？

努力吧，

你這偉大的民族呀！

復活吧，

你這文明的古邦！

(二)

左顧浩浩，右顧蕩蕩；

前望渺渺，後望茫茫！

哦，你這偉大的宇宙呀！

你這偉大的海洋。

你這偉大的生命呀！

你這偉大的力量。

✻

海洋本是一片平平，

爲甚翻起了這許多波浪？

宇宙本是一個渾成，

爲甚形成了上下四方？

生命本是一個根源，

爲甚要這許多奇形怪狀？

人類更是同質同形并同量，

更怎地有甚貴賤貧富與弱強？

哦，你這偉大的力量呀！

你怎不把這上下四方摧毀？

你怎不把這許多波浪掃蕩？

你怎不把貴賤貧富弱強打破？

✻

✻

✻

你怎不把這奇形怪狀消亡？

✻

看呀！

✻

是洋潮在漲？

✻

是淚潮在漲？

✻

是血潮在漲？

是革命的高潮在漲？

你這偉大的力量呀！

你快蕩平吧！這許多波浪。

你快摧毀吧！這上下四方。

你快銷亡吧！這奇形怪狀。

你快打破吧！這貧富貴賤與弱強。

你快湧現吧，

那自由平等的實相！



大中華紀元四六二八年(民二十)

## (一) 印度國際大學概述 (載東方雜誌與社會雜誌)

——東方教育之特產——

### 引導

印度太戈爾先生 (Dr. Rabindranath Tagore) 所創辦的國際大學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總算是隨着太先生的詩名，轟動了全世界。五年前 (一九二四) 太先生遊中國時，我們老大的華夏，也曾經喧傳殆遍。我當時還在國內讀書，因被其影響，即有「心嚮往之」之意。現在我這點小小私意，是已經達到了；可是國際大學的情形究竟怎樣，恐國內至今尚不十分明白(?)。

我們知道：太戈爾先生，是以「世界和平」(The Peace of the world) 與「東西會合」(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的偉大的使命自任的；這國際大學，即是他企圖「世界和平」與「東西會合」的偉大的事業之實現。而且他的辦法，特別不同；吾人可以名之曰「東方教育之特產」。太先生的詩文，我國人已有不少的崇拜，歐美更不待說；則對於他這種偉大事業的企圖與東方教育的特產——國際大學，我們實有留意與明白之必要。

——現在或許國人也正在要聽聽國際大學的消息(？)，茲即將其概況，略述於后：

## 一 來源與名義

國際大學最初的始基，建立於一九〇一年，原名梵文字音爲“*Brahma-Vidyalyaya*”*Brahm* a 卽「婆羅門」；*Vidya* 意爲學問；*Laya* 意爲場所；在中文很難有一適當名詞，近似地可譯作「婆羅門巽舍」或「婆羅門書院」。其初範圍，極狹極小。這原來是太戈爾先生的父親 *Maharshi Devendrath Tagore* 一件生前未竟的精神事業，太先生繼續完成而且日益光大之。說句「斯文」的贊語：若太先生者，真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一九一三年，太先生遊英倫；在那裏却得了幾個很可以的同志，給了他不少的幫助。有一兩個同志，後竟和太先生一同回到印度；合力把這國際大學的始基，盡量發展推廣，想成立一個東西文化會合的中心。國際大學之帶國際性，卽自此始。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太先生復遊歐洲；這次他受了戰後歐洲的淒涼的刺激，遂覺得世界上一定要有一個救濟的東西。這救濟的東西，就是企圖「世界和平」與「東西會合」的國際大學。於是於一九二一年，周遊回來，遂將原有國際大學的始基正式改建爲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

city? 并將梵名 “Brahma-Vidyalyaya” 改為 “Visva-Bharati” 國際大學，至此才可算是真正完全成立。

Visva 原意爲「共總」(all) 但在此則有「寬廣」(wide) 與「世界」(world) 之意，Bharati 原意爲語言 (Language) 但在此則有「文化與教化」(culture) 之意。合之，則爲「世界文化教育中心」(A wider cultural centre)。此詞與英名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殊不甚十分適合。這是因爲英名係遷就習慣，偏重在名；梵名係根據本意，偏重在義。而我們中文叫「國際大學」，則從英文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譯出。要之，其旨趣卽：集合全世界文化於一大「自然爐中」，加以藝術的「融和鍛鍊」，鑄造未來的「平和世界」。

## 一一 地位與風景

國際大學的地址，叫 “Santiniketan” 在印度孟加拉 (Bengal) 中點，一小城市 Bolpur 附近。Bolpur 離加爾各答 (Calcutta) 九十九哩，火車五小時許可達，每日有車上下各三次。Santiniketan 廣處鄉村之中，地勢略高，周隣低垂，青天如罩，舉目四闕，空曠無際。

“Santiniketan” 亦係梵文字音。(所有國大各名詞，除英文外，均係梵文——Sanskrit 以下照

此) Santi 意爲平和 (Peace) Niketan 意爲地方 (Place) 合之卽「平和之鄉」(A hode of Peace) 之意我給牠的中文譯名是「聖地尼克坦」。

這一個「平和之鄉」——聖地尼克坦，說來也有點「靈蹟」。數十年前，還是一塊荒涼不毛的空地，自然造化，只給了牠兩株“*Seppaparni trees*”，周圍亦渺無人烟，僅有一些著名的印度盜匪 (Dacoits) 常在往來。當初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塊荒涼不毛之地，兩株“*Seppadar-ni trees*”，一個盜匪窟藏之所，將來或有人要把牠來做一個東西文化的中心地 (A centre for the culture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不料一天，太戈爾先生的父親 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 忽光臨到此；不知怎地，他一見傾心，立刻即愛上了這片荒涼與這兩株“*Seppaparnitrees*”，便在這樹下，張立了蓬帳，以做他的默念與祈禱 (Meditation and prayer) 的場所——

他的默詞，於今選用大理石刻在這里，是

“He is the repose of my life,

The joy of my heart,

The peace of my spirit,

（『他是我生命的安息，

是我心靈的慰樂，

是我精神的平和。』）

——更不料，這些著名盜匪的領袖，即完全被他這幾句默詞所感化；放下了屠刀，來投入他的帳內。遂共同把這塊不毛之地，經之營之。種樹栽花，日盛一日。後又建了一所房屋，後又建了一所教堂（Temple）及Maharashi（太先生之父）臨終，又遺囑以私產每年六千盧比（Ru-pee）作公共奉教之用。加之他又生了一個「善繼善述」的啦，拉並掬啦哪茲（Rabindranath 即太先生）繼成光大，遂有今日。

於今，景緻是怎樣的呢？哦！真是「郁郁乎文哉」！茂林修竹，葱翠如錦。花謝又花開，四時無停息。清香撲鼻，落英繽紛。出入其間，實令人陶醉！且鷄鳴狗吠，羣鳥歌唱；一隊一隊的松鼠，復跳躍於樹枝之間；更有無限詩情與哲意！綜合全景，就可說是太戈爾先生的詩歌與哲學的一幅縮寫圖畫。而國際大學，便萌芽于這幅縮寫的圖畫當中。所謂「自然詩哲」，所謂「自然學院」，實非虛語也。

### 三 特有的設備

我們看了上面國際大學的景象與意旨，大略就可想像得到國際大學的設備是怎樣。這種意旨。

可說是國際大學特有的意旨；這種景象，更可說是國際大學特有的景象。則國際大學的設備，自然也是特有的設備。我們如果要把法國的巴黎大學搬到聖地尼克坦，這自然是配不上；就是把我們今日新都舊時蕭條的金陵城中的東南學府搬來，也是不大相稱。蓋一種情景自有一種相宜的配合；這雖不要講「都市美」，「鄉村美」的花調，誰也都知到幾分。曷况這裏除太先生之外，還另有藝術大家呢？然則所謂「特有的設備」，又是如何？我們若就物質方面看來，則可說是極其簡陋；但他們在情趣上着眼，却以為極其富麗。然而物質上的設備也不是完全沒有，大概此間所應有的也都具備。茲略舉其大要如次。

a 課室

——所謂課室，就是一個自然園林。青天為蓋，綠樹為墉。小小黑板一方，置於樹下；教師學生，都攜帶坐毯一塊，盤坐地上。或講論，或誦讀；書聲與鳥聲，每相和合。此外什麼科學研究室，科學試驗室，自然更是沒有了。

b 宿舍

——宿舍建築，多土牆茅蓋；教授學生，都是一樣。屋宇甚小，而幢數頗多。另有幾處半印半歐式的瓦屋，這是給遠來的教授或學生住的。最大最客氣的，是一所新建的 Ta Ta Building（印人 Ta Ta 捐建）聽

說這是特爲「European」住的，現在則雜了我一個「Chinese」，教授大多數有家室，混然同處，實無分家庭與學校。

### c 圖書館

——國際大學最重要的設備，要算是一所圖書館，雖比不上巴黎圖書館，倫敦圖書館那種宏大的規模，在印度却算是第一個。書雖也只有數萬冊，比較都頗貴重，且各國文字都有。中文書亦頗不少，比較大的；有一部全藏佛經，一部二十四史，一部太平御覽，一部資治通鑑，一部佩文韻府；此外子集與新近出版的書也有一些，十三經則由我新贈了一部。最寶貴的，是幾千卷手寫的梵文古籍，有的係二三千年前古物。書爲單片木葉，長約數尺，寬却只有寸許，夾以竹版，縛以麻繩；恰和我們的古文「冊」字相合。可惜我們中國的古冊，今不得見。記得孔老夫子曾經嘆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料我現在却在印度「徵」了我們這個古「冊」字。

### d 藝術院

——除了圖書館之外，常以藝術院爲首出。院所是剛建造好的，也是半印半歐的式樣。內中陳列繪畫，彫刻，塑像等各種藝術品頗多而且精美，大多爲本校出品。又有印度各種樂器及古物古幣等。圖書也有一些（關於藝術方面的）。其他各國的藝術品，也略有一點。平日藝術作業，亦在院中。此間成績，要以



藝術爲最好。

e 印刷所與商店

其次，則要說到印刷所與商店。印刷所亦小具規模，英文，梵文，崩加利文 (Bengali) 等字粒都有。校中一切印刷品，均由此出。太先生的新作品，以及各教授講義，都隨要隨有。商店，則不但供給全校一切食用品，且附近鄉村，亦常來購買，生意也很不小。

f 發電機與摩托巴斯

發電機與摩托巴斯這兩件小東西，要算是國際大學的科學設備。發電機供給全校電光，每晚自六點鐘起至九點半鐘止。一入黃昏，機聲隆隆，燈光燦爛，亦略可與繁星對照。摩托巴斯 (Motorbus) 每日按火車時間，驅馳聖地尼克坦與 Polpur 之間，以備教授學生，以及來賓等往來，亦頗稱便。

g 招待室與禮拜堂

國際大學的來客，可說是特別的多，而且多由歐美不遠萬里而來。這都是一面遊覽這「平和之鄉」與「東西會合」的聖地尼克坦，一面即是景仰太先生這位自然老翁詩哲。因此招待室特別必要。且極隆盛。接待室，通叫「Guest house」，即太先生的父親最初的建築，陳設極完備。禮拜堂 (Temple) 則是太先生的父親最後的建築，構造亦極精緻。每禮拜日會合全校學生教授集合作禮拜一次。印度

禮拜日，爲西曆之星期三(Wednesday)。

#### h 醫院與郵電局

——醫院也新建了一棟房子，設置自然是簡單，然隨時若有毛病，亦可就醫。郵電局則雖是政府管轄，却係特別爲聖地尼克坦而設；故即名「聖地尼克坦郵局」(P. O. Santiniketan)。無論國內外電報書信，只書一「Santiniketan」字樣，便可達到。

#### i 其他

——其他各種小小事件甚多，不必細述。

### 四 特有的辦法

上述之特有的設備，亦即形式方面之特有的辦法。茲再略述其實際內容：  
國際大學，不是一個純粹大學，內容分三大部：——

- A. Vidya-Bhavan (吠的亞吧哈吩) 即研究部 (Research Department)。
- B. Siksha-Bhavan (西克嘎吧哈吩) 即大學部 (College Department)。
- C. Patha-Bhavan (爸咱吧哈吩) 即學校部 (School Department)。

研究院有主任 (Principal) 一人，無固定科目與年限，教授亦無專界。哲學 (Philosophy)，文學 (Literature)，藝術 (Art)，佛學 (Buddhism)，梵文 (Sanskrit)，巴利 (Pali) 以及其他各種學術文字等等；你喜歡研究什麼，便可擇一專門長於什麼的人與之研究。你要研究一門，便研究一門；要研究數門，便研究數門；祇要你的時間精力來得及。同學亦間嘗兼充教授，比如我在這里研究，則兼教中文，有一個德國同學亦兼教德文；同時我們初學梵文，亦由印度同學教授。所謂「他山攻玉，交相切磋」亦頗饒逸趣！

大學部再分前後兩級：前級為 Intermediate Section，後級為 Upadhi Section。修業年限各二年。其科目均分三種：

(1) 隨意研究無試驗科目 (Subjects For Study, Not For Examination) 前級如文、明史、普通藝術、普通科學等；後級如文化史、主要近代思想、普通文學與藝術等。(2) 必修試驗科目 (Compulsory Subjects For Examination) 前級如梵文、崩加利或其他印度文字 (Bengali or Some other Indian Vernacular)，英文、論理、數理等；後級如任一種語言文學、印度古文化、印度哲學與宗教、普通哲學、普通歷史學、經濟學、語言學等。(3) 選修科 (Optional Subjects) 如希臘文 (Greek)、拉丁文 (Latin)、印度方言 (Indian Vernaculars) 等。大學部亦有主任一人 (Principal

of College) 各科均有固定教授。

學校部亦再分高初兩部。初級爲 Adys-Vibhaga (For junior pupils) 高級爲 Madhya-Vibhaga (For senior Pupils) 亦有主任一人 (Principal of School) 程度略相當我國之初中兩等教育。

除分上列三大部之外，又另有一 *Nari-Bhavan* (內力吧哈吩) 卽女子部 (Women's Institution) 係特爲女學生而設。女學生受課，都與男學生同；此中不過另爲練習女工家政并住宿等。她們并有種種遊藝與集會，比較男學生要特別快樂些。

此外又另有一實業部，設在樹里尼克坦 (Sriicketan)，離聖地尼克坦約一里有半。內有織工、木工、種植、養雞、飼蠶等等。聖地尼克坦商店所出買菜蔬布帛坐毯等，卽由那邊出產。那里也有醫院郵櫃，其空曠雅緻，亦不減於聖地尼克坦，清幽或尤過之。

至於國際大學的教育方法，可一言以蔽之，卽注重「自然的啓發」，「自然的陶養」與「自然的感化」。就如太先生所說：

「To give Spiritual to our boys was my principal object ... We rely more upon the sub-conscious influence of nature,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lace

and the daily life of worship that we live, than on any conscious effort to teach them.”

## 五 教授生活

國際大學的教授，國籍頗複雜。除印度人外，歐洲各國，也有好幾個。有一種特別教授，可名之曰「客卿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他們是特別來遊歷的，順便在這裏教授半年一年或數月。有的則一面來研究，(梵文，印度哲學，佛學等)一面當教授。

說到教授生活，我預先便要向他們表示敬意！蓋國際大學，原是太先生的一種偉大的精神事業；來到這裏的人，多數都是太先生的精神的感召與一種共同的精神的集合。有些，他們是與太先生有深切關係；并對太先生有深厚的信仰。他們是以聖地尼克坦為歸宿，以國際大學為學生職責。他們的薪俸，極其低廉。有幾個在印度都算是「一號」的學者，若在加爾各答大學等教書，月薪都是一千四百個盧比(Rupee)；在這里則至多只有二百盧比一月。(歐人也如此。)因此，他們的生活，極其菲薄。印度教授，固不待說；居的是前面所說的土牆房屋，穿的是幾塊粗素布單，吃的是籩食瓢飲。即歐人亦不過吃的住的略好一點，有的也改服印度服裝。有些教授，并自己燂飯吃。即如研究院的主任，大家都

叫 *Saati* (大學者之意) 他是只吃一點粗飯蔬菜，并自己打水，自己燒煮，一切都不用工人。此種節儉克苦精神，那得不令人尊敬！

我們讀歷史佛書，常常看見有許多苦行的印度學者，今證之國際大學的教授而益信。

## 六 學生生活

國際大學的學生人數，却不甚多。全校男女學生，合共不上二百人。大學部不上百人，研究院只有十幾個。歐洲學生數人，中國則只我一個；都在研究院，一半也可說是 *Visiting Professor*。

國際大學的教育方法，已如前段所述。故對於學生們的「打鈴上下」的機械式的受課，殊不十分注重。大學部與研究院，則講演特多。因為各國的所謂「名人學者」時有往來；只要是略有一點聲望的，每來必有特別講演。太先生自己與著名教授，亦間有特別演說，或宣讀他們的著作。學校部則演戲常有，劇本都是太先生自己的作品。各部平時又多舉行「野外生活」(Picnic) 女生五六人，男生六七人，教授三四人，風乎林蔭，沐乎溪流。男生打水，劈柴，挖窠；女生炊烟，升火，烹調。朝去暮還，唱和而歸。至足樂也！

印度男女間的風氣，本和我們舊時中國一樣。男重女輕，界限森嚴。以釋迦牟尼先生那種「衆生

平等」的思懷，尚陷入一個輕視女子的矛盾。通常女子外出，且多蒙以面幕（Veil）。但在國際大學，則完全反是。男女往來，毫無隔閡。或集談，或同遊，都極其自然。女學生披頭赤足，裝束簡單。印人黧黑的面貌，在我們黃皮的眼光看來，或不甚美麗，但那種散髮蹣跚的姿式，却實可人。

印度人歡喜歌唱，尤以孟加拉人為最。因此國際大學的學生，特別是歌喉玲瓏。無論大小男女，行走都喜歡唱歌，所唱的都是太先生作的崩加利（Bengali）歌詞。女學生又常到太先生家裏去歌唱，太先生一有新作品，也都叫她們歌唱。平時每有集會，亦必絃歌數曲。其歌聲婉轉幽揚，實難言狀！

至於學生的物質方面的生活，自然也是極其菲薄，毋庸贅述。

## 七 中國人與 Tibetan

在這里說中國人，只認為我一個；其實我們有兩個，我之外還有一個西藏人。但這裏都叫他為‘Tibetan’，并不叫他為‘Chinese’。如有人問：「這裏有 Chinese 沒有？」則只舉我一人以對。

這西藏人，年事可五十。他在這裏專教西藏文（Tibetan），并繙譯佛經。（藏文佛經甚富）他知道Hindustani 和巴利（Pali），但不知道英文。中國話，只知道幾句。當我初見他時，他用國語問我：「你那裏來的？」我簡直歡喜得了不得。但隨即問他可知中國的情形，他不但半點不知道，連話也聽不

懂。他雖不能和我多談話，但我們似乎有「中國人」的名分，總覺得特別地不同些。他的生活，也是很簡樸。住的是一間小茅屋。房中設一小神座，香花也常供。他老先生可說是沒有一點中國的東西，頭上却偏偏有一個滿清遺留的辮髮。我告訴他：「辮髮很不好，現在中國都沒有了，要把牠剪掉不要。」他說：「是，不要是好；但是回去不好，人家要笑罵。」我又問他：「西藏喇嘛政府好不好？西藏人愛不愛中國？」他說：「喇嘛官，簡直不好；百姓很希望中國人去；常常說：『中國人死了嗎？怎樣不來啊？』……」由此，也可想到西藏人對於中國是如何地眷念。是的，我正在寫此文的時候，又接到 Tho Chira Crito（中國評論）第三號，上面有一段新聞說西藏人帶了許多方物，正晉謁我們的新都哩！

現在要說說我這個「中國人」自家在這裏的生活。我在這裏，可算是極受優待。太先生之好，更不必說。我在這裏研究，一切膳宿雜費，都不收我的。同時，我教點中國文字，也是完全替太先生盡義務，不受報酬。我住的房屋，用的東西，都是極好；只有一點不大適意的，就是印度伙食。這裏只有兩種伙食，一種即印度伙食，一種即西餐。印度飯菜，說來實有點生畏。主要食品也是米飯，菜則多是蕃薯（Potato）雜着幾片木葉與咖喇（Curry）和着有一點豆燙。有時也有魚或肉一二小片；但那種顏色和滋味，實在難看又難嘗。印度朋友，齊集食堂中，每人用一個我們中國銅鑼式的大銅盆盛飯，幾個中國飯碗式的小銅碗盛菜，一個高杯盛冷水；食時先喝冷水一口，再將手指洗洗將飯菜滲和一團，再用手指送



進口中。我雖由工人拿到房內，用磁盆叉匙取食，但滋味總是一樣。加之工人又甚不清潔，飯裏面砂石，至少也有五分之一。飯盆等，則常常灰塵滿封。我們中國的昔賢，極贊賞「節食瓢飲」的生活（我也極贊賞），但衛生是極講求的。孔老先生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印度伙食，則連這點也似乎不大講求。至於西餐，則不但費太貴，太帶貴族與資本臭味，我也不大喜歡。并且，我們生當現世，應當抱一種吃苦精神。尤其是我看了一些印度教授們那種清苦的生活，就是要吃西餐也會吃不下去。故我無論印度伙食如何惡劣，甯願吃印度飯菜，不願吃西餐。當我初來時，那位庶務先生劈頭便問我：『你要吃什麼伙食？』我說：『隨便什麼伙食都可以。』他說：『印度伙食，恐你不能吃。你吃西餐吧。』我說：『不，我要吃印度伙食，我不要吃西餐。』他一聞此語，極表歡喜。其實，我當時還不知道印度飯菜，真有如此其難吃呢！我會寫了幾句玩話：

懷餐

拭盆如掃地，倒飯似打鈴；

蕃薯雜木葉，咖喇和豆羹。

臨餐思往新，飯後想窮民；

有食原足樂，未可云苦辛！

實在，伙食雖惡劣，我的精神生活却極愉快。我常常記着我們劉念臺先生的幾句話：「心須樂，其行惟苦；學問中人，多由苦處打出。」我又常念着我們陶淵明先生幾句詩：「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其境况適不啻替我此時寫照。但我且把陶先生的詩後兩句改爲『快樂無此比，常有好看顏。』了，一笑！

## 八 太先生的家與太先生的生活

我們看了國際大學的情形，必聯想到太戈爾先生的家庭與生活。因附帶地在此說說：

太先生的家，即在聖地尼克坦。房子是新建的，形式頗爲特別。全屋均係平頂，但高低甚不一致，四向也甚不整齊。窗戶洞開，八通四達。屋不甚高大，却有一層二層三層。蜿蜒升入，如入山嶺。若要比况，則略似一座白色的珊瑚。大家通稱“Poet's house”，真是一個“Poet's house”。

太先生的家人不甚多，僅有一子一女一媳一孫女。其子雖不能文，却也幹練；其媳尤賢能不過，孫女更是一個小 Angel 子，媳，孫女，剛從歐洲回來，英語都極漂亮。其女亦另有新屋，住在聖地尼克坦；但聞夫婦不甚和愛，其夫現尚在歐洲。

我們只知道到太先生是詩人，是哲學家，那知他又是藝術家。我們只以爲他的生活是暇豫，是逸

樂，那知他的生活又極忙碌。他每日起居工作，都極有規律，而且起得很早，做個不停。我們每次走去，只見他不是寫詩，便是作書。有時，一隻手拿點心吃，一隻手還拿一張畫稿在看。一次他的身體有點欠爽，我去看他，但他仍是照常在工作。我說：『不要工作得太勤勞了。』他說：『我不是工作，我是遊戲。』是的，他的工作，就是遊戲；故他的生活，就是藝術。各國人士時來看他的，就好像我們湖南秋天朝南嶽。但他的接待時間，都規定在下午五時以後；必先由他的秘書通知，才得會見；以免妨害他的健康與工作。他現已允許加拿大之請，不日即前去講演；行見這白鬚老翁，又將轟動太平洋岸的新大陸了。亦一世之盛也！

### 結論

末了，還略有一點小小意見，再簡單說之，以作結語：

現代最時新的教育趨勢與術語，是「平民化」，「社會化」，「家庭化」，「自然化」。國際大學如上而所述的這種優美的自然環境，「自然化」是不待說了。而設備又如此其簡樸，教授學生生活又如此其清苦，是「平民化」也恰說得上。至於各教授和工人們的家庭，集居聖地尼克坦，并無學校與家庭分界，已是一個自然社會；而聖地尼克坦與附近鄉村又毫無分際，鄉村男女更往來如織；故又正可說是家「

庭化，「社會化」了。

其次，則不得不說國際大學與我們中國的關係。國際大學的主旨，既在融和東西文化，實際上又可說是倡導東方文化。而所謂「東方文化」，自當以我們中國為主幹；而太戈爾先生對於中國文化，也極其尊重。則國際大學與中國，關係自當特別密切。太戈爾先生，本極盼望我們中國，多有幾個人來當他遊中國時，開與梁任公先生曾有商量，想把國際大學學生，與清華學生交換（？），不知怎地沒有實現。我們中國的留學生，本以印度為最多；（參觀梁任公于五百年前之留學生一文）而我們中國的文化，也受印度文化的影響為最深。可惜後來，這種文化的因緣，忽然斷絕了；而國人更是從不注意。我想：我們如果多有幾個同志來這邊，或者能把這已斷的文化因緣，繼續起來；而對於世界未來的文化，或者也能有點貢獻。（我絕對不是迷戀什麼「東方精神文明」，我只覺得不論什麼「精神物質」，「東方西方」，都應該先徹底研究一番，然後才可得到真正的評價。）但我又不敢且不願向國人鼓吹，因各人都有各人的見解與懷抱。若果有人想到這邊來，則預先有兩句話，不得不奉告：（1）至少要有點刻苦忍耐的精神；（2）要自己有點堅真的意志。不然，若抱一種隨便的態度與看看「西洋景」的目的，則結果不但一無所得，且必大失所望。然而我們有志的國人這麼多，近來的東西留學生也不可數計；我想至少也總有幾個人抱這種精神意志，從這方面着着想；也至少要有幾個人抱這種精神意志，從

這方面着着想才好。嚶其鳴矣，企予望之！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八日於印度國際大學。

## (二) 印度加爾各答之華僑(載東方雜誌)

### 一 華僑

英人嘗諺說：凡是太陽所照到的地方，必有他們的國旗。我們也可說：凡是太陽所照到的地方，必有我們華僑的足跡。其實，我們的國旗，又何嘗不隨着太陽而照耀呢！因此，我又覺得：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們之所以能永久繼承我們的古文明歷史，繼續發展，不致如世界其他古文明民族之斷殘絕滅者，實有我們的根本不致於斷殘絕滅者在。而我們華僑之到處滋榮，到處繁茂，足跡遍天下，亦即是故。雖近來因祖國的政治不爭氣，而華僑自身亦少訓練，致使處處受人家欺凌，處處受人家輕視；然而華僑之發榮滋長也如故，華僑之足跡滿天下也如故。假使我們祖國的政治，稍稍爭氣，我們華僑自身亦能夠好好訓練，則我們中華民族之光榮，不知更將何若；行見這世界，且爲我們中華民族之世界；尙誰敢對我欺凌，誰敢對我輕視？噫！偉大哉我中華民族！痛惜哉我中華民族！

印度與中國同爲亞洲文明古國，兩國在文化歷史上的交往關係，本極深遠密切。當漢晉時代，兩國使傳，便頻頻來往，至唐以後而更盛。但華僑之定居印度，卻是後來的事，而且較他處如南洋一帶爲遲。這因爲：

(1) 在宋元以前，我們中華民族，還未十分向海外發展。漢唐雖盛，僅政治威德，遠播國外。中印交往雖最早，只是一般高僧求法宣德而已，不能算作定居的華僑。

(2) 中印雖同在亞洲，國土毗鄰；但海通以前，交通卻極不方便。我們讀佛國記，高僧傳等書，古人旅印皆取道中亞，其途中之艱辛困苦，實令人不寒而慄。及海通後，華僑又必先至馬來半島及緬甸一帶，而後至印度。

華僑究竟在什麼時候到印度，這是沒有正確的紀載可考的。即問本地最老的華僑，亦不能道。依據據事理作推論，大約當在明末清初之間；華僑先到馬來半島及緬甸一帶後，再來到印度。在加爾各答有百多年的華僑公共廟宇等建築。此等建築，必須華僑羣聚發榮滋長後，纔能辦到。而華僑之羣聚發榮滋長，至少必須百年左右。故推論華僑於明末清初之間到印度，當雖事實不遠。

近來國人關於海外華僑的出版物，已頗不少。但關於印度華僑的記載，我還沒有看到。當我前年來印度時，在新嘉坡探詢印度方面的華僑情況，全不得要領。到仰光後，始聞大概。及到加爾各答，始悉

其詳。印度方面的華僑，略有下列五處：

- (1) 加爾各答 (Calcutta)
- (2) 加嶺崩與大吉嶺 (Kalimpong & Darjeeling)
- (3) 孟買 (Bombay)
- (4) 麻打拉斯 (Madras)
- (5) 錫蘭 (Ceylon)

上五處，加爾各答，爲我親眼所經見；餘四處，則我尙未身歷其境。加爾各答爲印度第一大都會，亦爲東方海道入印度門戶，故印度華僑亦以此地爲最多，并以到此地爲最早。現暫將加爾各答之華僑，略記於后：

## 二 籍貫

海外華僑，以閩、粵人爲最多。他們習慣上的分籍，於省縣之間，再分幫。如同籍廣東，再分「廣府幫」，通稱「廣府人」；「客幫」，通稱「客人」；「潮州幫」，通稱「潮州人」；「瓊州幫」，通稱「瓊州人」。

加爾各答華僑，以廣府人爲多；梅縣客人次之；福建人極少。湖北人、山東人，亦常有，但係行脚，不是



定居。此外他省人，則不過個數而已。

### 三 人數

各地華僑人數，素無正確統計。我們通常隨口言華僑「幾百萬」，「幾百萬」，多根據外人所說，或係籠統假設之詞。此爲我國人之一大缺點。

在加爾各答，據說：廣府人約三千餘，「客人」約二千餘，福建人及其他約百餘；合計約六千人左右。

### 四 職業

海外華僑，多善經商，并以財富著名。在南洋羣島，幾百萬幾千萬的華僑商人，不知多少。但在加爾各答的華僑，則多做小工。經濟景况，亦極寒微。至富的不過十數萬，并且極少，據說只有一兩家。大多數不過一萬數千，有的只能維持家室生活，甚之且有很窮困的。

職業，則各種都有。大概：廣府人多做工，客人多開鞋店，福建人薙販土產，山東人賣綢布，湖北人賣紙花。此外，開酒店，茶館，飯店，藥鋪，縫衣店，理髮店，雜貨店，以及做木匠，做籐工，鑲牙齒，耍把戲，無不應有盡有。而無職業的遊民，亦有一些。做工的，多在外人工廠；鞋店，則多是印度人的生意；綢布，紙花，也多是

買給外國人與印度人酒店外國人生意亦大。至於茶館、飯店、藥鋪、縫衣店、理髮店、雜貨店，則是中國人做中國人自己的生意。此外還有一戲院，是一個廣府人去年纔新建的；以唱廣府戲為主，間亦做做影戲，也是華僑自己娛樂自己的場所。

華僑工人，多役使於外人；而華僑店鋪，又多役使印度下層階級之土人。如酒店茶館中之「保役」(Boon)，以及各公館各店鋪之雜役，皆印度土人任之。各鞋店中的鞋工，亦土人爲多。有一般土人，專依伴華僑爲生活。因爲我們華工素以廉賤耐苦贏得外人歡喜，而印度土人，則廉賤耐苦更過於華工，惟工作的技能與效力遠不及華工。如鞋店工人，印度土人做一雙鞋子，工價只要四「安那」(Anna)；中國人做一雙，工價則要兩個「盧比」(Rupee)，計三十二「安那」，其廉貴相去八倍。我們於此，也略可比較民族間之強弱優劣。

## 五 區域

華僑遠涉外國，每羣聚而居；除南洋羣島爲華僑之世界外，多自成一特別區域。即所謂「支那街」(China Town)者是。

在加爾各答的華僑，除大部份居在「支那街」以外，還有一段「鞋街」，專爲客人鞋店。此外散居

他處的，也有一些。

「支那術」華僑自稱爲「唐人街」。他們稱中國爲「唐山」（如同國，多云「返唐山」）稱自己爲「唐人」，故稱所居留區域爲「唐人街」。推其稱「唐」之來源，蓋即因中國在唐時，國威最盛故。但外人則通叫「支那術」，或「支那跨特」(China Quarter)。我們常時聞「支那術」的名詞與「支那術」的故事，到底「支那術」是一種什麼情景，現在即看看加爾各答之「支那術」罷。

加爾各答之「支那術」印度土語又叫「支那巴拉」名雖號「支那」，實則是華僑與土人雜處，即外國人，亦不是完全沒有。不過在本地的華僑，多聚居在這一塊罷了。

外人對於「支那術」的觀念，約有兩種：一即視爲「污濁」，一即視爲「怪異」；合之則成「輕蔑」。在國際大學有一個德國同學對我說：他讀過一篇德人作的加爾各答遊記，說「支那術」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到加爾各答，萬不可不到「支那術」看看。我問他到過「支那術」沒有？他說沒有。我問他看過加爾各答旁的地方沒有？他說當然看過。我說：既看過加爾各答旁的地方，則「支那術」亦加爾各答之一小部份；土地同，屋宇同，光線同，氣候同，常無所謂特別奇怪之處；所不同者，在「支那術」多居了一些「支那人」罷了。他笑無言說：對「支那術」存輕蔑之念者，還不但外國人，即中國人自己亦有之。有一次我在加爾各答，碰見一個姓沈的朋友，他先前也是在「支那術」一個酒店裏做事情，後來是在一個外

國公司做事情。我請他同我到「支那術」去買點東西，他說：那地方很髒，很不好，我晚上來同你去好麼？我說：那地方雖髒，雖不好，總不能玷辱我們罷！他也笑着同我去了。此外每和人談到「支那術」，總都是表示一種怪異與輕蔑。由此可見得「支那術」在一般人目光中，是何等的一個污穢的怪物了。其實，「支那術」雖髒，也不是完全髒於中國人；而印度人的下層階級，實比中國人更髒得多。在加爾各答除「支那術」以外比「支那術」更髒的地方，也不知多少。然則一般人何獨對於「支那術」如是其怪異輕蔑呢？這個答案第一，便是現在的「支那」是在倒楣時代；現在的「支那人」，也有點不大爭氣。凡是有「支那」形容詞的東西，總是不大體面。同是罪惡，而支那人的罪惡，則特別覺得罪惡些。同是骯髒，而支那人的骯髒，也特別覺得骯髒些。「支那術」有「支那」二字，而加之以「髒」，豈得不爲人家輕蔑（？）又加以華僑羣居，多守故國舊習；在我們自己看來，固屬平常，但外人則覺奇怪。我們也常覺得我們是世界開化最早的古文明民族；但外人之視我們，則等於野蠻。故彼輩一視我華僑生活習慣無以爲詞，只得說爲怪異。其次，我們可憐的華僑，也實在有些很不好的地方，不得不招人輕蔑。最傷痛的最悲慘的足以喪身破家亡國滅種的大惡與大醜，便是下面八個字：

### 「男抽鴉片，女纏小腳。」

在「支那術」裏面，什麼「軒」什麼「館」很多，都是賣鴉片的；而且聽說還不但賣鴉片，並且賣嗎啡。私家抽鴉片的，更是最普遍的常事。纏小腳，則廣東人幸而沒有。在加爾各答的「小腳娘子」，則爲湖北人。她們「三寸金蓮」走天涯，不甘株守家鄉的閨房寂寞；多是帶着小孩，跟着男人，由歐俄一帶跑來的，有的且走遍了世界。她們每到一國，又不是定居一處；因爲賣紙花，都要跑到各地各鄉村裏去。而每到一處，又特別地引人注意。因此，他們的足跡，也特別普遍；她們對我們大中華的「小腳文化」的宣揚力，也特別來得大些。有一次，我在加爾各答「支那術」看見幾個湖北小腳女人，我特地問她們在外面跑的情景，她們告訴我：他們每到一處，外國人總是對於她們的小腳覺得奇怪，向她們問來問去，有時且把汽車接着她到家裏去照像，并把腳解開給他們看。唉！這又何怪外人把我們大中華的「三寸金蓮」特別赤裸裸地印在大本皮封的書裏面呢？此外，其他不好的處所，如「賭博」「不潔」等，也非常之多。在加爾各答「支那術」還有一件很大的罪惡，便是搶劫。其初，有一個印度朋友對我說：晚上在「支那術」走很危險，往往被人搶劫；我還不肯相信。及後在加爾各答，問一個華僑朋友；他說，實有其事。并說：在「支那術」裏面，大約有四五十個人，專做這種勾當。剛剛前兩星期，一個英國女子還在「支那術」被人搶去了一個提包。噫！由此種種看來，又何得徒怪外人之輕蔑與怪異噫！「支那人」「支那術」

## 六 團體

我們中國人的團體，大概建築在兩種主義上面：一即地方主義，一即家族主義。加爾各答之華僑，自亦不能外是。

在加爾各答華僑地方主義的團體，有（1）忠義堂，（2）南順會館，（3）四邑會館，（4）東安會館，（5）義興會館等。這些會館，大都半爲「會館」，半爲「神廟」。我參觀過好幾個，裏面什麼「關聖帝君」，「趙公老爺」一類的偶像，都是很大一座，且都還在走「紅蓮」。「初一十五」，「過年過節」，香火都很盛旺。各會館內，都有相當的財產。家族主義的團體，則有（1）李氏自治會，（2）陳氏愛敬社等。此卻「宗祠」「家廟」之變格也。

此外，還有一個中華青年基督會，一兩個俱樂部，內容則未及觀光。

## 七 學校

加爾各答華僑有小學校兩所：一叫華僑學校，一叫振華學校，也是以地方主義爲分水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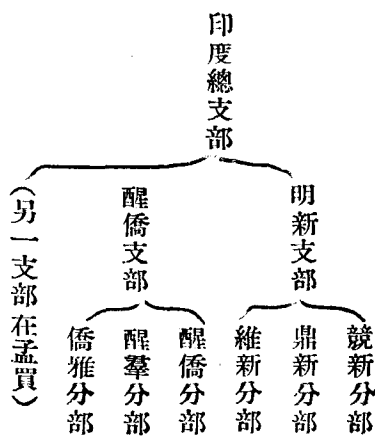
華僑學校是梅縣人的，設在前節所說的忠義堂裏面。學生一百三十餘人，男生約一百，女生三十

餘；分高初兩級。校長一人，教員三人，皆男性。教授全用梅縣「客話」，不用國語。經費除徵收學生學費外，即由忠義堂補足。學生學費分五等：高級學生每月四盧比；初級一年學生每月二盧比有半，三年學生每月三盧比；四年學生每月三盧比有半。聽說該校在已準備五萬餘盧比，把忠義堂改建為新式校舍，并把學校擴充。

振華學校是「廣府人」的，設在前節所說的四邑會館。學生約百人，女生四十餘，男生五十餘。校長一，正教員一，助教二，亦皆男性。教授全用「廣府話」，亦不用國語。我曾去參觀一回，該校長正在上體操課，一句話也不能交談，僅僅呆坐了一下。

## 八 黨部

中山先生組黨革命，起於海外，故海外華僑有黨最早。惟華僑寄人籬下，行動不自由，辦黨多假「書報社」為名。加爾各答華僑之有黨，已二十餘年。現有黨部如下表：



上列各支部分部，即通叫「某某書報社」——如「明新書報社，醒僑書報社等」招牌，中文則「書報社」與「黨部」并掛，英文則只能書「Library」。總支部現附設在明新，開將來擬分設。合計黨員，約一千餘人。各黨部經費，頗形支絀。除徵收黨員黨費外，常開彩票，略近賭博，蓋亦不得已之辦法也。此外，還有一華僑工黨，為客籍鞋工所組織，黨員約百人。

## 九 酒店



「酒店」似乎是一個不雅馴的名詞，前面在說加爾各答華僑之職業中既已說到，現在爲什麼又特地把這塊「招牌」抬出蓋有故焉。原來這個不雅馴的名詞——「酒店」，卻實實在在替我們華僑與中華爭了幾分大光。

加爾各答華僑酒店有兩家：一爲廣東酒店，一爲南京酒店；都是廣府人開的。這兩家酒店，在加爾各答，差不多無人不知道。如我們在街上要叫車，到「酒店」去，言語說不通時，只做一個要吃東西的手勢，說一聲「支那」，便包可以載你到兩家酒店中之一家。我每與印度朋友或外人在印度的朋友談話，說到「廣東」，「南京」，幾無人不曉。若說到前面所說的「學校」「黨部」，則他們全未之聞。反要問你在加爾各答有「Chinese Club」，有「Chinese Association」，在外人口中，平常不管說到「支那」怎樣骯髒，怎樣污濁；但每天跑去酒店吃東西的，總是絡繹不絕。假如你有外國朋友，順便請他們去吃點東西的話，那是無上的歡頌。若談到飲食烹調，更是滿口贊揚。記得一次在太先生家裏同着一位印度朋友，彼此談到在國際大學要建一所「中國學院」事，那位朋友，便連帶地盛道廣東酒店，南京酒店。似乎廣東酒店，南京酒店便代表了中國的正面文明。轉過來，而前面所說的「小脚」，也便似代表了中國的反面文明。我當時聽了，心裏惶悚不安到萬分！好在太先生趕快說：「不，不，中國的東西，不在那些酒店上；我也不希望在聖地尼克坦（即國大）有一個那樣的酒店。」

我們由這點小小的事上，卻又可想到一個很大的處所。便是我們古老的中國，在現今的世界上，還差不多是一個深藏閨閣的處女。外人對她的真實面目，幾乎半點也不認識。一切批評與稱贊，都是皮相的妄詞，並沒有看到中國的真跡肯綮。他們一看見與他們自己的脾胃不合的東西，便肆口訾毀。而碰到適於他們的嗜好的，則又極口頌揚。即如「酒店」一物，在我們中國原是「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的東西，而他們因飲食可口，合於他們的口腹之慾，便極力稱贊。於是什麼輪船上的廚夫等等，都要惠顧到我們一般「君子遠庖廚也」的庖丁。我因此曾經日夜省思，覺得我們中國的飲食，實在是勝過世界；即中山先生亦曾講到。但我們中國的東西，并不是只好在「飲食」而已。比飲食更高尚更優良而且「盡善盡美」的東西，不知多少。飲食，僅僅只不過是我們「中華文明」中一件極細微的事情。所可惜者，我們現在的中華子孫，多是自己把我們的「中華文明」踐踏！假使我們能把我們的「中華文明」和盤托出，使世人真實瞭解，并擇取所有好的東西貢獻於世界，則世人未必不移贊賞「酒店」而贊賞「中華文明」，而世界未來的局面也未嘗不可換換新的光彩。我中華子孫與我們應如何在世界中肩起我們這個「華」字，不辜負我們這個「華」字！

## 十 餘言

上面既說完了加爾各答的華僑，還有幾點剩餘的感想，不妨在末了方便地說幾句：

(1) 在加爾各答的華僑雖只有六千人左右，亦不為太少；而來在明末清初，更不可謂不久；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領事。以致於辦一張護照，都要由代理人寄到仰光領事館去，費時十餘天。時至今日，祖國政府，似宜急急在加爾各答設一領事，一面為華僑之保護，一面為華僑之指導。

(2) 我們中華民族，尚親愛，重感情，崇仁義；海外華僑，遠適異國，尤其甚焉。我們無論跑到國外那一塊，每碰見僑胞，總是特別感覺得一種同胞的熱愛與親摯。當我來印度的時候，初不知道加爾各答華僑的情形，頗以為苦。及抵仰光，轉船之先，一位朋友替我寫一個信至加爾各答，及船到加爾各答，一個李君便早在碼頭上接我了；於是半點困難都沒有。隨後每到加爾各答，遇見僑胞，便好像回到了家鄉，看見了家鄉的親友。其欣慰之情，比較在家還來得濃郁。他們會要我在大會中講過這幾句話；他們對於祖國的關切，比較國內在嘴唇上愛國的同胞，實高出千里。所可惜者，他們往往不知道把這種優美的德性情感，盡量擴充。如加爾各答幾千華僑的團體會館這樣多，卻偏偏隔着一個地方主義與家族主義。他們便不曉得把地方主義與家族主義再推廣一步，而成為「國族主義」。其實，在加爾各答的幾千華僑，什麼會館都可不要，只要一個「中華總會館」便夠了。什麼團體也都可以盡量減少，只要有一個「華僑總集團」便夠了。學校，也儘可以齊心合力，好好地大規模辦一個。這是我們負了責任的國

民，不可不對華僑指示的一點。

(3) 前面說到華僑學校時，我們知道梅縣人的學校教書都用「客話」，廣府人的學校教書都用「廣府話」，被此都全不用國語；這實在是加爾各答華僑一個大缺點。在現在南洋一帶的華僑，不但學校教書都用國語；便是普通的社交上，也漸漸通用國語起來；在教育與知識分子，更完全是用國語。而加爾各答華僑，能說國語的卻極少極少。我幾次在那裏講話，都用人翻譯。梅縣人的「客話」與國語很相近，尚可隨便交談；「廣府話」則簡直是「不與中國同」的扞隔。在華僑自己，也很感困難，聽說黨部每開大會時，「客人」說「客話」，「廣府人」說「廣府話」，有什麼問題議案，常常很難弄清楚。而各種團體會館之所以形成地方主義，家族主義，這也是一個大原因。此點，也是我們對於華僑應特別注意的地方。

(4) 在加爾各答華僑還有一件小小欠缺的事情，便是沒有一個旅舍。我們不是居在加爾各答華僑裏面人，新由國內來印度的人，到加爾各答居住很感困難。外人的「伙特兒」Hotel費用既極高貴，生活也不甚適合。各會館均成神廟，不能居。各書報社，地方都不甚寬裕，裏面的公事又多；住在裏面，主既被擾，客亦不便。因此，我私心覺得，同時為國內來人着想，在加爾各答的僑胞，即不能開一個「旅舍」，也當設一個「招待所」。比如，假使有一個大規模的「中華會館」，則會館裏面，便可承當。但現在既無此會館，則各社團中或兩個酒店中宜特別備一兩間房子，以為此用。若沒有人來時，自可隨

作他用。照供取值兩不相虧；而方便來人，則不知多少了。

(5) 至於前所說的那些招外人「輕蔑」的地方，我們僑胞，應速即痛改。而我國負有責任者，亦應速即設法，促僑胞切實覺知與改良。使我們海外華僑，至少也要爭得一個「酒店」大的光！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於印度國大

### (三) 印度佛敎之現狀與六大聖蹟 (載東方雜誌與海潮音)

佛敎原是印度產生的，印度可以說是佛敎的母國，也可說是佛敎的故鄉。大家都知道佛敎底開創者，就是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底生存年代，傳說紛紛，多至數十種。有的說釋迦牟尼佛生於二千九百餘年前，我國道階法師及太虛法師等便是。有的說釋迦牟尼佛生於二千四百餘年前，我國佛學家歐陽竟無先生等便是？當我今年四月在印度孟買 (Bombay) 時，孟買佛徒又正在開釋迦牟尼佛誕生二五五五年紀念會。到底那一說比較正確，我一時也記不清楚，恐怕我們還要加一番精細的考證，才能確定。在此地是不能多說的。大概釋迦牟尼佛底生存，當與我們孔子同時，約在二千五百年前至二千四百年前之間。但佛敎之昌盛，却在釋迦牟尼佛去世以後；最盛在阿輸迦王 (Asoka) 亦譯阿育王或無憂王，無憂者譯意也。時代總計印度佛敎底興盛時期約占一千年左右，即自二千五百年前至一千五百年前左右。在那個時期，佛敎不但在印度本地很盛，並且由印度本土傳播印度附近各國。如南至錫蘭 (Ceylon)，東至緬甸 (Funna)，北至西藏中亞細亞及西域等國皆是。

佛教之傳入中國，有史可考的，是在漢明帝時代；或許再早一點，也未可知。最初傳入中國的佛教，還是由西域諸國間接傳來的佛教，不是由印度直接傳來的佛教。及至晉法顯唐玄奘等高僧，相繼入印度求法，印度佛教，才直接傳入中國。中國佛教，也便從此大盛起來。嗣後復由中國而朝鮮，而日本，而歐美各國，佛教遂廣播於全世界。現在佛教在世界上的勢力，總算是很大的了，可是那佛教底母國，佛教底故鄉——印度，是怎樣呢？打一個比方：好比兄弟離開祖國已經八年了，在這八年的當中，祖國的變化真不知多少。當我們在海外的時候，思念祖國與希望祖國的心懷，真是深切得不可形容。及今回到祖國，自己差不多已成了一個外國人，看了種種的情形，心裏不知不覺地發生無窮的感想。佛教離開印度，至少也有一千多年了，在這一千多年之中，印度更不知變化了多少。我相信，如果佛教現在回到印度去，也一定和我回到中國有同樣的感想。

我們不知道印度現狀的人，以為佛教是產生於印度的，印度現在自然還是一個佛教的國家，佛教當然還是印度底國教。如昨晚一個朋友邀在覺林聚餐，座中有一位到過印度的先生，談到印度佛教，他說：『印度現在的佛教很多，分許多種，許多派。』他這話，殊屬不對。可見得沒到過印度的人，是不大明瞭印度現在佛教的情形；就是到過印度而不留心印度宗教學問的人，還是不明瞭印度現在佛教的情形。

印度現在，嚴格地說起來，可以說完全沒有佛敎。印度現在的宗教，最有勢力的是印度教（Hinduism）與回教（Islamism）。回教固然是與佛敎風馬牛不相及，就是印度教也不是佛敎。印度佛敎可以說是婆羅門教（Brahmanism）底『化生』或『新生』。原來印度最初只有婆羅門教。『婆羅門』（Brahman）原來是一個階級底名稱，後人以其階級名其宗教。因為印度古代社會，分爲四大階級，即——

- （1）婆羅門 即僧侶階級。
- （2）刹帝利 即貴族階級。
- （3）吠舍亞 即平民階級。
- （4）首陀羅 即奴隸階級。

這種階級制度，直到現在，還是存在。佛敎，大半可說就是爲反抗這種階級制度而產生的。佛敎盛時，這種階級宗教——即婆羅門教，自然是銷聲匿跡。及到後來佛敎衰敗了，婆羅門教又漸漸興起，遂變成現在的印度教。不過現在的印度教，是包含有佛敎底精神與教理在內；釋迦牟尼佛，也是他們所崇拜的一個大聖人。

所以：現在要講『印度佛敎之現狀』，幾無佛敎之可講。現在印度的佛敎，除東印度有一個噶哈



菩提社 (Maha Budphi Society) 西印度有一個佛陀社 (Buddha Society) 和少許學者作佛學的研究外，便只有一些遺留的殘蹟，即所謂佛教聖蹟。嘛哈菩提社，是錫蘭達摩居士等所創設的，總社在加爾各答 (Calcutta) 內中份子，多是學者居士林。佛陀社在孟買，也是一些居士學者所組織的。這兩個社，其性質還是近於學術的團體多，近於宗教的團體少，更不是一種純粹的宗教團體。所以此刻兄弟來講『印度佛教之現狀』便只能把我所週遊的印度佛教各聖蹟，和諸位說說。

釋迦牟尼佛，在世八十年，成道說法，亦五十年。所到的地方，非常之多。自誕生以至於涅槃，行住坐臥，處處都成爲聖蹟，後人均立塔建廟，爲之供養紀念。但現在大多數聖蹟，又都毀壞銷滅了。所遺留的，多是殘磚斷瓦，破敗不堪；或者只剩一塊荒地，淒涼滿目。現在比較顯著的佛蹟有六，即一般人所謂『印度六大佛教聖地』。

### 第一個聖地是菩提伽野 (Buddh Gaya)

菩提伽野，即釋迦牟尼佛成道處。一叫菩提場，又叫道場。自加爾各答坐火車往，約十小時可到。附近有尼連禪河，佛入水洗浴，天按樹枝得攀出水處，有佛苦行六年處，有彌家女供佛乳糜處。又有一山，山上一石洞，佛初入洞中結跏趺坐，欲在此成正覺處。原來釋迦佛出家後，先至王舍城，後到苦行處，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致身體孱弱不堪。一天入尼連河洗浴，不能上來，因天按樹枝，才得攀出水。後

受村中彌家女供養乳糜，始略得恢復氣力。從此遂悟徒然苦行毀敗身體，不能得道，乃復進食物。當時隨從的喬陳如等五人看了，以為釋迦佛志氣不堅，遂棄之他去。釋迦佛乃先至山洞中結跏趺坐，欲成正覺，不果。復改至菩提場之菩提樹下再坐，並立誓不成正覺，決不起來。經過四十九日，至最後一夜，果然大徹大悟，把一個無量無邊的大千世界，看得清清楚楚，遂得『無上真正覺』佛果。

上說各處，據法顯玄奘到印度時，尚均有佛塔供養；但現在只菩提場有一個大塔，巋然獨存。塔高數百尺，作四面形，坐西朝東；相傳是阿輸迦王建的。塔內供一大佛像，香火頗盛。塔後，即菩提樹；樹下有金剛座，及佛脚印。所謂『菩提樹』，原名貝鉢樹（*Peṇal tree*）因為釋迦在此樹下成正覺，遂叫菩提樹。『菩提』者，即『正覺』的意思。據說這樹被砍伐了三次；現存者，是第四次新長出來的。塔周圍有阿輸迦王所建的石欄干，已打得稀爛了。又有許多小塔，都是積功立德的人，陸續建築的。至於『六年苦行』處，『入水洗浴』處，現在連一個正確的地點，都指不出來。有的說在這裏，有的說在那裏，大概只知道在那一個大地方之中罷了。

據法顯佛國記說：『佛得道處，有三伽藍。』但現在只有兩個印度教的廟子（*Hindu Temple*）。這兩個廟子，或許就是從前的僧伽藍，也未可知。有一個廟子，規模很大，財產也很豐富。主管是一個不僧不俗的印度教徒，大家都稱他爲當地聖人，我見過他兩次，看他完全是一個土豪。他霸佔菩提場大

塔，爲他私有的財產，香火錢都歸他收入。達摩居士等和他打過幾場大官司，爭大塔的管理權。甘地（Gandhi）和太戈爾（Tagore）兩先生，也替佛教徒說過公道話，主張此塔應歸佛教徒管理經營。但畢竟還是他土豪底勢力大，神通廣，英人政府仍判歸他所有。天下那有什麼公理可講呢？此外麻哈菩提社新建有一個朝佛休息所（Buddhist Rest House），大概凡是中國日本錫蘭緬甸西藏等處去遊歷的人，不管朝佛不朝佛，就多半在裏面止宿。另外，政府也建有一個搭客崩伽落（Dak - Bung - blow）歐美的遊歷人等，便止宿在那裏。

菩提伽野底環境，是很平常而且窮苦的。我曾在那裏左看看右看看，總看不出有一點奇異的地方。我想：釋迦佛爲什麼要到這個窮苦平常的地方成道呢？繼而思之，乃得一解釋：「佛」原是救世的。要救世，便不得不平常，又不能不跑入貧苦之中。所以一班借佛逃禪，隱逸深山道院的人，殊不是佛的本旨。

### 第二個聖地，是靈山（Rajgir Hill）

由菩提伽野坐一段火車和一段汽車，經數小時，便到靈鷲山。靈鷲山是釋迦佛說法及五百阿羅漢結集的地方。釋迦佛在此處說法很多，楞嚴法華等大乘經典，都是在此地說的。靈鷲山的勝蹟，在我們中國底記載中和我們中國人底腦子裏，都不知道是怎樣地形容，是怎樣地想象羨慕。佛教徒以爲一到了靈山，就好似到了天堂。但現在却只剩了一座荒山，所謂「靈山寂寞」，真是「寂寞」！

山分五峯，相連成一環狀，好像五個小孩牽手打圍。中間空曠，成一天然城鎮形勢。實在是好極了。山口北向，兩邊有溫泉十數處。泉水清冽，味甚甜美。浴之可以潔身，飲之可以潔心。別處溫泉多帶硫磺氣，此處溫泉獨無。我們到那裏沐浴的時候，總是不願意出來。此處有印度教廟，各山頂均起塔，共計約十數座，但均非佛塔。

山中舊爲王舍城。據土人說：王舍城有三個時代：最初在山中，爲婆羅門教時代的王舍城。後在山之北外，爲佛教時代的王舍城。再後即現在所在處，離山約二英里，爲回教時代的王舍城。所謂婆羅門教時代的王舍城，即法顯佛國記上所說的王舍舊城。所謂佛教時代的王舍城，即法顯佛國記上所說的王舍新城。新城現在只有一點殘址，舊城則連一點殘址都沒有了。

法顯和玄奘所說的靈鷲山許多佛蹟，現在都找不出來。只五山空曠之中，有一小亭，爲迦蘭陀長者建竹園精舍供養釋迦佛處。又西山側有一大石窟，爲釋迦佛大弟子迦葉等五百阿羅漢於釋迦佛滅後結集處。石窟內有一門，現已封閉，不知裏面向有多寬。此外各處還有許多小石窟，都是佛在世時，各大弟子打坐修行的地方。但到底那一個弟子在那一個窟中打坐，此刻也辦不清楚。

離靈鷲山北外，有一緬甸廟，凡朝山拜佛的人，都可假那裏住宿，很是方便。

離靈鷲山七英里，爲那蘭陀(Nalanda)寺，即玄奘大師求法處。寺底遺址，最近才由泥土中發掘

出來。其規模與工程之偉大，結構與彫刻之精巧，就是英國人現在所誇耀的在印度所有的大建築物，都沒有一個趕得上。在佛教昌盛的時候，長住高僧萬餘人，都是道高學博的大學者。即現在世界著名各大學，亦難望其項背。由此可見印度古時文明之隆盛了。

### 第三個聖地，是鹿苑(Sarnah)

由靈鷲山塔火車，經霸克梯亞坡(Bakhtiapur)，巴德拿(Patna)，北納勒斯(Benares)，至鹿野苑。即佛初轉法輪處。當釋迦佛住菩提伽野附近，六年苦行後，受村女所供乳糜，喬陳如等五人棄之他去，即至此處。釋迦成道後，便來這裏，欲度五人。五人初見佛來，都商量不必理他。以爲釋迦苦行六年，還沒得着，復食人乳糜。更何道之有，來此作甚麼呢？及佛行近，五人却皆不知不覺地起而作禮。佛便東向坐定，始轉法輪，把五人濟度。所謂初轉法輪，就是指這件事。隨後佛在此處說法也很多，大概小乘經典，便多是在這裏說的。

此處有兩個大塔，均已破敗，後經修整。又有一大寺廟遺址，也是由地下挖出來的，規模比那蘭陀寺略小。玄奘大師說：『鹿野伽藍，臺觀連雲，長廊四合。』想必就是指這一個。寺後有一石柱，爲阿輸迦王所立；原高百餘尺，現只存一節。

現在此處有一種甸廟，有一錫蘭廟，均可止宿。嘛哈菩提社、達摩居士等，在錫蘭廟中，辦了一個學

校。他們又新在這裏捐款建了一個大講堂，預備辦一佛教大學。他們底理想，想把此地造成一個世界佛教中心。當我在那裏游覽時，嘛哈菩提社底祕書，導我參觀新建的講堂，他說：『此講堂，各國都有人捐錢，只中國沒有；將來刻名立碑，沒有中國底名字，殊屬憾事。』聞之頗生慚愧。隨後到加爾各答，聽說太虛法師已寄了一千塊錢去了，差可告慰。此外還有一印度教廟，一耆那教廟。政府也建了一個博物館，規模頗大，并開將再建一公園於此。

#### 第四個聖地，是拘尸那 (Kushinag)

由鹿野苑搭火車經巴特尼 (Patni) 至場席爾得哦利亞 (Tashi Deoria) 再搭汽車至拘尸那，即佛涅槃處。此處也有一大廟址，也是由土中清出來的，規模比鹿野苑廟址，又要小些。廟址中間，有一小精舍，內供釋迦佛涅槃像；北首橫臥，令人生悲！

#### 舊廟址旁邊，有一緬甸廟，可住宿。

近處又有一大塔址，爲八王舍利處，現成一個土堆。有一浙江和尚，在土堆上一顆大樹下，架了一間小茅房住住。數年來都打坐過夜，從未睡過。聞毒蛇很多，時來騷擾，但他終能與之安處，各不相害。

#### 第五個聖地，是藍毗尼 (Rumhni)。

由拘尸那坐汽車到噶拉喀坡 (Gorakhpur)，再搭火車到岷坦哇 (Nautanwa)，再騎馬到藍毗

尼花園 (Lumbini) 卽釋迦佛誕生處。所謂藍毗尼花園，只是一塊雜樹堆聚，荆棘叢生的荒地。內中僅有一小廟，廟內有摩耶夫人生釋迦佛像。廟後有阿輸迦王所立石柱，也是由土中挖出，僅存一節。又有一大洞道，據說卽摩耶夫人生釋迦佛入水洗浴處。旁有小廟一所，空無人居，聞係緬人所建。

迦毗羅 (Kapila) 城，離此尚有十餘英里，我未去看。據法顯玄奘到印度時，城卽空墟，現在自然是更加荒涼。許多游歷的人，以爲到了藍毘尼，卽到了迦毘羅城，實是錯誤。

離藍毗尼園約一英里餘，有一富印度教徒，頗愛佛教。凡到藍毗尼游歷朝佛的人，無地可居，都到他家裏止宿。飲食供給，頗爲周到。

藍毗尼與迦毗羅城，現都在尼帕爾 (Nepal) 境內。因此有人懷疑釋迦佛不是印度人 (記得是一個英國學者如此說) 亦殊非是。

第六個聖地，是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Savatthi)。

由藍毗尼騎象到一小車站 (忘其名)，再搭火車到八闌坡 (Balampur)，此處有一緬甸廟，可住宿。再由此處坐馬車或汽車，行九英里，便到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祇樹給孤獨園，亦釋迦佛說法處。釋迦佛在此處住得最久。金剛經、阿彌陀經等，就是在這裏說的。所謂「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人俱。」便是。

舍衛城也是和藍毗尼園一樣的一塊荒地，雜木叢生，荆棘滿目。內有兩三處殘址，或爲塔，或爲廟。人煙全無，只有豺狼出入其間。回想釋迦佛在世『入舍衛大城乞食』時之情景，是何等地感慨！祇樹給孤獨園，在舍衛城外南邊，亦只是些殘址遺跡。什麼精舍伽藍，一點都沒有了。

剛才所說的這六個地方，即所謂『六大聖地』。此外還有一個三克薩（Sankhya），相傳爲釋迦佛登天爲母說法下降處，我也去看過，境况更是荒涼。此外西印度，南印度，都有許多佛蹟，但比較不甚重要。我也到過西印度與南印度，卻沒有把那些佛蹟詳細去考察。

所謂印度佛教之現狀，與六大聖蹟，就是如此。另外還有兩個地方，則可以說是印度，又可以說不是印度。一個是錫蘭島。一個是緬甸。錫蘭島本來是應該歸印度之內的，但英國現在卻把牠劃作倫敦直轄的殖民地。緬甸原來是我們中國底藩屬，但英國現在卻把牠併歸印度。這兩個地方，卻可以說是佛教的國土。錫蘭我還沒到過，只會過一些錫蘭和尚和朋友，實際情形，不大明瞭。緬甸，我在那裏住過幾個月，比較的清楚。但兩處都是小乘佛教，情形想也大致差不多。緬甸底塔廟，真是多極了。金碧輝煌，到處皆是。仰光（Rangoon）底大金塔教谷（Dagun）底大臥佛，都是世界上罕有的。緬甸和尚，現在還是實行托鉢討飯，過午不食。在仰光每早起來，都看見街上一路一路的和尚，背着袈裟，光着頭，捧着鉢，沿門乞討。今天討這條街，明天討那條街。每到一家，只站在門口，不要做聲，人家便把飯菜送來，並且都是



揀着好的。

諸位！印度佛教之現狀既如此，我們對之應做何感想？我曾和印度朋友說笑話：『佛教生於印度，但長於中國；好似印度一個養女，嫁給中國作童養媳。我們現在應該把這長大發育而且生了子孫的童養媳，送回娘家印度來看看。』這雖然是個笑話，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在，我們現在至少也要把這個中國長大的佛教，送回印度去，才對得起佛教底母國。這個送回的責任，就希望大家擔負。所謂把中國長大的佛教送回印度，不是只把中國底經典著作送到印度去。是要中國底佛教徒佛學者，實行到印度去傳道說法；同時還要使印度底佛學者佛教徒到中國來學道求法。怎樣才能到印度去傳道說法？怎樣才能使印度教徒學者到中國來學道求法？首先便要中印兩國人士，把兩國文字語言，互相研究。就是中國人要學印度文印度語，印度人要學中國文中國語。如何研究？自然是在中印兩國，都要有可供兩國人士研究的學校。現在在印度方面；可供中國人士去研究的學校已有了，如國際大學（Th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antjikekan）便是一好研究的地方。可是在中國方面，却還沒有。兄弟這次回國來，便想找一些同志，辦一個這樣完全研究性質的學校。諸位如以為然，便請大家出來提倡提倡。

末了，還有幾句話，可借此機會和諸位說說：

第一，我們中國的佛學，在世界上的地位，總要佔頭一把交椅。可是世界上卻並不知道中國有佛學，他們卻只知道日本有佛學。這是什麼原故呢？國家進步居其半，宣傳工作居其半。因為日本近來國家既爭氣，事事都進步；而一般佛教徒與佛學者，明一義，著一說，都以之公諸世界，廣向世界宣傳；故世界都知道他們。我們中國國家既不爭氣，事事不進步而且退步；而一般佛教徒與佛學者，只好安土重遷，隱居深山道院，又不歡喜研究外國文字；著書立說，都要關門閉戶；講經論道，只能用土文土語；這樣，那裏會能給世界知道。世界不知道我們，固然是不要緊。可是我們有『道』，有『法』，應該要供獻給世界；不能供獻給世界，便不能盡我們救世界的責任。所以我們希望今後的中國佛教徒佛學者，要趕快注重世界宣傳。著書立論，講道說法，不但用中國文中國語，還要用外國文外國語。要把中國底佛學，供獻給世界！

第二，我們信佛，我們研究佛學，我們要多學取釋迦佛底犧牲救世精神。過去的佛敎，實在發生了許多弊病。我們要勇敢地把所有的弊病，切實改革。有人說：印度亡國，是受佛敎底影響，這是頂大的錯誤。說這話的人，大概是沒有研究過印度底歷史。不知印度佛敎最興盛的時候，便是國家最興盛的時。候。倒是印度佛敎衰了沒有了，國家也就亂了亡了。我本不是佛教徒，但頗歡喜佛學。無論佛敎過去的成績是如何，我對於釋迦佛『願代衆生受無量苦，令諸衆生畢竟大樂』的精神，是極端贊成而且始

終至誠服膺的。諸位研究佛學，信奉佛教，便當研究信奉釋迦佛底這種精神。我們不希望佛教徒與佛學者，空口說大話，要以佛教來救世界；我們只希望佛教徒與佛學者，要本諸佛底救世精神，也來擔當一份救世的責任！

七月十二日在南京中國佛學會講，釋大超記。

#### (四) 遊印指南

印度 (India) 是一個偉大的國土，我們不可不遊，更不可不知。要知印度，則此書不可不讀；要遊印度，則此書更不可不讀。

——『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

這好似是大唐求法高僧傳上的兩句讚語。(記不十分清楚) 所謂「求法」、「去」就是「去印度求法」。由這兩句讚語裏面，可想見古人去印度之熱忱與犧牲。又高僧傳上說：

『茫茫象嶺，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亘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或亡殮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憂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即印度）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蓬轉，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甯隆矣。嗚乎，實可嘉其美誠！』

——由此更可見古人到印度的困苦與艱難了。可是，我們現在却不然。我們現在海上有輪船，陸上有

火車汽車，空中更有飛機等等。由中國去印度，或在上海搭船直往，或在香港搭船，或由新加坡（Singapore）轉船，均無不可。由上海搭船直往，約二十天可到；由香港搭船，約兩星期可到；由星加坡轉船，再八九天可到。若由上海搭船，沿途在香港，南洋新加坡，緬甸仰光（Rangoon, Burma）等處玩玩，亦約月餘可到。船費有船位時價不同。大約，艙面或三等（普通客貨船）約二三百元；大艙二等（普通客貨船）或三等（郵船）約五六百元。在船上，只要是旅過行或喜歡旅行而不怕風浪不暈船的人，只有快樂，并無困苦。

**加爾各答**（Calcutta）是由中國到印度第一個登岸的地方，亦印度第一大都會。地在東印度孟加拉省，恆河入海之三角洲中，瀕恆河入海支流北岸。有人口百餘萬，華僑七八千。到此必須稍作勾留，再遊其他各處。華僑有黨部，有書報社，有會館，有俱樂部，可以請求寄居。有廣東酒店亦可寄寓，惟費頗貴。若外人的「伙特兒」（Hotel），則更是貴得很。在加爾各答，有世界著名植物園，動物園，及博物館，維多利亞紀念堂等，均可看。

**大吉嶺**（Darjeeling）是喜馬拉雅山間的一個都市。我們到了加爾各答之後，首先便可到此地去看看。由加爾各答去，可以搭火車先到西里咕里（Siliguri），再換上山小火車或汽車，便可一直達到。大吉嶺亦有華僑約百餘人，并有一中華會館，可以寄居。在此地可以看喜馬拉山雪景，及世界

第一高峯愛非勒斯 (Everest) 等。又有虎峯 (Tiger Hill) 「雲海」 (Sea of Cloud) 與「四王」 (Sun Rise) 絕景，但非適時不能見到。去大吉嶺有一件必須注意的事，就是多帶衣服。因為在加爾各答時覺得很熱，一到西里咕里，便要感到涼了，到大吉嶺更是冷了。初去不知，便致受寒。

佛教聖蹟，足到印度的人所必須遊覽的，若是佛教徒專到印度去朝佛，則旁的地方可以不遊，只到各佛教聖蹟便夠了。佛教聖蹟，有六大處：

- (1) 布的伽雅 (Buddhi Gaya)，為釋迦佛成道處。
- (2) 靈鷲山 (Rajagri Hill)，即王舍城，為釋迦佛長住說法及佛徒初結集處。
- (3) 撒吶鹹 (Sarnath)，即鹿野苑，為釋迦佛初轉法輪處。
- (4) 估尸唎伽 (Kushinaga)，為釋迦佛涅槃輪處。
- (5) 路比尼 (Lumbini)，為釋迦佛誕生處。
- (6) 沙喇伐斯底 (Sravasti)，即舍衛國，亦釋迦長住說法處。

布的伽雅 即釋迦佛苦行成道處。我們若由大吉嶺回到加爾各答，首先便可去布的伽雅。由加爾各答去，先搭火車到伽雅城 (Gaya Town)。伽雅城，為印度教一最著名聖地，亦可順便看看。在伽雅城，有麻哈波的社 (Mahā Bodhi Society) 的「達喇麻撒喇」 (Dharmasala) 可以寄住。由伽雅城

再乘馬車或汽車，便到布的伽雅。也有嘛哈波的社的「達喇麻撒喇」可以寄住。此地有釋迦佛成道處的「大覺塔廟」，布的樹（Puddhi Tree），以及釋迦佛「六年苦行處」（Uhamaranya），「尼連禪河」（Niranjana R.），釋迦入水沐浴處，「普拉波底山洞」（Pragbodi Cave），釋迦初坐欲成道處，等等可以遊覽。

### 靈鷲山

即釋迦佛長住說法及佛徒第一次結集處。我們遊完了布的伽雅，即可去遊靈鷲山。先由伽雅城搭火車到吶瓦打（Nawadha），再搭公共汽車便到靈鷲山。山旁有一緬甸佛廟（Burmesse Temple），可以寄住。此地有王舍城舊址，靈鷲山峯佛說法及結集處各聖蹟，可以考察。又有靈鷲山溫泉，非常香烈，可以沐浴，可以樹飲。離靈鷲山十餘里，有那蘭打（Nalanda）大寺，為玄奘法師求法處。寺方由土中掘出，規模極其宏大，亦可順便看看。

### 撒訥岷

即釋迦佛初轉法輪，度喬陳如等處。遊了靈鷲山，即可去撒訥岷，鹿野苑。先由靈鷲山車站或那蘭打車站搭車到霧克梯亞坡（Eukhtipur），再換車經巴德那（Patna）到北吶勒斯（Berares）。巴德那在恆河岸上，亦印度著名聖地，有工夫也可下車看看；北吶勒斯亦然。由北吶勒斯再搭火車或汽車或馬車，便至撒訥岷。也有一緬甸佛廟和嘛哈波的社的「達喇麻撒喇」可以寄住。此地有佛初轉法輪處大廟遺址，也是由土中清出來的，并有阿梭迦王（Asoka）所立石柱及其他塔廟。

等等。嘛哈波的社新近在此地辦了一個佛學院，并新建了一個大佛堂；政府也在此建了一個博物館；均可看看。

### 估尸 呐伽

即釋迦佛涅槃處。遊完鹿野苑，即可去估尸呐伽。由撒呐噉車站先搭火車經巴特尼 (Patni) 到場席爾得哦利亞 (Tashi Deoria)，再搭汽車便到估尸呐伽。也有一緬甸廟，可以寄住。此地有佛涅槃像及塔廟，廟也是由土中清出來的，僅存遺址。近處又有八王分舍利處，塔廟久毀，只餘土堆。有一中國和尚，在那土堆上修道苦行。

### 路比泥

即釋迦降生處。遊完了估尸呐伽即可去路比泥。先由估尸呐伽搭汽車至噶喇喀坡 (Gorakhpur)，再搭火車至跋坦哇 (Nautanwa)，再騎馬或坐牛車便到路比泥。此處全無人烟，僅剩一荒園。園中一小廟，廟中有嘛雅夫人 (Maya) 誕生釋迦像，廟後有阿梭迦王所立石柱，亦僅存一節。雖路比泥園三四里，有一富翁，號稱園之管理人 (Manager)，其家可以寄住。喀毗拉伐斯 圖城 (Kapila Vastu 即釋迦王城)，離路毗泥園尚有二三十里，可去可不去。

### 沙喇伐斯底

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所在地，亦釋迦佛長住說法處。遊完了路比泥，即可去沙喇伐斯底。先由路比泥附近之富翁家裏乘象至一火車站(忘其名)，再搭火車至八闌坡 (Balranpur)。此處也有一緬甸佛廟，可以住宿。再由此僱馬車去沙喇伐斯底遊覽。沙喇伐斯底，完全成了一



個荆棘叢生的荒郊，全無人煙。祇樹給孤獨園，在城南，亦僅餘一遺址，看了使人頗生悲感！

### 聖地遊完

上面各佛教聖地遊完了，若不欲再遊，便可由八闌坡先搭火車或汽車至扛打（Gonda）或路克諾（Lucknow），再搭火車直返加爾各答。

### 德里

德里（Delhi）為印度新都，又是古都，也有一遊之必要。故遊完了佛教各聖地之後，最好是就道到德里去看看。由八闌坡去德里，也是先到扛打或路克諾，再搭火車便可一直達到。在路克諾，有一很大很著名之博物館，也可看看。在德里可遊可看的名勝古蹟，非常之多。有莫伽兒（Mughal）帝國皇城并皇宮，有古代皇城，有歷代各回教王朝之王墓，有「古他布」（Kutab）石塔等等，皆值得詳細考察研究。在德里却沒有佛廟可以居住，只有居客店，或有相識朋友的公共場所。

### 孟買

孟買（Bombay）為西印度門戶，亦印度之第二大會。遊了德里之後，最好是就道再到孟買去看看。由德里到孟買，火車可一直達到，不必轉車。孟買有華僑約千人，也有黨部有俱樂部可以請求寄住。孟買商務甚盛，為印度財富集聚之區，風景亦極好。有很大之博物館與公園，可以遊覽，有著名之大學，可以參觀。附近又有許多佛洞，亦可遊覽并考察。

### 南印

到了西印度，最好還再到南印去遊一遊。南印度有個著著名的小國叫買索（Mysore），很可去看看。還有一個小國叫屈拉凡哥（Travancore），也可去看看。由孟買去，都可搭火車一直達

到很方便。

麻打拉斯 (Madras) 爲南印度門戶，亦印度之第三大都會。如不能到南印度其他各處去遊，則可由孟買搭火車直到麻打拉斯。麻打拉斯風景亦甚好，有青年會 (Y. M. C.) 可以寄住。麻打拉斯底人物風俗，與西北印度等處迥不相同，大可研究。

### 錫蘭

(Ceylon) 爲印度南海中一島國，又爲世界著名的佛教國，又歐亞航路之要點。到了麻打拉斯，最好再到錫蘭去看看。由麻打拉斯去，也有火車可達，很是方便。

返加爾各答 到了麻打拉斯，若不去錫蘭，便可一直搭火車返加爾各答。沿途經過東印度海岸一帶，也可看見許多景物。若去錫蘭，即可由錫蘭搭船直返加爾各答，或搭船一直返國亦可。由麻打拉斯，也可搭船直返加爾各答或返國。

兩個學校 除了上面所說的各處之外，還有兩個著名於世的特別學校，也不可不看。一個即是甘地先生所創辦的「真理學院」(Satyagraha Ashram) 一個即是太戈而先生所創辦的國際大學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真理學院在西印度沙巴馬梯 (Sabarmati) 由德里赴孟買的途中，可以轉去看看。若不去遊德里與孟買，則可不必去了。國際大學在孟加拉報兒坡 (Bolepur)，離加爾各答只有九十九英里火車路，很是方便；到了加爾各答，必須去看看。

## 印度遊完

印度可遊的地方，自然還有很多；但若遊完了上說各處，也就很可以了。雖不能說是遊完了全印度，但印度重要的地方，可說都遊到了。在事實，要遊遍一個國土，無論是本國外國，都難辦到的。故我們只要遊完了印度的重要各處，也就可說是遊完印度了。而上面所說的印度各處，又不一定要處處遊到，只依各人底興趣目標與時間經濟等等而定。至於各處詳細情形與里程等，均請細讀本書正文各篇，此處自不能備載。

**遊歷之益**本來是很大的，也是人生學問專業上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都知道：我國的司馬遷，歐洲的希羅多德（Herodotus），其知識學問，大半是從遊歷得來的。此外許多科學家與文學家，亦多有得益於遊歷，以成就其學說與創作者。但遊歷不可只「白白相」，看看風景而已，必須有相當的條件。我以為：第一，在遊歷某一國之先，必須對某一國預先有相當的認識與準備；換言之，即對某國底各種東西，必須先有相當的研究與明瞭。第二，在遊歷某國之際，必須對某國各方面，都加以詳細考察與研究；不可走馬看花，隨便逛逛便算了。第三，在遊歷之際，又須有充分的刻苦忍耐與百折不回的精神，務求所抱目的，完全達到。第四，若係結伴同遊（不管兩人三人或多人），更須有和愛謙讓的態度，與同艱苦共患難的血性。第五，在遊歷之後，須將遊歷所得的成績，切實檢查一遍，并整理出來，以供獻於社會。如此，庶不致徒勞跋涉，浪費時光，浪費金錢。

## 印度之遊

在目前更是頂重要的，在開頭便說到了。我自己從小時讀西遊記，便總覺得印度不可不遊。現在，已往的歷史上的種種關係，暫且不說。專就眼前世界底大勢與中印兩民族底革命事業上着想，印度是萬不可不注意的。再進一步說，我們如果要在未來的世界有所建樹，要替未來的世界担點責任，做點事業，則更不可不在中印這兩個民族間，想點辦法。我自己是不揣冒昧，不棄愚陋，願犧牲一生，以求在中印兩民族之間有所盡力。說得明白，就是溝通中印文化，聯合中印民族。如何溝通中印文化？如何聯合中印民族？那言之太長。首先，我希望多得幾個同志，先到印度去看看，再來共同肩起這個責任。我更希望當代國內賢哲，有能出而領導與贊助，使我得効勞奔走，貢獻我一點熟誠與力量，以促其早日實現！我寫本遊記與印這本遊記的意思大半即在此，我寫了這本遊記之後再來寫這篇文章的意思也大半是在此。此文無以為題，聊題之曰

## 遊印指南(完了)。